

金牌夢

中華民國六年

善書之益人心世道。苟徒在聖賢之美譽不彰。奸佞之惡聲不著。劣跡其軼而未載於簡編者。在聖賢之美譽不彰。奸佞之惡聲不著。固無關緊要。惜後人不能取而法之。引而戒之。斯無益於人心世道耳。苟有書以表揚之。揭禁之。則可廣佈遠方。流傳永世。無論見知聞知。對於聖賢。自生欽敬步趨之念。對於奸佞。更發疾惡懲戒之情。人心因之以正。世道賴之以維。不識不知。風移俗易。其益人心世道誠非淺鮮。吾邑天民韓君。知其然也。爰於課徒之外。忙裏抽閒。既本斯旨。編輯道真來華以餉世矣。然猶以爲未足。語曰。教人以善謂之忠。推己及人謂之恕。韓君平素以忠存心。以恕接物。不有佳作。何伸雅懷。茲又將金牌夢脫稿。再行付梓。以公同好。凡我同胞。人各一編。隨時披閱。個人便可獲益。倘多人會萃之區。一人高聲朗誦。卽有不識之無之人。亦能聲入心通。既可藉以消遣世慮。復能資以涵養性靈。

一言一行。悉以聖賢奸佞爲法戒。而人心世道之漸趨於正直淳厚。自有不期然而然者。非善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烏能若是。我國古昔與近年出版之小說。充棟汗牛。取之不窮。閱之不盡。其宗旨正大。爲人心世道有益無害者。幾如麟角鳳毛。殊不多覩。而誨淫誨盜。卑鄙不堪。令人寓目汚心。入耳思邪者。竟逐處皆是。雖教育部出有取締售購之明令。而無道德之人視之。亦僅爲一種具文。誰肯聽者。有心人莫不怒焉傷之。當此人慾橫流。時代著書立說之壬人。禍心內蘊。肆意發揮爲文。筆之於書。刊行問世。俾讀者植惡根於心田。放惡花於口頭。結惡實於內。而家庭。外而社會。大而國家世界。推原禍首。操觚者宜尸其咎。然而欲小說之改良。端自正人心世道始。欲人心世道之納於軌物。尤必須自崇奉真宗教始。望閱斯小說者。以拯救同胞。饑溺爲天職。朝夕虔禱天帝。憐念億兆生靈。開厥心。明其目。使急速返邪皈正。則韓君是書之作。豈曰小補之哉。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十九日饒陽光甫張春煦識於養心軒

序

經書載道。筆墨達情。既身入士林。誦法先王。尚友古人。自當思益者。教志挽頹風。或振聵啟聵於話言。或化頑警愚於編輯。無非挽流俗於既倒。抵汚世於中堅。道術不一。心志相同。繼往開來。聖道以之發明。教傳有術。斯世以之拯救。不徒讀載道之經書。空連達情之筆墨。始可爲大有益於名教。人心之儒士焉。然自古簡策。言詞深邃。晦而難明。普通士庶。艱於深奧。轉不若行世小說。以庸常之話言。傳光明之正道。雅俗共賞。誘引於耳濡目染。童叟可讀。化導於不知不覺。事雖稍涉詼諧。益却實在宏大。誠今世啟民牖衆之一高尚事也。奈一等浮薄士子。本其蕩踰不羈之思。捏爲淫盜不法之事。體取小說。觀頹行世。非佳人才子。卽綠林夜客。以漁色爲風流。以殺人爲好漢。誨淫誨盜。惑世誣民。禍水橫流。飲之立斃。滔滔天下。孰是迴瀾妙手。芸芸

衆生若個志操金石。長此不已。不致盡驅齊民。肯入淫盜之途。至納之於禽獸之域而不止也。可勝浩歎。饒邑韓君天民。熱心公教。志切淑世。兼之聰穎過人。敏思邁衆。古者七歲能文。依馬立就。當不過是。痛流俗之不改。哀小說之遺毒。遂思對症下藥。因病施方。爰於公忙之餘。撰就淑世小說。道真來華。業已印峻。金牌幻夢。又行脫稿。言取平易。務家諭而戶曉。理求正大。庶移風而易俗。冀挽人心之陷溺。障狂瀾之潮流。本書內容。概叙賢豪貞操。堪爲殷鑒。發明小豎奸險。藉作前車。善惡報應。無異晨鐘之示警。患吉從凶。有如膏頭之傳喝。大夢醒來。是非自知。將見大道同歸。回頭卽岸。而邪說詖辭之談。庶乎不被所惑。至於茶餘酒後。可供談資。待其餘事耳。書竣之後。急付手民。以公同好。君遂卽余索序。以硯田久荒。固辭不獲。無奈拉雜成幅。弁於卷端。亦不過體作者之意云爾。焉敢稱序。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十九日深縣振中王殿華識於求是室

序

上古有疑夢派。謂人生斯世。未必果真。兩間萬物。未必果有。起居也。食飲也。盡是夢中幻像。焉得謂的確。蓋夢見周公。而周公未必果來也。夢見黃糧。而黃糧未必果有也。若夫宗教道德之思想。則更無所依據矣。現下又出催夢派。借夢以瘳疾。借夢以問難。借夢以奪去箇人之自由。借夢以肆其奸盜邪淫之野心。世之做夢者日多。世之修德者日寡。嗚呼痛矣。韓生天民。有見於此。故作金牌夢一書。以喚醒世之常夢。而不醒者。其益深矣。蓋夢中之事。不足以喜。不足以憂。夢作總統。而醒後仍無國權也。夢已自行畢業。而醒後猶無文憑也。夢居鴻樓。而醒後仍無住趾也。夢種千頃。而醒後仍無良田也。是總統者。政治家之金牌也。畢業者。文學家之金牌也。鴻樓者。商業家之金牌也。千頃者。農務家之金牌也。舉斯世士農工商。何莫非大夢中閭人乎。其順境也。奚以喜。其逆境也。奚以悲。惟在醒後之賞罰耳。故方

氏雖流落他鄉。而終有家庭之樂。失其良人而終有遇良人之時。二十年苦情悲況。一時全消。其非夢耶。其非大夢耶。世之含生負氣者。何不皆然。當其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豈有賞。怒有刑。人人道其盛德。個個稱其英才。何其樂也。未幾而民情瓦解。惡貫滿盈。竟嗚呼哀哉。而不起矣。粉白黛綠者。爲他人婦矣。其非夢中之大英雄也耶。夫安得一驚耳之雷。而喚醒世之常眠。而不醒者。醒醒醒。吾四萬萬同胞。共認宗教。起起吾四萬萬同胞。共進宗教。奮奮奮。吾四萬萬同胞。其傳宗教。則四海之內。盡出幽谷。而遷喬木矣。讀金牌者。尙其自醒也。夫。

民國六年三月十九日智軒葛思聰氏識

序

嗚呼噫嘻。天地之間。一大夢場也。置夢蝶之形骸。於夢迷之世界。悠悠蕩蕩。夢渡風波之中。擾擾芸芸。夢沉世海之內。其間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無非虛而又虛。幻而又幻。歷考古今。莫非鏡花水月。遍觀宇宙。悉皆海市蜃樓。卽以金牌夢一案言之。尤可慨也。禍源之起。由張務仁一粒夢想。苗而爲無量夢迹。其中夢思。夢念。夢語。夢言。逐夢波追夢浪。卒釀成此莫大與京之夢夢也。自製金牌之後。若方氏被迫出逃也。太璞受欺哭妻也。以及吳能柳二之貪財害命也。君子遭逆。小人行詐。紛紛亂亂。相逐於夢幻之中。致演出夢寐之事。夢色夢財。鈎引夢魄。夢形夢物。驚擾夢魂。遂使研究此案者。因夢入夢。亦不覺而墮入夢流之旋渦也。然鄙人運此夢筆。叙此夢景。而爲此夢中說夢者。將強宇宙之夢人。重登世界之夢場乎。非也。此亦喚夢之一術耳。譬如盲人夜行。臨淵將墜。必相之導之。扶之護之。告以危險所在。

始免。跌落之憂。夫奸盜邪淫之陷阱。恆伏世夢之中。而如痴似癡之癡人。每沉淪醉夢之內。使無夢。鄉振藝。何能喚醒夢人。是作濼事直書。無偏無黨。叙婚姻財帛如夢戲。重奸滑狡詐之因果。庶以睡中之幻夢。驚醒人世之大夢。俾入夢而不以為夢者。不致長此夢夢也。此金牌夢之所由作。願以質諸天下之夢醒者。

民國六年三月十九日饒川先覺韓天民自序

大漢信報
抵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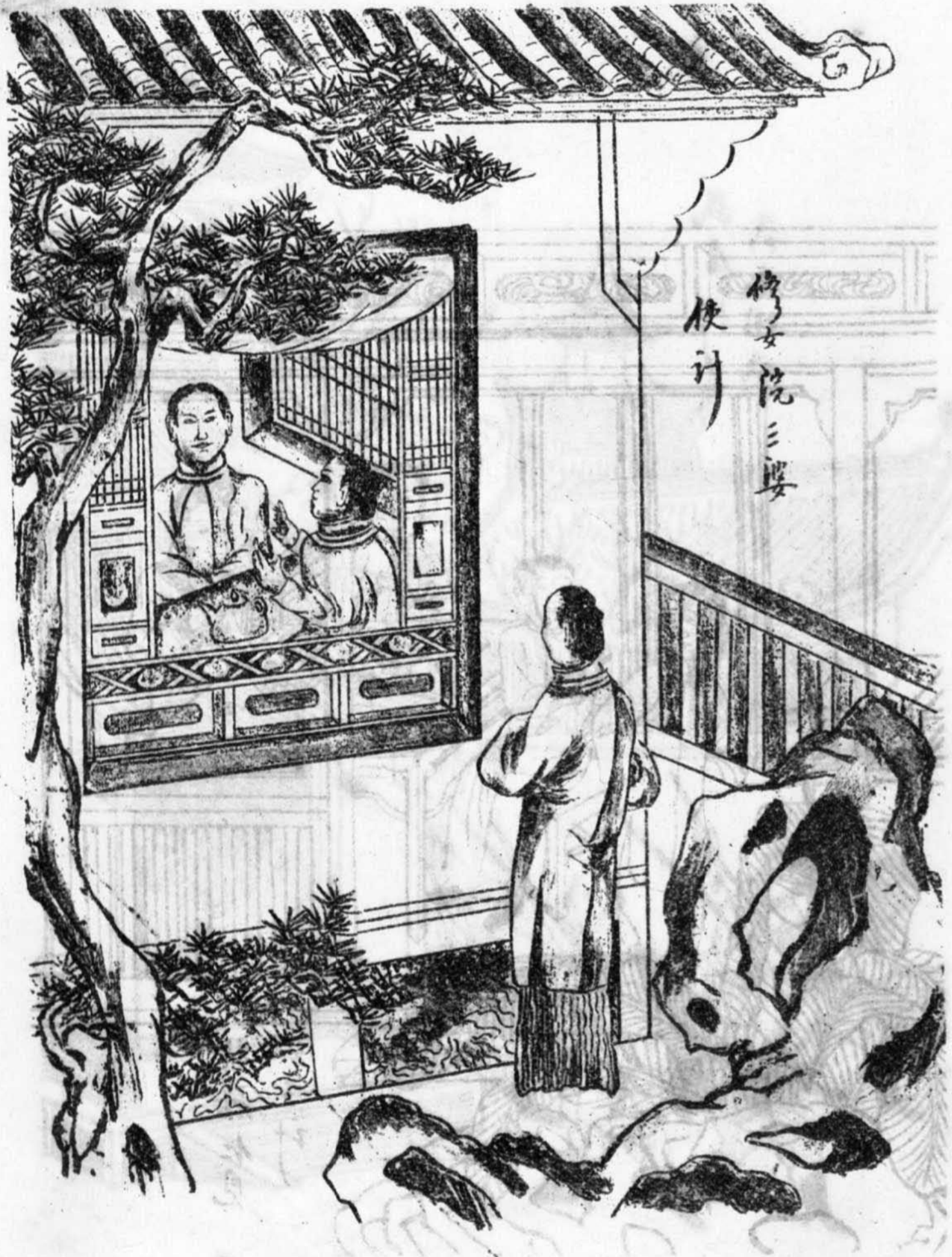


涓龍洗石璞
瀾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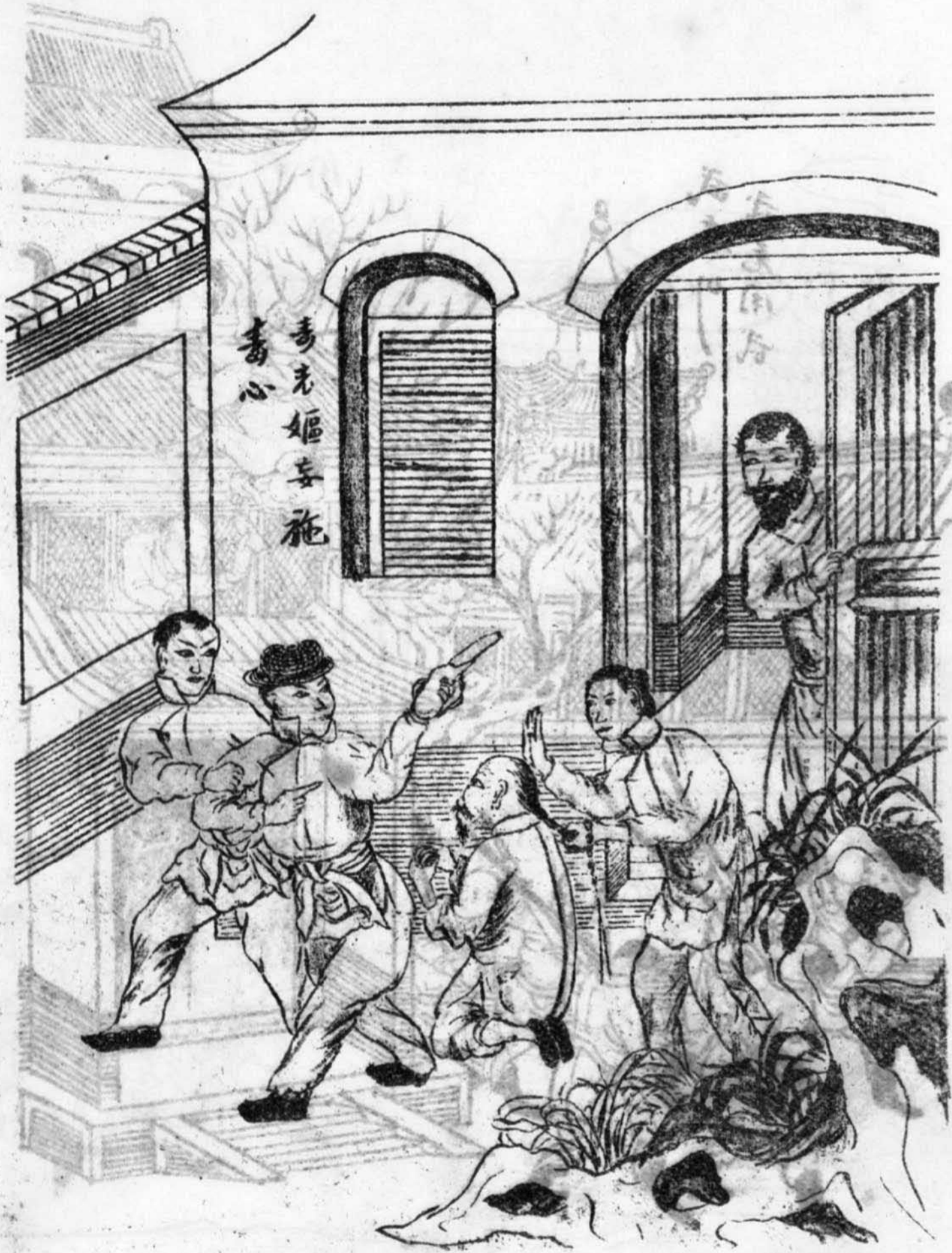
張務仁見
財生計



修女院三樓
使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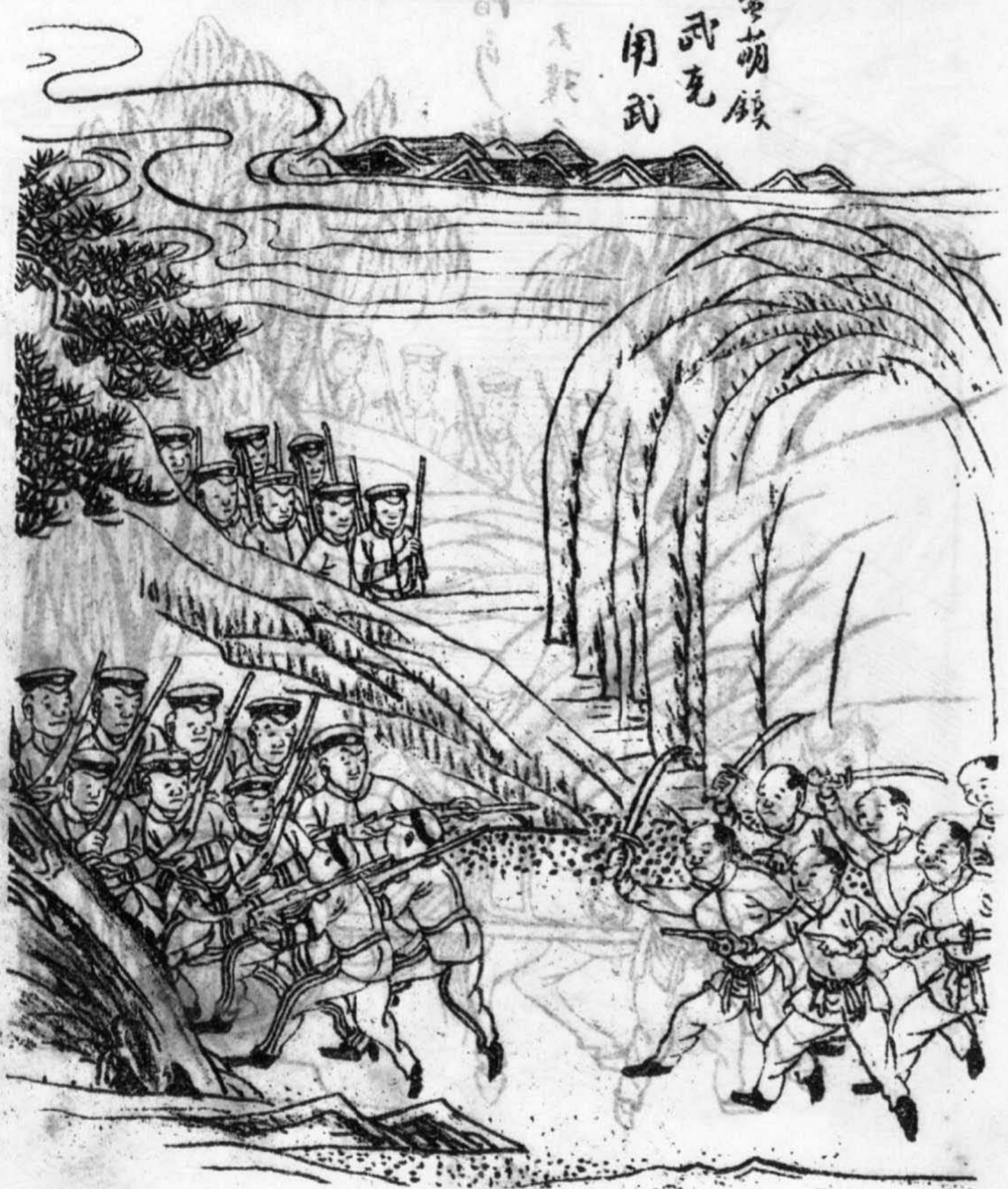
武虛川
武克用武





毒心
毒老
姬妾
施

帝胡錄
武克
用武



潛山街

大璞去官

卷之八
潛山街



求金牌方氏入
宗府





可歛年破鏡消
重圓

金牌夢 目錄

- | | | | |
|------|----------|----------|-------|
| 第一回 | 宗白延客謝主 | 太璞借銀抵京 | 一 |
| 第二回 | 張務見財生計 | 王二小受賄行凶 | 九 |
| 第三回 | 陷龍港太璞溺水 | 武家集士傑被欺 | 二十 |
| 第四回 | 張務仁貪財害己 | 西安門方氏拋兒 | 三十四 |
| 第五回 | 仁愛會修女施恩 | 孫三婆竊表行計 | 四十七 |
| 第六回 | 方氏被迫出修院 | 錢氏難中訴情由 | 五十八 |
| 第七回 | 西安門啦嘛拾兒 | 宗公府黑夜失子 | 六十九 |
| 第八回 | 張務仁害死方氏 | 李太璞巧斷凶人 | 七十九 |
| 第九回 | 李太璞私訪無頭案 | 壞柳二擲頭害村人 | 九十一 |
| 第十回 | 王二小貪財被害 | 李太璞判定群凶 | 一百零一 |
| 第十回 | 方氏復甦務仁受驚 | 古鐸遭劫縣令設計 | 一百一十三 |
| 第十一回 | 五虛山武克用武 | 俗家井周李會談 | 一百二十四 |

- | | | | |
|-------|----------|----------|--------|
| 第十二回 | 周司鐸哭訴情由 | 齊墩子講說糊話 | 一百三十四 |
| 第十三回 | 醜郎君偏配醜女 | 毒老嫗妄施毒心 | 一百四十四 |
| 第十四回 | 神工內趙氏洩機 | 李太璞判定群犯 | 一百五十六 |
| 第十五回 | 閩京報太璞胆驚 | 羅文瑞舍生取義 | 一百六十六 |
| 第十六回 | 蠻盟鎮武克用武 | 降賊黨務仁喪心 | 一百七十七 |
| 第十七回 | 背天良務仁使計 | 潛出衛太璞丟官 | 一百八十七 |
| 第十八回 | 方氏破廟遇三婆 | 潘三洩機驚毒嫗 | 一百九十八 |
| 第十九回 | 方氏復回修女院 | 春梅賣入宗公府 | 二百零八 |
| 第二十回 | 避紅匪希賢遭劫 | 聞訃信全家大哭 | 二百三十 |
| 第二十一回 | 姚夫人逝世蘇州城 | 求金牌方氏入宗府 | 二百三十二九 |
| 第二十二回 | 見三婆愛仇釋怨 | 索莊基王氏逞威 | 二百三十九 |
| 第二十三回 | 出獄牢破鏡得重圓 | 李宗白歸結金牌夢 | 二百五十九 |

更正

十張	第六行	櫃棹	改爲	櫃桌
二十七張	第七行	聖們	改爲	聖門
五十八張	第二行	棒不打	改爲	棒不打
六十三張	第九行	雲深	改爲	雪深
六十七張	十行	拾的	改爲	拾兒的
八十八及八十九張		收師	皆改爲	牧師
一百十二張	九行	仰着	改爲	仰看
一百七十七張	十行	一件	改爲	一件
一百八十四張	三行	滿心	改爲	瞞心
一百八十八張	五行	遣人	改爲	遣人
一百八十八張	十三行	槍材	改爲	槍林
二百一十一張	七行	雅草	改爲	狠草

金牌夢

韓天民編述

第一回 宗白延客謝主 太僕借銀抵京

詞曰 世界虛假若夢 人生爲歡幾何 富貴榮華妄張羅

暫世福樂易過 君子以德處世 小人妄用奸謀

漫觀現在勢如何 細驗因果果

蕩蕩世界。渺渺形骸。擾擾芸芸。漂流了半世春秋。不知經閱了多少。可喜可樂。可哭可痛的事了。精神費盡。眼淚流乾。連一點滋味也沒有嘗着。因此無心勢事。懶喫懶做。整天家拿着幾本殘書。消磨歲月。這日八月中秋。余與家人。晚餐甫畢。來至院中。坐於籐竹椅上。仰見一輪皎月。高耀中天。黑暗世界。頓放光明。又聽見蟲聲唧唧。頗不寂寞。玩賞既久。漸覺困倦。不覺昏昏昧昧。入的黑甜鄉裏去了。正在夢中。忽聽有人叩門聲。我急命書童出去相請。工夫不大。見大門開處。進來一人。手持行杖。肩負布囊。原是一個郵差。接談之後。給我一封

包險信。遂告辭而去。我命書童閉上大門。將信拿至書齋。在燈下一看。見信面上大書郵至仙鄉縣隱逸村。交天民先生收。並有由北京李宗白緘字樣。此時不覺打入疑關。墮入迷陣。因想從前曾有一位知心故友。姓宗名白。當年同遊學美國。最爲相契。然宗白本蘇州人士。今爲何遷至北京呢。又爲何冠以李字呢。急拆信一看。書畧云。夫民賢兄。電照河梁分手。倏忽四年。愚也漂流半生。不知雙親何在。人稱宗白何嘗知爲李氏子。今蒙主恩。由美回華。合家團圓。極可喜。慰除邀集親友。齊來共同。謝主外望。乞大駕光臨。至時尙有所重托也。此啟。看完這信。更覺疑團難解。詳情不知。到底信義所關。只得如命。第二日便僱書童。到了火車站。九下鐘。升了火車。未幾汽笛一聲。全車動搖。繼則器機一動。飄輪疾轉。真是無足能走。不翼而飛。宛似一條黑龍。向北而去。午前十點。卽至京師。到了車站。又僱了一輛馬車。向宗府進發。只見大街之上。車馬往來。行人接踵。在人叢中。曲曲

淺淺的走了多時。到了空由胡同。見了一個高大府第。門前結彩。甚形熱鬧。問明了來歷。方知是宗白先生的住宅。我就命書童拿着名片。前往投遞。不多時出來了幾位人員。頭戴禮帽。身穿禮服。將我迎接進去。並說家主早知先生大駕光臨。故令我們久候於此。我說不敢。多有驚動了。來至客廳。大家落坐。然後進上茶來。我方端起茶杯。忽聽鼓樂喧天。絲竹聒耳。好似奏樂一般。正要訊問。又聽得履聲。嘎嘎。走進來了一人。有二十來的年歲。身穿大禮服。頭帶大禮帽。足著皮靴。手持洋杖。正是故友宗白。我急忙置下茶杯。互相握手。那種親愛。說不上來了。宗白道。賢兄不遠千里而來。有勞大駕。我道。吾兄有命。敢不敬聽。單不知將弟喚來。有何差遣。宗白道。此非講話之所。到內廳再當細談。說完拉着我的手。向內去了。進了二門。向西一轉。便是南北一條甬路。又向北走了不遠。再向西一轉。是三間高房。中間有門。直通內院。我二人轉過照壁。入了裏院。上房。見裏頭陳設新奇。各

種書籍亦頗不少也。無暇細看。便行告坐。遂向宗白道。吾別兄四年。音問未通。不料吾兄家業如此發達。俗話說吉人天相。是千古再不能錯的。宗白答道。這是上主大恩。不忍我全家終於流離。長於失散。今日收回義恕。大發仁慈。使顛沛流離之人。復爲團聚之家。時有人獻上茶來。余方欲再問。只見有一書生。年約二十上下。走至屋內。向宗白道。現有山東一位老女士。前來請見。宗白遂立起身來。向我辭道。此必王院長前來。我必前去接見。以表歡迎。請少待片刻。再相談話。我說道。兄如有事。儘可先辦。我兄弟來日方長。何爭此片刻呢。宗白向少年道。汝可喚陳喆李茂。前來恭陪我這友人。我說道。弟非外客。何用人陪。宗白道。陳李亦非外人。前來談談講講。還不寂寞。言畢與書生一同出門。迨鐘鳴十一點。只見進來二人。衣冠楚楚。爾雅彬彬。向我脫冠。我急忙起立。只見那二人問曰。君卽天民先生麼。久仰大名。我說不敢。在下便是。二人陪坐兩旁。並說先生到此。不必拘束。

如用何物。可隨意傳呼僕人去取。我說多承大家照顧。在下愧不敢當。敢問足下是宗白兄的親誼。或是舊交呢。二人答說。我輩皆李宗白先生的故人。今特奉命陪侍。我說不敢。有勞閣下了。請問宗白兄如今鼓樂喧天。請親動客的。究爲何故呢。陳詰道。此事一言難盡。原來是因宗白先生蒙了天主大恩。一家團圓。足可傳爲一代佳話。我們多日忙迫。將此事始末。草創一冊。請先生一看。便可了然。我說書在何處。陳詰道。在此廳內。李兄可去取來。使天民先生一覽。只見李茂向書架取來一書。置於案上。余見書簽上大書蒙主大恩。闔家團圓八字。及開卷一看。也沒有記載年號。單說安徽省。蜈蚣縣。有一位鮑學鴻儒。姓李名太璞。字守謙。夫人方氏。夫妻甚叶琴瑟之好。熱心公教。愛主愛人。先日他們本是家道殷實。且係歷世清白宦家。自太璞十七歲取中孝廉後。父母相繼而亡。他夫妻守喪掛孝。哭的死去活來。村人幫助發引。不必細表。但說太璞守制已滿。專力用工。以圖

上進。方氏亦曾讀誦詩書。兼習女紅。夫妻二人時常周濟貧乏。歷年無幾。家道中衰。田園售罄。遂爲落魄。是再不能興旺的了。因此二人生計艱難。衣食缺乏。恰好是年。正值北京開春闈會試。衆舉子俱皆束裝就道。惟太璞因爲川資不足。不能赴試。遂回至家中。嗟嘆不已。方氏問道。賢夫今日悶悶不足。究爲着甚麼事。太璞嘆了一聲道。貧人智短。太是令人喪氣。今年是會試之年。我的同窗均已起行。我本熱心功名。以圖光榮天主。裨益傳教救人。可惜吾家衣食尚不充足。何能籌巨款作爲川資呢。方氏道。雖說如此。我到有條計策。不知能否濟事。太璞道。有何計策呢。方氏道。我的胞兄。產業素封。可向他借貸銀兩。如若借得。吾二人便可同往京師。那裏有我的一個表兄。營業有年。可以投奔。太璞一聽大喜道。如此甚好。咱就聽憑主命。如蒙天主保護。到了京師。能得一官半職。日後必爲天主出力。傳揚公教。賢妻可以同我偕往。若是不中。便可住在北京。等候下科。夫妻二人

計議已定。第二日向鄰人借了一匹黑驢。將家中細軟打成衣包。置於驢背。然後方氏騎上。太璞趕着。夫妻二人出了街口。向北進發。走了四五十里。到了方家店。打聽明白。便進了方宅。他的妻兄名希賢。一聞妹丈等到來。立即出迎。三人一見。先道了寒暄。然後希賢引他們進內宅去了。太璞夫妻進入房內。拜見兄嫂。各道親慕之情。及用飯畢。大家敘談。希賢說。我們雖是至親。因為相離太遠。工夫大了。也沒常往來。我方要去拜會。也不知那一陣風兒。將你們吹了來。太璞道。俗語說的好。遠人進宅。無事不來。我今來此。有求於兄了。希賢道。所求何事。只管說來。如力能辦到。是決不辭却的。太璞說。現今國家正開春闈大典。弟欲前去投考。以圖上進。無奈室如懸磬。家徒壁立。所用川資。無從備辦。今日來此。望兄爲我籌畫來了。希賢道。如今來的甚是湊巧。昨日鄰居方纓付了二百兩紋銀。弟可帶去一用。若還不足。待到了京師。可再投表弟張務仁處。告貸一切。太璞一聽大喜。

道多謝吾兄接濟。弟感恩不盡了。希賢道：誼屬至親，謝什麼呢？妹丈投考，兄本極爲贊成。方才我說要前去拜會，也就是催迫投考之事。如今我們公教中，缺乏人才，已達極點。一切教友，強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目不識丁的居多數。信德固然很好，然爲傳教一端，未免學識不足。所以朝廷上下，對於公教，不是明明的欺壓，就是暗暗的毒害。這全是欺我公教無人。妹丈赴京投考，竭力上進，倘得一官半職，也可爲我們公教出一臂之力。太璞說：多蒙姻兄指教。小弟惟有多加奮勉，就完了。但怕小弟不敏，有負厚望。若是考試不中，名落孫山，就愧對吾兄了。希賢說：功名富貴，全由天主掌管。諸事仰賴天主，定能得意。太璞說：兄言極是。弟已將赴京一事，全托給於天主聖母。曾許一願，倘得金榜題名，弟即打造金牌，終身佩帶，用表謝忱。彼此談論了半晌，甚行愜意。不覺天色已晚，日落西山。大家用飯安眠，不必細表。次晨早飯用畢，因爲太璞趕緊應試，希賢也不緊留，先把黑驢

牽出馱上行李。並將銀兩裝好。送出村外。彼此作別。希賢回家不題。單說太璞。因年少無知。閱歷甚淺。不知社會狡猾的心腸。也不知表兄張務仁的性情。遽然就投其門下。千錯萬錯。錯在此時。到後日夫妻失散。全家流離。全由投他表兄一事生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張務仁見財生計 王二小受賄行凶

詞曰 莫愛花顏月貌 別貪傾國傾城 時來一死泥灰同

形如鏡花泡影 世上福樂有限 慎無妄自經營

心機費盡一朝空 原是上主造定

話說方希賢的表兄張務仁。本不是個善類。自小就同狂夫浪子。時相往來。山吃海喝。無所不爲。十八歲上。喪了父母。無人管束。放僻邪侈。更不幹正經的了。後來將家業遭完。不是崩拋。就是拐騙。偷鷄摸

狗遂成下流人了。以後也不知怎樣發了一點橫財。就在北京鬼一胡同開了個小酒舖。同他的妻子曹氏過活。僅掙上吃穿。因他利心太重。見財就貪。所以衆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愛財癡。可惜他白受了家庭的好教育。真有愧這務仁二字。更可惜的。太璞夫妻不知其狡猾。自投羅網。致遭流離之禍。且說太璞這日來至京師。到了鬼一胡同。打聽清了務仁的酒舖。走到門前。見櫃棹之內。坐着一人。約三十來的歲數。想必是務仁了。高聲喊道。張先生。務仁。可住在此麼。張務仁回頭一眄。見是一個白面書生。牽着一匹黑驢。上有一位婦女。年約二十上下。雖布衣荆釵。到有一種幽雅。正看的出神。見那婦人問道。那不是表兄麼。務仁一聽。方知是自己的表妹。不覺嚇了一跳。以爲他們遠來京師。必投奔我這裏。別的好說。這幾頓飯。誰管他們呢。心裏想着。漫漫的立起身來。迷縫着兩眼。假裝不認識。漫牙闊語的問道。你們這是從那裏來呀。方氏道。我們從家至此。特投奔表兄。

來了。怎麼表兄在大地方逛了幾年。就不認的鄉人了呢。說着下了黑驢。太璞也上前見禮。務仁見其行裏之內。呱呱囊囊。知是銀兩。眼珠子早茂出來了三寸。以爲這是財神送銀。我怎麼還裝不認識呢。遂立時拿下笑臉兒。歡喜道。我當是誰呢。原是最親大駕光臨。我眼力太拙。也沒帶上眼鏡。有失遠迎。啞太璞道。遠人來此。多有打擾。望乞照顧就是了。大家敘了寒暄。務仁領着向內去了。過了櫃房。是一所院落。北房三間。有兩間東配房。只聽務仁高聲叫道。親戚到了。還不出來迎接。屋內有人答說。我們單門獨戶。多年遷居至此。怎麼又生出親戚來呢。務仁道。表妹到了。屋裏又說道。噯呀。就是你長說的那門窮親戚呀。務仁聽着不是話頭兒。立用別的話岔開。太璞也沒聽見。不多時門聲一響。出來了一位女流。金黃臉面。短小身材。一雙吊眼眉。兩隻窩口眼兒。腮中無肉。虎牙外張。滿帶豺狼性質。好似冤死鬼一般。雖帶着花裝品。使着粉白素。也蓋不過那種窮氣樣子來。

方氏一見。知是表嫂曹氏。遂上前拜見請安。曹氏也還了個禮。領進房內去了。務仁將驢拴在樁上。搬着行李。也往上房而去。見屋內雖不甚寬大。擺設却也齊備。東間窗下。一條土炕。葦蓆之上。鋪着一條洋氈。務仁讓方氏上去。命曹氏烹茶備飯。外面很是殷勤。茶飯之間。問太璞上京的目的。太璞答道。春圍在卽。兄弟前來。冒爲一試。承希賢姻兄的指示。特來投貴府。望乞收納才好。務仁自領方氏到家。就生了惡心。欲用鬼計。將他們帶的銀兩。騙取到手。如今聽說住在自己家裏。正合心意。不覺歡喜道。我狹屋小炕。酒飯菲薄。如蒙不棄。就多包含罷。方氏一聽此言。心中暗喜道。還是表兄大方。倒是有點親戚情義。太璞也說了些受恩討擾的話。務仁道。誼屬至親。這也算不了什麼。我家中平日。也沒有親朋往來。你們多住幾天。咱親親熱熱。說說笑笑。也是很大的幸福。將來金榜提名。我還得慶賀呢。太璞道。單怕兄弟不才有負厚望了。說話之間。只見曹氏。屢向務仁翻眉弄

眼兒搖頭動項。大有不滿意的光景。務仁也不理他。又問太璞是住上房。還是住配房呢。太璞道。至親來此。並非外人。住配房更好。務仁道。也可。遂將太璞的行李。搬的東配房裏去了。後來務仁出來進去的。外面頗有百般的獻媚。心裏藏着一團的鬼態。他的妻子。不知丈夫所爲。天天碰杯用箸。表明心意不足。不是讓缺柴少草。就是說無米乏麵。務仁聽見。自然就說他糊塗。曹氏更覺着急道。也不知是誰糊塗。那樣來的東西。還不知道省減。今又留下這兩個張嘴物。是圖的什麼呢。務仁道。說你不明白。你就不明白。真是大頭子不見。小頭子見的多。費些糧草。可算什麼呢。又底聲說道。你沒有看見他們那行李。呱呱囊囊的麼。那淨是銀子。看我使條小計。就能將他們的銀子。哄騙過來。若是鬧好了。還能將那個妹子。賣他幾百呢。曹氏不覺笑道。還是你心靈計妙。無財不使。無怪人稱你愛財癖。名不虛傳。自此曹氏也慫慫勤勤的。奉事方氏。不指鷄罵狗的了。過了幾天。太璞

報名投考。自不必提。單說方氏在家。自然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天夫不是看書作工。就是念經求主。爲的丈夫考罷三場。不白來到京師。惟獨務仁。既懷歹心。不免言語放肆。行跡鬼僞起來。方氏本是大家出身。也是詩書門第。從小恭敬聖母。生來的靜雅端莊。自是看不上那個壞表。只因住在他家。不好當面搶白。又想京師風俗鄙劣。表兄這樣粗俗。諒必習氣使然。我只可將耳關守好主意。拿定用我一派的正氣。勝他一片的邪妄。自此方氏更爲端莊。且時常給他表兄講天主教。勸他改邪歸正。重新事主。無如務仁良心已壞。罪惡已深。不用說他表妹的教訓。就是霹靂般的聖跡。也聽不見了。因此方氏心煩慮亂。恨不能丈夫快快回來。出了這個地獄坑。纔好。且說這一次主考人員。全是賄賂公行。包苴夜納。有財有勢的。得入翰林。有情有面的。亦得前列。惟太璞全憑自己的文章。各人的本領。做的中理中情。有聲有色。字字珠璣。語語金石。但因既乏賄賂。又無情面。所

以僅在進士裏頭取了個名。雖然如此。太璞也甚欣喜不勝的感謝。主恩又過數日。奉旨着進士李太璞榜下即用爲山水縣知事。太璞回至張務仁家中。就有差人報喜。自不必說。太璞遠在京師。也沒有親朋給他道喜。惟在北京天主堂。獻了感謝天主的彌撒。並打造了兩個金牌。一面刻着耶穌的聖容。一面雕有聖母的肖像。並感恩製佩四字。爲的夫妻二人佩帶。以還先前所許的願言。此時務仁因爲初計未遂。銀未到手。只得另尋他策。以成惡願。過了兩日。太璞從吏部領取文憑。並有部令。命他三日以內。到縣接領印信。太璞次日就要起行。務仁道。你爲何如此急忙呢。山水縣距此不過二百里。路程多住一日。多盤桓一天。不更好麼。昨日我也開了車局。說今日車馬無空。等到明天。也未爲不可。何必如此的着急呢。說得太璞游疑不定。遂又住宿了一夜。第二日大家用完早飯。太璞向務仁道。小弟今日出京赴任。要別吾兄了。回想多日。在貴處討擾。鬧的全家不安。

無任銘感。後日再圖補報罷。務仁說不必如此客氣。在此飲食菲薄。多多受屈了。因妹丈官守在身。所以也不敢固留。惟賢弟今日夫妻同行。倘無知心僕役作伴。這一路上。實在令人放心不下。本欲恭親送妹丈一程。不知尊意如何。太璞正愁路上孤零。所以滿心歡悅。滿口應承。此時務仁出門。將東鄰那個趕車的叫來。單見那人。年約二十餘歲。姓王名二小。務仁動眉轉眼。向他說了好些言語。說畢。立命王二小駕車。那時王二小眼睛亂轉。頗露出一種奸態。不多時將車駕好。把黑驢拴在車後。將行李裝好。然後太璞夫妻及務仁三人。全上了車。王二小手持長鞭。大喝一聲。只聽馬蹄得得。車聲轆轤向東華門去了。出了東華門。走了不足二里。方氏正感謝天主出了罪坑。忽見車夫王二小。用力向拉車的騾子。很很的打了一鞭。但見騾子立刻倒臥在地。車也不能行了。原來王二小同務仁是一類的人物。崩拋拐騙。無所不爲。因爲會幾手拳術。就入了標局。今天早同務仁

商議好了。許下事成之後。銀子均分。可巧驢子身上有塊穴道。用力一打。必然栽倒。不想今日正用着了。當下驢子栽倒之後。務仁假裝着急道。你這人真是冒事。將牲扣打死。還怎能走呢。說罷。七長八短的。抱怨個不了。王二小更是驚慌。立時跳下車來。將牲扣扶起。頓足道。可了不的了。這是夜間受了風。腿骨酸軟。所以栽倒。必須回家調養。不然驢子一死。可就打破我的飯碗子了。此時方氏。方出魔穴鬼手。一聽回去的話。如大棍當頭。不禁心內戰慄起來。太璞因爲官守在身。是萬不能回去的。因向務仁道。此乃天意留兄。不必費心遠送了。請回貴府。我二人同行便了。務仁道。妹丈所言。萬不可照辦。必須一同回去。別作良圖。再行赴任便了。太璞道。天色將午。如兩天一內。不能接得印信。誤了官差。那却如何是好。務仁道。無論如何。我長短不忍表妹。在路上拋頭露面的。如妹丈恐怕誤了官差。我也不必堅留。妹丈可乘黑驢先行。我可同表妹暫且回家。今日過午。或是明日。

我再將表妹送去就是了。方氏道：「那就不必了。難道我不遠千里。能來到京師。就不能走這二百里的路麼？」務仁道：「今日可不能比從前。從前表妹不過是一個文舉夫人。所以路途之間。不招外議。今日乃七品太太。若仍然風塵跋涉。露天之下。豈不被人恥笑麼？」倘或聞於上司耳內。受了指謫。不更大失體面麼？」太璞正愁的火上澆油。如今聽見務仁的言語。又一月之久。承受他的照應。就信他是一番好意。也是書生淺見。竟中了務仁的惡謀。方氏也是女流。終沒得逃出他的鬼計。務仁設此隱毒。糊弄了書獃子。以後遂將黑驢牽將過來。請太璞騎上。又囑托王二小護送赴任。自將車馬給二小使回去。太璞更是感激。於是一心托靠務仁。照料其妻安速送去。務仁全然應允。然後太璞同王二小。赴山水縣不提。單說務仁轉回車來。又回京師。只見驟馬並非有病。明是鬼計。方氏一路上心驚膽裂。如坐釘氈。將赴箭林一樣。又想自己身姪彌月。臨辱在邇。倘離開丈夫。獨在京師。

甚爲不便。想來想去。終無善策。只有將一切事情。全然依靠天主。照顧就完了。工夫不大。又到了張務仁的門首。見曹氏立在門口。瞪着狗眼。還向前張望呢。一見務仁。便大聲笑道。怎麼回來的。這麼快呢。銀子可分到手了。沒有。務仁急向他動眼擺手。曹氏見方氏在內。也就不說了。方氏暗道。怎麼分銀子呢。難道他們還設此圈套。騙我不成。無論如何。我全把後來的患難。獻於天主。此時已來至門前。方氏下車。又回至東配房去了。午飯之後。便催請務仁起身。務仁以車馬尙未僱妥。今日推至明日。明日推至後日。到了第三天。便不說。正經的了。方氏如何央求。如何勸說。老是黃蠟灌耳。置若罔聞。且時常漏些破綻。鬧些鬼態。不是與旁人攢眉弄眼兒。就是同曹氏接耳私言。氣的方氏神魂暴躁。乾着急沒有法。正在心中憂悶。眼淚交流的時候。忽見王二小。一脚闖進。渾身是汗。連聲嚷道。不好了。不好了。李老爺死了。李老爺死了。好利害呀。好利害呀。方氏一聞此言。如萬箭穿

心立即昏倒在地。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陷龍港太璞溺水 武家集士傑被欺

詞曰 世道人心不古 小人巧用機關 不遵道義愛金錢

致使善人遭難 豈知天良最貴 財帛過眼雲烟

榮華富貴妄營貪 怎免身靈大患

話說王二小護送太璞赴任。一路極其慇懃。甚屬謹慎。哄的太璞滿心歡喜。又不勝感謝務仁。照應自己。這樣周到。那知王二小。是外披羊毛。內懷狼心呢。他原來受了務仁的賄賂。若是將太璞害死。許他文銀五十兩。賣了方氏。二人均分。這小子貪心頓起。遂因貪財行凶。一路上想害太璞的法。正無計可施的時候。已到了山水界。遠遠望見一道河。二小心裏的話說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五十兩白銀。弄的腰袋裏來呢。心中計議已定。已到了河岸。見有一座石碑。約有六

尺高。上刻着陷龍港三個大字。前邊一條草橋。是用細木支撐。蘆葦鋪頂。只可行人。不能行車的一道。徒杠橋。又見河水清漣。無大浪之起伏。有數個漁夫。在岸上布網。頗有一般情景。二人將至河頭。王二小方欲趕驢過去。不意黑驢將四蹄一停。兩耳一伸。張着大嘴。連聲叫喚起來。太璞方要下來。王二小說。不必騎着他。更吊不了。猴若慣起他這個病來。可不是玩的。說罷。走到前邊。將嚼子一拉。如挾泰山也似的。牽驢上橋去了。只見那驢如同要赴湯蹈火。渾身打顫。東倒西歪。好似發瘡子的一般。走至橋中。更形駭。立脚不穩。渾身多擦起來。二小罵道。你這個東西。若不着你。知道知道。你是不走的。說罷。轉到後邊。照着黑驢後頭。狠狠的。就打了幾鞭。黑驢向前一竄。二小乘勢一推。只聽得撲一聲。太璞連人帶驢。已墮入水中。二小回頭就跑。竟回家分銀去了。太璞既墮入水內。左旋右轉。覺得實難掙扎出來。心中自料必死。遂心裏求道。吾天主吾聖母。我如今遭了大難。

陷入水內。身靈將要分離。善惡將受裁判。我今將身靈全獻於天主。求你助我於臨終時。罪人遭此禍患。雖因貪爵慕祿。也是爲天主的光榮。此心此情。諒主早已洞鑒。他心裏想着。只覺涼氣透身。腹內脹飽。口耳鼻三官。往裏流水。沒有出的氣了。一時上氣接不得下氣。便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入的死人界裏去了。正在不知不覺的時候。忽聞耳旁有聲道。先生醒來。太璞微睜二目。見一白髮老人在耳邊呼喚。又哇的一聲。吐了兩口水。便明白過來。見衣服盡濕。知是被人救了。便道。多謝老丈。再造之恩。鄙人無可爲報了。只見老者道。先生不要如此客氣。我們大家將先生救出。就滿了衆望了。太璞回頭一看。果見有五六個漁夫。正穿衣服呢。原來河水不深。是因太璞自橋邊墜下。腦海立時昏暈。所以滾上滾下的。岸不來。漁夫一見。情勢不好。所以大家下去。七手八脚的。纔把他救上來。又把他的東西撈出來。牽着黑驢。到了岸上。太璞此時感謝了天主。便問老人姓氏。老人道。

我姓武名士傑。但不知先生高名大姓。前往何地。太璞道。我乃一落第舉子。姓李名太。只見一漁夫開言道。噯呀。姓李名太。就少一個字。若再添個璞字。便是本縣的大老爺了。太璞咄了咄。也未言語。老者又問道。給先生趕驢的。是誰呢。太璞道。是我的僕人。姓王名二小。一路照應我。甚是周到。但不知他往何處去了。又見有一漁夫道。虧了他照應的好。不然還成不了水鷄呢。又一個人道。可惜還沒將水鷄煮煮吃兩口。就嚇的逃了。老丈向他使了個眼色。便向太璞道。先生渾身是水。前邊就是鄙村。名武家集。若不嫌鄙陋。請暫往我家一住。將衣服換換。如何。太璞道。老丈若肯施恩。鄙人就討擾了。說罷起身便走。那時大家已經穿好了衣服。遂與太璞齊回武家集。太璞一路上。凍的牙關得得。兩腿戰戰。渾身哆嗦。擦脚步歪邪。鞋襪裏頭的水。濺濺濟濟的好容易的。到了村頭。看見鄉人俱皆衣節樸素。待客謙和。大有里仁爲美之氣象。太璞跟隨士傑。進了西街口。向南一拐。進了

一個柴門。見有草舍五間。大家引太璞入上房。見床邊坐着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婦。頭髮蒼白。身穿粗布衣服。恰是農家裝束。士傑進去。便命他烹茶造飯去了。太璞坐在炕沿。見士傑從破箱子內取出來了一件茂藍襖。紫花褲子。教太璞換上。又從櫃內取出來了一件灰色大破袍子。一對大破鞋。兩隻沒底的襪子。交給太璞。等時將太璞打整的。文不文。武不武。好似四不像子一般。待不多時。用了淨面水。進上茶來。太璞喝了兩杯。覺着五內發熱。身體舒泰。然後走至院內。見有兩個漁人。用火給自己烤濕衣裳呢。太璞急忙走至前邊。連聲說多謝。二位老兄費心了。二人答說。無庸客氣。先生方纔更換衣服。請在屋內多休息休息方好。太璞遂拆看自己衣包。見衣服盡濕。就放在院中曬上。可幸的赴任文憑。因用油紙包妥。毫無損壞。遂納入袖中。那時士傑自房內出來。請太璞用飯。太璞遂進去。見炕上擺設着一張舊飯桌。桌上備的有米飯數盃。新烹鮮魚一盤。恰是漁家風

味。士傑陪伴太璞，用飯不提。二人談論之間，太璞問士傑家中，共有多少人口。士傑道：舉家五口，除老妻之外，還有三個犬子。太璞道：令郎等現操何業。士傑道：長次二子，全以漁業爲生，惟有三子武克，不務正業，每日游手好閒，招事惹非，好勇鬥狠，以危父母，真令我傷心。剛說至此，只聽門外一人罵道：士傑，你快給我滾出來，快給我滾出來。今天我同你誓不甘休的，憑你們這莊家腦袋，就敢欺負我們奉教人麼。士傑嚇的戰戰兢兢，立時迎了出去。太璞一聽奉教二字，不覺心內吃驚，暗道：他既然是奉教的人，爲何大驚小怪，亂喊亂叫。這樣沒有體統呢。千萬可別是天主教，他若是天主教，可壞了名譽了。又聽士傑道：柳大爺，別同我們一般見識，無論如何，總要高抬貴手。在我小人身上，看寬些，請先到我家中，叙談叙談，究竟是爲甚事。又聽那人說道：無論怎樣，反正二十串錢，是得向你要的。士傑道：錢到好說，不用說二十，就是三十四十，小老拈鍋賣鐵，也可奉還，請你先

消消氣兒。再作道理。只見氣忿忿的。走進來了一個人。年約三十餘歲。一張灰色臉。兩個紅眼睛。太璞一看。便知道是個薦頭匪類。所以也沒理他。惟見士傑。賠情告愧。說了好些奉承話。又見那人。把紅眼一開。大口一張道。你們這莊家人。最是不明事理。我們奉教人。豈是惹你老人家了。那人道。你明明的裝聾裝瞎。難道那三畜類做的事。你不知道麼。士傑向他拱手道。嚶呀。原來那畜類。又惹着你老人家了。你想想他。每天招是惹非。不服管教。他做的事。我怎樣會知道呢。請你老說說。教我明白明白。那人道。說不說也是一樣。反正這錢。是得在你身上。你請我說說。也是無妨。我昨日晚上。在關老爺廟。同劉七趙八等五六人賭錢。當明月正午的時候。你們當家子武士清來了。我覺着咱們有個交情兒。沒教他下場。他正耍玩玩。不料一會兒的工夫。竟輸了二十串錢。難道說我們有夥計的事。能不管他要麼。

不料今日早晨。我向他一問。你那三壞物。竟說我使了鬼計。欺瞞了他。你說可惱不可惱呢。太璞一聽此言。暗道是了。這原來不是天主教。不然。怎樣說關老爺呢。又怎敢賭錢呢。此時又聽士傑道。原來如此。我還這二十串錢罷。那人道。那是自然。如若不還。我們神父來了。也是不能饒你的。說着忿忿而去。士傑送他出去了。太璞聽見神父二字。不覺心中大驚。以爲天主教內。爲何竟有這等壞教友。恃教欺人呢。真是聖們裏出了怪物。必要重重的懲戒於他。纔是。此時士傑進來。便向太璞道。你看如何。如今又給我招惹了這個禍患。若是我同那橫人。沒有情面。定要將我的鍋碗。毀個一乾二淨。他不知好歹。拿着鷄子碰泰山。故意的動人家的螞蜂窩。我必將他送了忤道。太璞道。什麼是橫教呢。士傑道。就是社會上說的那種洋教。太璞道。他們的原名。不是叫天主教麼。士傑道。正是。他們仗着天主教的名義。不守本教的規矩。惟橫行鄉里。欺壓同胞。村中無人敢惹。真教人可

怕太璞道。我聽見天主教的道理。以謙讓愛人。修德成聖爲宗旨。那人稱說奉教。恐是冒充的罷。士傑道。我也不知他冒充不冒充。我就知道天主教。原有四規十誠。七克八福。如今他們。似名實不符了。我們東鄰有一個老人。奉教有年。克己修德。吃屈讓人。若奉教的人。全如此人一樣。我們早就也奉了教了。太璞道教之真假。當視其理。不觀其人。似這冒充奉教。欺負鄉友的人。你如何還不告他呢。士傑道。不敢不敢。這些官吏。大概是怕洋人的。控告也是無益。太璞道。不然。他既如此行惡。神父是不偏袒他的。且新任知事。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保管一告即准。士傑道。先生稍言。若傳入那人耳內。可就了不的了。我是不敢控告他的。俗話說的好。忍得一口氣。免遺百日憂。若是控告後。生出枝節來。那便如何是好。太璞聽至此處。不覺愛慕這人心地甚好。道德不凡。可惜被那不安分的教友。立了壞表。致不得歸入正教。那時大家用飯已畢。衣也乾了。太璞又換了自己的衣帽。便

要起程。士傑挽留再三。太璞不從。竟手牽黑驢。出了柴門。回首向士傑道。老兄救命之恩。銘刻肺腑。容日定當造門報謝了。士傑道。些微小事。何須掛齒。說罷。送太璞到了村外。說聲吾弟前途保重。太璞道。吾兄留步。二人分手作別。太璞遂乘黑驢。赴任而去。到了縣衙。說明來歷。差役警兵。大吹大擂的。歡迎入署。第二天接了縣印。自有本縣的紳士。群來慶賀。也不必細表。太璞在衙內。設了筵席。宴享他們。席間閒談。太璞問本縣奉天主教的。有多少。他們答說。奉天主教的。不多。奉洋教的。不少。又有的說。冒充天主教的。不少。其實一千當中。也不過一百個。太璞聽了這些入耳刺心的言語。頗覺不樂。趕席散以後。獨坐書齋。不勝悶悶。心中暗道。此縣教友。爲何同紳董不合呢。想必是有名無實。恃教欺人。因之結下仇怨。我必要重行懲戒。大加整頓一番。於是次日早起。竟裝作一個鄉人。出城私訪的了。出了角門。信步前行。到了城西八里鎮。進了村口。見路北一座客店門上招牌。

書着悅來店三個大字。太璞一進門，便聽見上房內有擲打爭鬥之聲。太璞方一住足，見從北房出來一人，用手揪着一個少年，原來就是士傑家中見的那姓柳的，只聽他口中罵道：「憑你這個莊稼人，就敢不給錢麼？實對你說罷，我若到了城裏，連你們的哥哥也逃脫不了。」又見那少年着急道：「我士傑哥哥已經把錢給了你，爲何又要重分兒呢？」那姓柳的道：「配咧，你輸了錢，自然是必向你要的。你如不說理，本縣新升的大老爺是說理的。」太璞方要前去排解，忽聽後邊人喊馬嘶，見有一輛馬車，來到了店裏，車中出來了一位老者，紅髮白面，赤鬚藍睛，身穿一身哈喇，店小二引入上房去了。太璞一看，知非常人，也就跟到上房，揭簾一看，原來是一位神父。太璞上前行了參見禮。神父一問，便知是本縣的知事，二人告坐，互叙寒暄。這位神父，姓慕名華，是西國人士。太璞問神父何往，神父道：「我今將要進京取款。」太璞道：「神父爲什麼不往鄙衙一叙呢？」神父道：「實不料這知事却

是我公教人。如早知道。定行造門道賀的了。太璞道。不敢。倘神父有暇。望在本署逗留數日。藉可共同商議。整理教務。豈不甚善。神父聞之大喜。立即應允。太璞又問神父。曾道過武家集沒有。神父道。武家集。本有一家教友。是不能時常去的。太璞道。神父認識一位姓柳的麼。神父道。不認識。太璞道。這事可希奇了。爲什麼姓柳的。口口聲聲。仗着神父發歪呢。說罷。便把武家集。連今日店中遇見的事。一五一十的述說了一遍。神父道。這必是冒充天主教無疑。可惜這種匪類。給我們天主教。懷事不少。望大人重加嚴懲。太璞道。神父欲免此弊。總勿干預訟事。方好。方說至此。忽見屋門開處。進來了一個少年。約二十餘歲。身穿短衣。秋波轉動。五官帶怒。啟口向神父及太璞道。快給我滾開。神父太璞二人立時起來。拱手道。先生請坐。有話且可漫講。何用着急呢。少年道。閒話少說。先給老爺騰出上房來。太璞道。原來如此。這却好辦。先生就住上房罷。只見那個少年。將頭一仰。雙目

一暨驚奇道。先生勿怪。我適纔認錯了人。原來你們不是天主教司鐸。恕我冒失罷。太璞一聽。心下明白。知是爲武士清一事。必是武克無疑了。遂指着慕鐸。向那人道。這就是天主教的司鐸。我乃是教中的執事。想先生必是武克了。那少年把眼一睜。說道。爲何先生認識我武克呢。太璞道。我原不認識。是在武家集。有我一位恩人。姓武名士傑。他向我說過。武克道。你是李大叔父麼。太璞道。正是。只見武克立即五體投地。太璞急速將他拉起。心中浪喜歡他的天性爽直。武克又說道。你們既是天主教。爲何如此謙和呢。太璞道。吃屈愛人。正是天主教的宗旨。武克道。天主教既然講吃屈愛人。爲何奉天主教的人。平日竟橫行鄉里。欺壓良善呢。太璞道。他們斷非真正教民。乃是一種匪類。如貴村那個姓柳的。假冒天主教三字。欺壓鄉人。今天我們赴縣。請本縣知事。嚴行究懲。以便洗白天主教的誣妄。神父趁此時機。又把教中道理。向武克細細講了一番。武克一聽。真如大夢

初醒。立刻喜歡道。我要奉教。我定要奉教。從今以後。我方知道天主教是真正的。柳二是假的了。他如再不說理。從今以後。便不怕他了。神父道。閣下暫勿多言。咱們先行回城。嚴懲柳二這假冒之罪。然後再說別的。武克道。甚善甚善。我還得援救我十清叔淑呢。說罷。精神百倍。頗有一種洋洋自得的氣象。那時僕人業已駕上馬車。神父與太璞一同升車。武克獨自乘馬。遂赴城而去。及到縣衙。武克方知李太璞。就是本縣知事。極其歡喜。惟神父問太璞之眷屬安在。太璞道。尙未來到。遂將自己如何赴任。並一路上所遇之景况。細述了一番。神父道。現今人心不古。陰謀險詐。內中別有什麼枝節罷。太璞道。我心中也覺得忐忑不安。却不知究竟如何。神父道。如若現今無甚公事。我二人不如偕同進京走走。太璞尙未答言。只見武克道。我跟你如何。於是大家互相計議。約定明日起行。及晚飯用畢。太璞同神父閒談。就研究應如何懲治惡霸。如何聯絡民教。如何開設宣講所。並

如何提倡學務等善舉。談論頗頗覺津津有味。翌日蚤起。大家用罷早飯。立即起程進京。一路上曉行夜宿。飢食渴飲。兩日的工夫。已至北京。到了鬼一街。務仁的小酒舖前一站。張務仁就迎出來了。還沒有等着太璞開言。就先說道。噯呀我的表妹死了。太璞一聞此言。直如萬箭穿心。千刀刺體。霎時間。神經昏暈。不省人事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張務仁貪財害己 西安門方氏拋兒

詞曰 處此穢汚世界 須知保守靈魂 冰清玉潔實堪欽

免却世人妄論 只要貞操堅定 身心不染紅塵

縱然賊子逞惡心 究於名譽無損

說話李太璞。伴同神父。來到京師。深視妻子。指望立即相見。齊回任所。這也是他夫妻愛情篤厚所致。那料一到京中。務仁竟報了死亡

呢。太璞一聞凶耗，立時魂飛天外，痛徹心中，好似空中霹靂一聲，立刻昏倒車中，不省人事了。神父急問人死詳情，深恐務仁話假。武克急忙將太璞扶起，連聲呼喚醒來。約過五分鐘後，方見太璞微張二目，漫漫的甦醒過來。此時務仁將大家請進家去，斟茶倒水，百般的恭謹。神父看見務仁神色不正，心志不安，大有恐懼的情形，料知其中必有詭詐。又追問人死的景況，務仁裝腔作勢道：「我表妹死的甚是戚慘。今日說來，猶令人酸鼻寒心。方想與妹丈報信，不料妹丈已經來了。這也是天意當然，前緣造定，請妹丈勿太悲傷了。況生死皆由主定，也是你們公教人所應當順受的。前日自送妹丈去後，驟駒暴病，不能駕乘。我又避瓜李之嫌，安步當車，不料進了東華門內，轉過悶心街，也不知什麼王爺天壇進香，大車小輛，不知凡幾，旌旗蔽日，鑼鼓喧天，又有那金瓜鉞斧朝天，鑼熱鬧至極。那驟駒本來就膽怯，那裏見過這樣大陣勢呢，立刻渾身顫慄，兩耳一伸，四蹄一

起病的也不病了。拐的也不拐咧。竟然驚奔飛舞。一溜煙也似的跑了。此時我也心驚肉跳。手足無措。只見騾駒拉着那車。搖搖蕩蕩。東倒西歪。一直走到了九曲溝。聽見鼓鑿一聲響。轎車竟傾倒溝裏去了。我急忙跑到前面一看。噯呀。好不威慘。我的表妹已經成了血人了。我便哭哭涕涕。僱了數人。將表妹抬回家去。方想請大夫給他調治。不料因傷甚重。須臾氣絕了。便買了棺材一口。把他裝殮起來。停放後院。至今回想。那車翻致死的光景。猶令人傷心。說罷還墮了幾滴假淚。太璞本來信任務仁。不知他有這樣的魔術鬼計。今又聽見他說的盡情中理。正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便不猜疑了。連叫了幾聲苦命的妻呀。我不能再見你了。數年的工夫。你助我於困苦之中。不遠千里。同我來到京師之內。原望我得一官半職。婦偕夫榮。孰料你遠登天路。中道喪亡。致使我長抱悲瘡。無意人世呢。武克見他這樣悲哭。不覺也墮了幾滴痛淚。慕神父雖然半信半疑。也覺難受。後

又勸太璞道。古人說的好。死生有命。這全是天主的意思。萬勿悲傷。纏度。以致傷身。俗語也說。好人不長壽。我想貴夫人。一生敬主。守規。家分。今日已主前受報。含笑天鄉了。那時太璞淚珠滾滾。嗚咽不止。他不知怎樣好了。神父問務仁道。棺停何處。可去看的麼。務仁答道。棺在後院。自可前去。是沒有阻礙的。說罷。便引神父前去。太璞及武克也隨後跟了來。一到了後院。果見北房之下。停放棺材一口。務仁用力。將棺材蓋揭開。遂說道。看見屍首。更是教人傷心的。神父向棺中一看。果見一個死屍。是短小的身材。穿的是洋布衣服。渾身血跡。模糊。看不清面目。後邊武克扶着太璞。也哭哭涕涕的。走上前來。只見務仁向着武克。施了個眼色。似不欲教太璞看的意思。武克也恐怕太璞看了。更加傷心。所以沒教太璞前去。神父看見棺中之屍。也就不疑惑務仁了。務仁雖然是惡貫滿盈。因為報應未到。所以使了這番詭計。說了這些虛話。竟將大家欺瞞過去。當下太璞願意把棺

材起到本家。葬在祖塋。務仁恐怕太璞真將棺材起走。壞了他那詭計。遂冷笑說。嗒呀。你們讀書人。每次出些個酸吧計。你想這也是能辦的麼。你不遠千里。來到京師。剛得了一任知事的缺。現做着皇家的官。吃着民間的糧。還能自由麼。再說你孤獨一身。無三親四友。遽然就要往返。這千里的路程。真是儒生淺見。太璞道。如此說來。依着尊見。該怎樣辦呢。務仁道。不如先找一僻靜之地。將棺材釘封安帖。俟妹丈謝任回來。再行安置更好。大家聞聽。說得有理。遂依從了他的奸計。那時天尚未午。慕鐸就要辭行。太璞心內含痛。嗟嘆不已。也沒有問王二小的下落。就同武克一同往總堂去了。務仁送至大門。待三人去遠。心中不覺暗喜。好似魚出油鍋。鳥脫羅網一般。後來他遭逢何等報應。且不必表單說他三人。到了總堂。慕鐸先謁見司牧。將傳教事務。詳述一番。然後回到客廳。同太璞閒談。只見太璞還長噓短嘆。悶悶不足。慕鐸正安慰他的時候。忽聽門聲響處。進來一人。

慕鐸一看。見是自己最知心的一位司鐸。姓古名德。因爲聽說慕鐸回京。特來相會。及進了屋內。大家各自落坐。各叙寒暄。慕鐸道。神父來的恰好。我給你們引見引見。遂指古鐸向太璞道。這是本堂古司鐸。太璞與武克俱皆前來參見。慕鐸又指太璞武克道。這是山水縣知事李君太璞。這是武家集武君克。古鐸也說了幾句周旋的話。古鐸見太璞愁眉不展。問有什麼傷心之事。慕鐸就將太璞斷絃一節畧行敘述了一番。古鐸道。天緣湊巧。近日我屬下來了個李寡婦。據他說來。他丈夫方纔去世。這個婦人。年約二十五六。面如美玉。貌若鮮花。舉止大方。儀表非凡。頗有貴家閨秀氣象。與李君是一品的人。若要續絃。我可做個冰人。成此美事。太璞道。我與亡妻數年恩愛。不比尋常。若昨日斷絃。今日續娶。不傷我結髮之情麼。古鐸道。夫倡婦隨。居家正道。且平民向不可無妻。李君官至七品。豈可久缺內助。太璞道。雖然如此。當拙荆未葬。誓不再娶的。慕鐸見言不投機。便道。

李君正心煩慮亂後日之事。暫不必提。古鐸便不再說了。後又談了一些個別的古鐸告辭而去。次日太璞請司鐸爲亡妻做彌撒。便同武克回原任去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古鐸說的那個李寡婦。不是別人。正是方氏夫人。可惜太璞錯過時機。以致夫妻失散。二十年之久。未得團圓。原來方氏想丈夫已死。一時神經昏迷過去。旁人喚了半响。方纔甦醒。微睜二目。只見愛財癡張務仁。立在眼前。王二小也將進來。粉仁向二小道。我妹丈是怎麼死的。路上出了什麼事情。請你從頭至尾。當着我的表妹。說個清楚。二小假裝驚慌道。可嚇死我了。我同李老爺。行至山水界。過了徒杠橋。到了一片森林之下。忽然從一個破廟之內。出來了一夥盜賊。攔着去路。手持洋槍。向我們轟放起來。我一見架勢不好。立刻邁開大步。飛奔而逃。李老爺書生無力。那裏跑的動呢。所以死於亂槍之下了。方氏一聽。心中暗道。我丈夫就是不死於賊人之手。也必中了他們的暗算。致遭身亡了。自己

便披麻帶孝。爲丈夫念經。整天的工夫哭的死去活來。別人見了。莫不慘心墮淚。獨獨的務仁。存心狡詐。糊弄了方氏。以爲早晚將他賣去。得了銀兩。又是一注大財。打聽着近日。有往南京去的一位客人。想着買個辣女。務仁就攢營進去。見了那個客人。說自己有個親妹子。曾出過嫁。現因丈夫已死。家貧乏食。情願自賣自身。先生若果欲買。我就可出名立字。那個客人道。我買個女僕。是爲到南京。送給某某提督。所以錢不怕多花。必要人才出衆。心思靈敏。若差了。我不是不要的。務仁道。這就更巧咧。我那妹子。又端莊。又秀雅。能說會道。一把好針線。保管不錯的。客人一聽。心喜。議論好了。就算了二百銀子。務仁也立了字據。說定人銀兩交。各不反悔。客人立時就要前去領人。務仁道。不必過急。我們這賣人口的事。也是窮極所致。不是露臉的事。情。不如等到夜深人定。不漏風聲。將人悄悄的送來。客人道。如此也可。到了夜間。你可得在家等候。務仁道。那也不必。這次妹子自賣。

自身雖出於自己的願意。然至時也不免有女兒戀家的事情。倘在我面前。哭哭涕涕。叫我怎樣周旋呢。不如你們自己前去。我在家不在家的。你們也別管三七二十一。便將他抬來就是了。我住在鬼一胡同。道東那個小酒舖內。院中有個東配房。裏頭那個婦人便是千萬可記清了。別動着北房屋裏。那個太太。客人道。這也使得。到了那時。再來支銀子便了。務仁答應。歡天喜地的告辭去了。再說方氏。兩天的工夫。見務仁鬼鬼祟祟。行跡詭詐。心中好覺不安。這天見務仁自外回來。頗有得意的顏色。想他又不定設下什麼惡謀。苦害自己。心中一動。便出了屋門。想着看看動靜。見務仁直向屋裏去了。方氏走到窗下。聽見曹氏說道。事情成了沒有。務仁道。不用着急。銀子算到了手了。曹氏道。多怎弄人來呢。務仁道。就是今天黑夜。曹氏道。到了那時。他不叫號。悲哭起來麼。務仁道。你放心罷。我早按排好了。到了那時。任憑他狼哭鬼叫。就是插翅。也是飛不了的。曹氏道。咱們只

顧說看看他在外面聽着呢沒有。務仁道他聽不聽誰還怕他不成。方氏聽到這裏又急又痛。深恨務仁安心不良。如今竟使出這樣毒心辣手。將我丈夫害死。如今又不知將我賣給什麼地方去了。想到這裏不禁駭起怕來。有心當面同他交代一番。自己立刻搬將出去。又恐失了自己的身分。受了他們的凌辱。遂暗暗回到自己屋內。悲哭起來。以爲雙親既死。丈夫又亡。如今落到這孤苦零丁。也沒有人可憐。剩下一個表兄。又壞了腸子。不懷好心。哭了一會子。自己拿定主意。依賴天主聖母。甯失天下萬福。盡履天下萬苦。也不能隨務仁的惡計。致護罪於吾至尊至上之主。主意一定。不覺壯起胆來。看看已夜深人定。明月高升。遂又出了屋門。看看務仁果有什麼舉動。只見上房燈光明亮。也無說話之聲。知道務仁不在屋內。便推門進去。見曹氏正在炕上坐着呢。一見方氏進來。便問道。黑更半夜。不在屋裏睡覺。又出來做什麼呢。方氏道。我在屋裏心中突突亂跳。好覺不

安。所以特來會嫂。子解解悶。方纔務仁哥哥家來。有什麼事情呢。曹氏見問。知事機已洩。便哭喪着臉。沒好氣的樣子。說道。他們男子的事情。咱們女的打聽他做什麼。況且你又不是公婆。也沒有官教的本分。方氏聽着不是話頭。便忿着氣的說道。那是自然。我居人簷下。怎敢稱督都呢。這也是咱們孰不講禮。千好百好兒的。無話不說。我聽見表兄有賣我的口話。所以前來問問。怎麼算官教呢。曹氏翻臉道。配咧。你那是說不着。我們窮不起咧。也不賣人。就是把人賣了。也值不了十三二十六個的。你這人原來外披人皮。內藏歹心。受恩不報。過了河就拆橋的。你也不用嫌東厭西。挑三窩四的。願意住着。有你的吃喝。若不願意。早些拿出去。方氏氣的蛾眉直立。鳳眼圓睜。哭喊着說道。姓張的壞了腸子。將我丈夫害死。你和我一起同謀。將我私賣。難道我不知道麼。拿出去好說。我早就想着走呢。說罷轉身就走。回到東房去了。曹氏聽了一會。沒有什麼動靜。怕他心急尋死。壞了。

他們的大事。因此出了屋門。想着前去看看。也是天意當然。奔進了東屋門口。忽從外頭進來了幾個人丁。將自己拉着就走。把曹氏嚇了一跳。方欲喊叫。早揪的當街。抬的車上去了。此時方纔醒悟。知是接方氏的人。誤把自己抓着。因急喊差。了差了。那些男丁。那裏聽見。呢。不論他如何哭叫。如何央求。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箭直的拉着走了。急的曹氏在車中。狼號鬼叫。前翻後仰。亂滾亂鬧。工夫不大。見務仁也迎上前來。問道。事情成了沒有。車中男丁道。人已接來。請去。去銀便了。曹氏見是他丈夫。不覺氣從心起。連損帶罵道。好你個愛財。癩天良喪盡。無錢不貪。如今把老婆也賣給人家。這還了的。說着滾命往下一滾。不料脚未站穩。早倒在車溝裏。墊了車輪兒了。只聽撲瀆一聲。將曹氏的頭顱。弄了個粉碎。曹氏的名子。登的死人界裏去了。車上人丁。一見出了人命。便飛也似的打着車走了。剩下務仁。又悲又痛。又惜又悔。叫了幾個近鄰。將妻子抬到家中。銀子尙未到。

手先花了棺材錢。方氏見曹氏身死。深感天主大恩。免了自己的災難。又知事完之後。務仁也饒不了自己。便乘着衆人忙亂的時候。抽身逃走了。務仁用方氏丟下的銀子。給曹氏買了個棺材。裝殮起來。等太璞來了。就將曹氏之屍。當作方氏的。用這張冠李戴的法術。將太璞糊弄過去。也不必再表。單說方氏出了張務仁的大門。提心吊胆。恐怕人家來追。不住的求天主保佑。聖母可憐。及走至大街之上。仰見明月高懸。道路清楚。但半夜之中。也不知投奔何處。便暗暗的求天主。和聖母指示。忽然想起京城之內。有天主教堂一處。不如先找神父。再做道理。遂向西而去。一直走了五六里地。以致力乏氣喘。竟在半途之中。得了弄璋之喜。就是本書之中。所稱述的那個宗白苦兒。方氏隨手將衣襟撕下一塊。把小兒裹起來。抱在懷裏。方要前走。忽見一條人影。踏步而來。及臨至切近。暗吃一驚。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害丈夫的那個王二小。因爲他聽說。務仁將人賣安。故特來分

銀到了西安門。遠遠的見了一個婦人。懷抱孤兒。身穿白孝。好似方氏一般。他想方氏正在家中。哭哭涕涕。半死半活。這別是方氏的冤魂罷。不覺心內一動。膽子一小。便飛也似的逃命去了。方氏想他。必是回家報信。叫人來追趕自己。也嚇的渾身顫慄。兩腿哆嗦起來。想着將孩子拋下逃走。心中又捨不得。不然。又怕人家追來。受些個欺辱。遂把還願的金牌。摘下來。套在孩子脖頸之上。輕輕的放下。然後捨着命的向西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仁愛會修女施恩 孫三婆竊表行計

詞曰 萬物形形色色 惟我人類尊高 犧牲以己救同胞

慈善存心堪效 莫若楊朱慳悋 爲人不拔一毛

同難相恤爲最要 救人功德不小

話說方氏情不得已。遂拋下苦兒。向西恨命奔逃。深恐王二小喚了

人來將自己追回。可憐他一個柔弱女流。臨釋之後。如何跑得動呢。只覺兩腿戰慄。直如將墮於深淵。寸步難行。宛似被牽於繩練。方受務仁家中之恐嚇。又來二小意外之驚慌。因之心胆俱裂。腦國昏亂。不知東西南北了。糊糊眯眯。穿了幾條衢街。到了一座府第。便坐在門前。實在的不能再走了。連驚帶怕。又乏又喘。不覺不知。倒臥在石塔之上。迷迷糊糊的。便遊入夢鄉去了。已而晨鷄三唱。紅日東升。正在睡夢中。忽聽得大門吱鈕一響。抬頭一看。見從門中出來了數位女士。全是修女裝束。原來是一座仁愛會修女院。單見修女身穿黑衣。腰束圍裙。頭無花釵。而無脂粉。天足之上。穿著青色皮鞋。其中有一位修女道。噯呀。這是誰家婦人。臥在此處。這樣開襟拋懷。破衣露袒的。大冷的天氣。就不嫌凍的慌麼。那一個就說道。噯呀。這裏頭別有什麼情節罷。你看此人。半死半活。好似遭了大難一般。又有一人道。無論如何。他既不是男子。我們自可問他一聲。方氏並未等待他。

間。便開口道。未亡人身遭大難。深望諸位太太。慈心拯救。小婦人便感恩不盡了。說罷。覺着聲音改變。字句說不真切。要問他的那人道。你看這人。必是凍壞了。咱們將他抬到院中。救他一命。上法吾主救世之善表。下盡我等愛人之義務。比早望會兒彌撒。強多了。又有一位說道。如此辦理。甚是妥善。但他既是教外之人。可先往院長前。稟報一聲。纔好。一人方要回稟。只見方氏。連聲向他們道。我是教友。衆人一聽。全說不用稟明了。他奉教就好說咧。於是七手八腳。攙的攙。扶的扶。擁擁濟濟。把方氏抬進去了。趕進了屋子。把他扶到炕上。生上炭火。也給他揣了飯來。方氏承了修女格外優待。受了點暖火氣。吃了點熱湯。漫漫的血脈回轉過來。大家正盤問方氏的時候。忽聽門外一人說道。鐘鳴六點。還不到堂誦經。在這裏閒談什麼呢。一修女答道。我方一出門。救了一個同教婦女。任大姐方要稟報。可巧院長到來。請進來看罷。說罷。只見屋門開處。進來一位老女修士。年

約四十上下。方氏知是院長，便要下床。被人攔着，原來這位院長姓王，籍隸山東。自幼熱心敬主愛人。今日一見方氏，便大動慈心，遂安慰了他好些言語，並叩問他的姓名住址。遭何困難。方氏心下一想：我雖逃了鬼穴，惜尚未出京城。雖務仁不過咫尺，若說出姓名，難保他不再來纏擾。遂答說姓李，洗名瑪利亞。與丈夫因事來京。不料丈夫被奸人陷害，自己怎樣被逼，怎樣偷逃。連西安門拋子。含糊糊糊述說了個大概。並懇懇切切的央求院長救自己的苦兒。院長聽見苦兒之事，嬰孩靈命所關，便急忙打發了數人前去檢視。不料差去的人，走到了西安門地方，只見一塊破襟，不見嬰兒踪跡。只得回來報告。方氏思念之情，不覺痛哭起來。王院長安慰他道：人生離合，全有天主定命。從前古聖若伯所遭的患難，比你又大又多。人有艱難，是上主愛他的一個憑據。吾妹不必哭了。可再差人各處訪察，是必要把你的愛兒尋找回來。方說至此，忽聽得鐘聲亂響，又聽見屋門。

叭的一聲。進來一位修女。說道。第三臺彌撒。神父升臺。我們當進堂了。王院長說了一聲。是。又命修女速到庫房。取出衣服。一身。修女唯唯去了。王院長又問方氏道。不用悲傷了。你先擦擦眼淚。我們齊至堂中。大家爲你熱心求主。盼望顯個奇跡。將你的愛兒找回。待彌撒一完。見見神父。求神父給你個度日的方法。說罷。見修女取了一身衣服來。方氏雖走得筋疲力盡。然因彌撒大祭。主恩所關。遂將衣服換妥。勉強赴堂而去。一路上仄仄歪歪。才到了。真是一步挪四指。十步跌三脚。好容易的到了堂中。跪在修女後邊。那思夫之念。想子之情。愛主之誠。求恩之切。萬緒苦情。交集心中。時而長嘯短嘆。時而流涕沾襟。別人一見。莫有不是傷心墮淚的。趕彌撒已完。王院長引他。謁見古司鐸。古司鐸問方氏來歷。方氏仍說姓李。是安徽人士。就按昨日的話。含糊答應了一番。方氏既說姓李。所以過了數日。古鐸也向李太璞。說了個姓李的。以致夫妻二人。失此良好時機。多年

不能團聚。這也是多心的不是。單說當下古鐸問方氏以後如何度日。方氏道。我家房無一間。地無一隴。今日身遭困難。望神父代爲籌謀。古鐸遂問王院長道。此孀婦既然貧苦出身。諒他針黹必好。不知修院中有工作沒有。王院長答道。本院近年所用之衣服。全是東鄰一婦包作。那個婦人是有名無實的一個教友。姓質刁詐。人皆稱他爲孫三婆兒。修女等却不知道。若令這個寡婦承攬。亦可自食其力。他若願意。便可住居本院。爲大家效勞。我也不必用三婆兒了。方氏道。神父與院長。既如此費心。代爲打算生計。未亡人實在感恩不盡。安有不願意的道理呢。神父道。如此甚好。你可先在修院住幾天。日後我再給你找個妥當地方。方氏遂說了些感激的話。又求古鐸替他尋找苦兒。古鐸應允。然後同王院長回修女院而去。且說方氏在修女院中。逐日專做衣服。細針密縷。頗稱衆修女的心意。又品行端方。言謙行遜。人皆愛重於他。全以李媽呼之。雖然有時哭夫痛子。

涕淚交流。也有時同人說說笑笑。消解憂悶。再說街鄰孫三婆兒。因多日沒有接得手工活計。不覺甚爲奇異。及暗行訪問消息。方知有一個李媽。將自己頂替了。遂懷恨在心。暗暗咒罵。以爲李媽奪自己的生計。壞自己的主顧。無緣無故。無仇無冤。竟打破了我的飯碗。我與他誓不甘休的。原來三婆兒。全仗着給人作衣服。賺些布疋。如今李媽奪了自己的生意。如何能忍呢。因此千方百計。必要將李媽趕走。方纔甘心。單是王院長。敬主愛人。見識高超。不輕信讒言。所以三婆兒也不敢輕試其伎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轉瞬間。寒暑已週。又到了木葉脫落。風霜高潔的時節。方氏追思亡夫之靈。一年的工夫。省喫減用。積餘洋銀數元。以爲給亡夫獻祭幾台。一日携了銀元。自行謁見司鐸去了。不料方一出門。便遇見三婆。街房爲鄰。本來認識。遂問方氏何往。方氏道。我到堂中。見司鐸去。三婆兒道。今天陰雲四佈。北風淒涼。你去見司鐸。怎麼偏在這一天呢。是了。揣情度理。想今

日必是你亡夫週年。爲他獻錢求糶撒去。但你這箇貧窮樣子。怎麼也能有餘錢呢。方氏道。不瞞大嫂。我這數月的省儉。也積得了洋元數塊。只見三婆把鬼眼一轉。將虎牙以張。冷笑了一聲。說道。好。你快請罷。不然若是天雪一落。你就不能走了。方氏遂與三婆作別。直向堂中去了。不知時機不巧。恰值司鐸因公出外。不覺乘輿而來。敗幸而返。趕回至修女院。在院長住房窗下一過。聞聽孫三婆兒。正護告自己呢。原來孫三婆兒。於方氏走後。心中暗道。他一年的工夫。奪我的生意。今既機緣湊巧。若再不設法陷害於他。如何能出這口惡氣呢。遂一脚闖入修院。悄悄的走進院長屋內。恰好正在無人。惟瞥見棹上金表一隻。不覺見物生心。輕輕將表納入袖中。賊頭賊腦兒的出門而去。一路上提心吊胆。東瞧西看。好容易的走至家中。將金表藏於隱密之處。又忽離眉一想。說聲不安。只管將表偷來。事若發覺。那使如何是好。立刻臉紅脖子。心頭鹿撞起來。繼又暗想道。一不做

二不休。我何不如此如此。一舉兩得呢。遂大起惡胆。又回修女院去了。走至窗下。輕輕的咳嗽了一聲兒。院長道。誰呀。三婆道。是我。王院長道。三婆兒呀。請進來罷。三婆道。天氣甚冷。我特來烤火來了。說着。便推開屋門。走將進去。王院長道。你這一程子。也沒來過。今天怎麼這樣閒在呢。三婆兒道。不用提咧。近來忙的了不得。不是給這家做嫁衣。就是給那家作大被。這院中的活計。又有那李媽。替我分手。所以我也沒有機會了。王院長道。我實對你說罷。本院將李媽留下。是爲救他一命。將來他找着頭向。這院的活計。還是煩勞你的。三婆兒道。那豈敢麼。那李媽。織織妙手。做的自然是好。我這拙手笨脚的。恐怕伺候不了。王院長道。這是那裏的話呢。這院修女。也不穿紅戴綠。綉衣花錦。何用巧工妙手呢。只因見李媽。身遭大難。心實不忍。所以安插在此。叫他對付。接着做就是了。三婆兒道。李媽必是手段巧妙。心地活潑。不然。怎麼只在院一年。就大發了財呢。王院長笑道。嚙他

也不過賺碗飯喫。強活性命。發什麼財呢。三婆兒笑道。你老人家別糊弄我了。我看見人家佩帶金表。那不是發了財麼。院長奇異道。他何曾帶表呢。三婆兒道。我方在大街之上。遇見李媽。見他半藏半露。在衣襟上帶着一隻金表。我方要去看。他便掀蓋蓋的走了。王院長向卓上一肼說道。原是我的金表。他暗行帶去。街上玩鬧兒的了。三婆兒道。越情是你前呀。我說他那窮氣樣子。也不配帶金表呢。王院長道。李媽到院以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甚爲雅重。怎樣今天。竟在大街之上。鬧起體面。擺起架子來呢。待他回來。必囑咐他一番。話方說完。只見方氏一步邁進來。王院長向方氏道。你在大街上逛逛。爲何帶着表呢。我實話對你說罷。那表是二十元買的。不是一文半文的東西。若粗心碰壞一點兒。就是一大堆錢。你快着給我摘下來罷。方氏驚訝道。這話從何處說起呢。我何時帶了你老人家的表呢。王院長道。快着給我。別同我取笑了。方氏更着急道。我是沒有拿表。

的院長的表。若真失了。就快找找罷。只見三婆兒道。李大嫂子。別裝些個架勢。糊弄人了。凡事總有個真假。是真假不的。是假真不的。俗語說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若要人不說。除非己莫做。鳥飛都有個影。你能糊弄誰呢。你說沒有偷。你在街上撫蓋的。是什麼呢。方氏道。我在街上撫蓋什麼了。三婆兒道。不是這個麼。說着用手向方氏懷中一伸。將求彌撒的洋元。取出來了。花拉一聲。在卓上一擊。怪聲說道。這可奇了。怎麼那個金表。一會就變成洋元了呢。此時王院長也想方氏。或者有緊要用項。所以將金表拿去抵押。也未可知。只聽三婆兒又說道。李媽呀。你爲何做這樣的事呢。你沒有聽見王院長說麼。那是用二十元買的。不是個賤東西兒。你今轉賣何處。快去贖回。別叫外人買着賤的。使別人得着便宜。方氏更着急道。我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這是何苦的妄証我呢。三婆假裝生氣道。配咧。我犯不上妄證你。你偷的表。不是我的。如今被人看破。也壞不着。

我的名譽。我勸勸你。也是好意。既不叫我說。我也不瞎干涉了。你講說的好事。不關心。棒不打腿。我這是何苦呢。說罷。冷笑一聲。悻悻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方氏被逐出修院 錢氏難中訴情由

詞曰 細問虛實真妄 嚴防巨蠹神奸 花舌巧語進甘言
能使善惡翻變 一入小人羅網 終難打破迷關

情同浮海入雲烟 是是非非莫辨

話說孫三婆施此惡謀。行此鬼計。將王院長打入迷關。把方氏夫人。推入冤海。一則底細不知。妄加猜疑。一則心內含冤。有口難辯。他又將方氏搶白一番。冷笑去了。這裏王院長。又問方氏道。李媽呀。你自到院以來。我看你忠厚老實。怎麼今天。到這麼不誠實起來了呢。常說的話。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你只管說給我。我

是寬厚爲懷。不追既往的。方氏哭訴道。噯呀。我這苦命人。連遭坑害。可冤到底了。怎麼你老人家。概世的聰明。如今也信別人的讒言呢。我自到院以來。有過不按理的事麼。我雖貧苦出身。到底也是歷代的公名。深受教育。我先夫也是七品的知事。子兒表是嘗帶過的。我豈不知道是個貴重東西麼。且盜竊人物。有賠補之嚴命。我縱天胆。亦不敢將救靈魂之事。當作玩戲的。王院長道。看你的品行穩重。心志清潔。平我的心。是不敢疑惑你的。到底你既沒有拿表。你這洋元。是從那裏來的呢。方氏道。噯呀。原來你老人家。是爲這個起疑呀。事到於此。我也不瞞你老人家。我先夫亡去一年。糊撇未做。我幾月的工夫。省喫減用。積累洋元幾塊。爲在丈夫週年日子。求神父行祭道禱。速救亡靈。小婦人恐別人笑我多情。故自行出去辦理。不料神父出京。沒有得見。遂把洋元帶回。這是洋元的來由。萬不是從金表來的。望院長明察就是了。王院長道。李媽呀。你既如此說。我也就不問。

你了。你也知道。世人好欺。天主難瞞。今生爲惡。死後有報。世上不義之財。死後可要賠補的。方氏一聞此言。便跪在地下。大聲悲哭道。天主呀。天主呀。你是燭照人心。明人隱微的。你是全能全知。賞善罰惡的。我若竊人之物。偷人之表。求主罰我。現世遭報應。後日得永苦。天主呀。若有人讒言妄証。求主也寬恕他罷。王院長見方氏向天發誓。不覺動心。暗想三婆兒。鬼計多端。千萬不要輕信他的言語。李媽品行端方。也不要委曲他。此事必須詳察。漫漫辦理。主意已定。遂慰別方氏。暗自揣摩。此事的始末。細想三婆兒一年之久。手工未做。未必不以此懷恨在心。陷害李媽。此事或者三婆兒所爲。嫁禍於李媽。也未可知。又一想道。不是不是。三婆兒來時。我原在屋內。此表非三婆兒所偷無疑。再者李媽帶表。也是他語中帶出來的。並不是箭直裏說的。以此看來。李媽難免嫌疑。並不是三婆嫁禍了。到底李媽爲人。或不至於如此。又在各處尋找了一回。也不見表的踪跡。心中雖很

不欲想李媽偷表。然據各方面的光景。其中的理由。又不能不是李媽所做。左思右想。不得究竟。再說李媽偷表的話。傳揚出去以後。一院的修女。全驚奇的。了。有的說那忠厚的李媽。決不如此的。有的奇怪李媽外披人皮。內藏歹心的。有的半信半疑。不生議論的。獨一修女。因爲底細不知。就到院長屋內去問。王院長正仰頭細思。心續如麻。不知如何辦理的時候。忽見修女進來。便將沒表的情形。向他告學了一遍。並說若以公理裁判。此事必係李媽所做。然以心性而論。亦未必是李媽所偷。或者魔鬼弄巧。要使李媽受盜竊之名。使我修院犯妄証之罪。你可將李媽先如此如此。恐嚇一番。再作道理。修女答應一聲去了。再說方氏。回到自己的屋中。涕淚交流。哭不成聲。以爲時運不好。命途多舛。今日方得此安身之地。眼下又來意外之殃。方叫主求憐的時候。忽聽屋門。噹啷一響。走進一個修女來。自己尚未開言。只見修女。怒目橫眉。用手一指。呵道。好李媽呀。你自到

院以來。我們待你不薄。你恩來不報。反來爲仇。竟將我們院長的金表竊去抵押。若依法律。必將你網送當官。嚴刑處治。幸我們院長。海量婆心。既往不究。你若將金表來由。實話說出。我們還恩情不斷。供你衣食。若仍瞞心昧己。固執不聽善勸。攢起死牛牴角來。我們院長。不同你一般見識。你就從此走開。別給俺們現眼咧。說罷將身一轉。頭也沒回。氣忿忿的就出去了。方氏在萬難之中。聽了這些妄証之音。好似大棍當頭。漫天空裏。打了一個霹靂一般。等時渾身多擦起來。及修女走後。漫漫的定了定神。暗想自己。真是不幸。自至京師。受了多少的魔難。今天那慈善可愛的院長。怎麼也變了心呢。後又想道。是了。我在院住久。人家喫虧太大。又不欲明明的逐我。故托言沒表。做個逐客之令。不逐之逐。想這碗飯。是喫不上的了。我何不悄悄地出門。給人家去了。這個厭物呢。又何必等人家牽衣拉襟。往外推呢。中心想畢。便連叫了幾聲天主。天主。又因爲怕院長生氣。所以也沒

有拜別。竟然秋波含淚。兩腮帶羞的。暗地出門去了。時鐘鳴六點。天色昏黑。陰雲密布。星宿無光。加以北風瑟瑟。雨雪紛紛。六出片片。明星遠增。億兆白浪滾滾。乾坤遍起銀波。雖電燈照耀。却少行人。方氏女流。冒於風雪之中。既無親友。那有投奔之地。欲乞人以求憐。則朱顏羞。欲入店而投宿。則瓜李有嫌。冷雪打面。寒風入骨。不覺哭聲。賢妻。何拋我於此。流離之中。叫聲愛子。何不來暖我空冷之懷。求了又求。一聲慈主。收我靈魂。罪人災難受够。不欲於世了。一邊哭涕。不知走了多少胡同。單見風聲越大。雪花更緊。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少頃雲深頂尺。受盡跋涉之苦。面無頭巾。烏雲變作白髮。雪衣其凍。眼淚結冰。及至半夜。電燈息止。伸手不見五指。扶牆摸擦而行。也是天無絕人之路。主有好生之德。正在生死之際。無意之中。走進一個小破廟內。方氏不覺色飛眉舞。歡心頓起。好似冰冷世界。進了暖火宮。生死案前。得了救命牌一般。見廟只一間。四山壁立。正當中也。

不知是何泥像。遂把身上的雪。零畧的抖擻下去。坐在西南角下。覺着手足甚冷。腹內饑餓。雖現得一站足之地。渾身的痛苦。仍是難堪。然命運如此。爲之奈何。亦惟有將苦難獻於天主。當作天主賞的恩典。正在誦經求主的時候。聽見門外有腳步的聲音。好似有人行走一樣。後來聲臨切進。倏忽之間。走進一個人來。把方氏嚇了一跳。細看此人頭帶麻冠。身穿白孝。一進廟門。連喊了幾聲苦呀。苦呀。遂後撲奔西南角下去了。方氏正看的目瞪口呆。以爲不是賊人夜藏。定是惡魔作祟。今見向自己的門面走來。不覺喊了一聲打魔。只見那人。一聞鬼字。撲蹶一聲。栽倒在地。方氏見他栽倒。知是一人。便問道。你是何人。爲何黑夜之間。來此廟內。那人渾身多擦。萬般驚惶。牙關哥哥得得。聲音半連半續的說道。噯呀。人人說此廟靈跡。趕情尊神果然在此。望大神海量佛心。恕弟子前惡罪過。那偷賣苦兒。得罪和尚的事。全是我丈夫所爲。與小婦一字無干。方氏見他話內有因。知

道他是錯想自己是鬼。便說道：靈驗什麼呢？我也是被難的一個女子。今夜也是天緣湊巧。全廳流至此。你可將你的來歷說給我聽聽。你帶的麻冠孝衣。是給誰穿喪呢？只見那人。噯呀道：可嚇死我了。原來你也是一人。怎麼竟然說大鬼呢？方氏說：我說打鬼。那裏說大鬼了呢？那人道：你既不是鬼。你也看看我身上這些雪。怎麼說穿麻帶孝呢？方氏一看。果然渾身是雪。遂問他道：你怎麼也在這風雪當中。上這裏來呢？那人將身上的雪。拍打了拍打。說道：不用提咧。這全是爲我丈夫所害。以致如此。我夫妻本是蘇州人士。遷居京師。住在喇嘛街。挨着喇嘛廟。丈夫姓張。名叫張文泰。在宗大老爺府內充當書記。宗大老爺本是洋教人。我丈夫不知不覺。也受了他們的引誘。沾染了他們的習氣。也奉了洋教。恭敬了天主。我雖在家。終日燒香火。敬些個七雜八五的神靈。丈夫也不戒緊。兩口度日。尚屬平安。不料去年十月十六日。喇嘛廟裏的喇嘛僧。清晨起來。說是從西安門

口。拾了一個小娃子。無人養育。爲我西鄰汪大嫂介紹。硬派我給他奶着。每月也不給奶資。幾月以後。那個孩子。漫漫的大了。生來的美麗。長就的丰采。真是如玉如花。着人稀罕的。了不得。我天天樓在懷內。須臾不離。或在家中喫奶。或在街上遊逛。老和尚也時來看視。我的丈夫也極其愛慕。上月我丈夫告假回家。就將那孩。抱在懷內。口中嘆息了兩聲。說道。可惜這一個寶貝。竟落在和尚手中。雖現在家中收養。終是入於佛門。將來他的靈魂。怎樣救呢。那時我勸他說。人各有命。你也別枉作杞人之憂。那喇嘛僧。你也鬪不了。我的丈夫說。不然。他既不給奶錢。此兒自然是咱們自己的了。我說道。你說的那個。可辦不了。你想僧人多麼大勢力。一動嘴唇。就要了你的腦袋。我丈夫說。不礙。我是有門子的。以後我又勸告了半天。無如他好似黃蠟灌耳。置若罔聞。第二天將孩子抱將出去。後來我纔知道。將奶兒賣給他們宗大老爺了。你說這件事。着人可怕不可怕呢。人家和尚

來關。如何答應呢。起初我還東拉西扯。說丈夫抱將出去買點心。吃糖角。左遮右蓋的。糊弄過去。天長日久。那裏有不透風的牆呢。人家那和尚。一知覺。竟人馬三騎的。撬着門子。要開了人了。那時嚇的我。目瞪口呆。半晌方將丈夫做的事情。向他們說了。把賣兒的不好。全推在他身上。那時僧人。氣忿忿的回去。也不知道在什麼府裏。打了官司。我丈夫到底是有門子。前幾天。聽見說。頂天立地的那個大喇嘛和尚。也着丈夫打贏了。那些個和尚。一肚子悶氣。無地可洩。昨日將我的大門鎖上。要在我身上報仇。我這是乘夜脫逃。不料遇此風雪。失迷道路。今日咱們不期而會。也是前生的緣分。你可是何處人呢。方氏一聽見和尚拾的事。心中一動。暗道。別是我生的那個苦命的寶貝心。後又聽見說。那個孩子長的。如何美好。如何可愛。不覺思兒之情。油然而生。痛子之淚。涓然而下。今乘那人一問。便拭了拭淚。答應道。我也是身遭大難。聽流至此的。一個貧婦。我姓李。丈夫姓方。

名蒲大。是安徽人士。前年隨丈夫來京。丈夫被人陷害。以後我萍飄浪泊的。舉無定所。去年在危難中。生了一子。因被人追趕。竟拋在西安門地方。和尚所拾。莫非是我那兒麼。我曾將一隻金牌。掛其頸上。不知還有沒有。只見那人道。不錯。是有一金牌。有杯口大小。刻着一個男像。一個女像。還有字跡。我丈夫念了念。說是什麼銘恩製佩。我也聽不清楚。如此說來。是你那苦兒無疑了。方氏一聽。又痛又喜。又悲又樂。那失兒之苦。得兒之歡。交集心中。恨不能一時。將兒樓在懷內纔好。於是緊央那人。領他前去。那個錢氏。勸了他一回。說不叫他這樣心急。然後兩人。又談開了別的了。越談越高興。越說越愛說。工夫不大。已晨鷄報曉。日上三竿了。那時風平雲止。天氣清朗。自有巡警出來。打掃道路。然後馬車氣車。東洋車。幾冷瓜拉的。也行走開了。因爲方氏緊催。所以兩人出了小廟。尋找苦兒的了。不知苦兒下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西安門喇嘛拾兒 宗公府黑夜失子

詞曰 世謂僧人行善 其實混亂規法 漢明往請至中華

惹得人人唾罵 寺觀空名善地 佛宮妄謂寶利 空

言渡世祖佛法 綽號民賊莫差

話說北京有清皇設立了一座喇嘛寺裏頭住着好些個拉麻僧。那些人雖身在佛門。假托慈善。然終日仗着朝廷發橫。欺壓平民。日賭夜卜。整天家不做正經。白高高的掛着行善貞潔的幌子。可是一點人事不幹。無怪乎韓愈稱他們爲民賊。真是他們名實相稱的。一個綽號。有一夜那個大喇嘛。出去在戲樓賭場。轍夜未回。及至晨星高懸。紅日將出。他掏出表來一看。已至四點。以爲店門將開。行人登程。我必速速回去。不然是被人看見。壞我和尚名譽的。遂乘明月已沒。紅日未升的時候。一脚踏出大門。回廟去了。及行至西安門。遠遠的

聽見涕聲呱呱。哀鳴嗷嗷。遂順聲走去。見城門以內。一縷破襟。裹着一個初生的娃子。小手雙叉。兩手半開。桃腮上微帶着一點憂容。眼角下暗含着兩行嬌淚。頗有乞憐告苦的情狀。喇嘛僧見了。也起了個憐愛的心。不覺說聲阿彌托佛。這是誰家的苦兒。竟拋棄在此。我和尚雖行惡萬端。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不將他抱入廟中。做個收緣的結果。主意一定。將衣服解開。將苦兒抱在懷內。苦兒得暖。也就不啼哭了。和尚等了一會。顧了一輛東洋車。回到廟中。就找了王文泰的妻子。錢氏奶養。丈着有勢力。不給工資。文泰奉天主教。素稱熱心。今見此兒。脖帶金牌。知是教中嬰兒。所以也。不同和尚計較。甘自喂養。過了幾月。此孩漫漫長大。生的是方面大耳。如玉如花。一雙慧眼。比衆精瑩。口如櫻桃。面如敷粉。仔細看來。長大成人。定是一個偉器。夫妻兩人。視如掌珠。便有不欲還的意思。無如京內喇嘛。無人敢惹。左思右想。沒有救他的方法。文泰便嘆道。此孩長大。必入

佛門。將來在廟中。學些異端。敬些邪神。靈魂是必下地獄的。我雖不會。也是無可奈何。現宗君天寶。正缺子嗣。不如獻給他。以救此嬰兒的靈命。想宗老爺。是不懼他們的。原來宗天寶。是蘇州人。同文泰同鄉。自小受先人的教訓。熱心公教。科舉以後。遂登仕途。現爲外交侍郎。他的妻子。姚氏夫人。胎荒不生。是以家無璋瓦之弄。終少螽斯之慶。宗君雖有財有勢。有爵有祿。然而後嗣無人。終日悶悶。一日正在書齋獨坐。忽書童報告。外面有本府書記王先生求見。天寶立命人傳呼進來。文泰見禮以後。就將和尙拾人。其妻奶養的話。說了一遍。並說苦兒頸上。帶一金牌。必是公教之子。若聽其長大。歸入佛門。靈魂將來是難救的。鄙意欲將此子。獻給大人。一來大人不致缺乏後嗣。二來也救了他的靈魂。經云。救一個人的靈魂。就如救了自己的靈魂。不知尊意若何。宗天寶。半世無子。今日一聞小子二字。歡欣無似。把絕戶的憂愁。拋在九霄雲外。出了遂向文泰道。如此甚好。你可

快去抱來。文泰道：抱來好說。惟這達賴喇嘛有權有勢，若被他們知覺，大人可惹起他們了麼？天寶道：我官至三品，想這喇嘛，我是不怕的。請你放心。保管無事。文泰聞言，遂辭了天寶，回家抱娃娃的了。他的妻子錢氏，原不奉教，迷信種種邪妄，兼又胆小，所以不欲丈夫抱去。文泰那裏肯聽？第二早起，硬將嬰兒獻給宗老爺了。天寶夫妻一見此孩，頭大面白，鼻似懸胆，目如秋波之水，腮若春梅之花，真是一個真珠瑪瑙，金銀玉石，換不了來的一個寧馨兒。歡喜的他們老夫老妻，咧着老嘴，笑個不了。遂收爲義子，起名叫宗白。取其身體潔白，爲人所愛的意思。姚氏夫人以奶母尚未聘定，遂親自喂養。過了幾天以後，此事漫漫的傳說出來，就有屬下的官員，連平日知心的朋友，聽說宗老爺得兒，全要到衙拜賀。天寶拒辭不出，遂在本府開席設筵，定日接待。至期來的人員，自然不少。在宗府整整的忙亂了一天，到了晚上，姚氏夫人因爲召待賓客，身體覺乏，遂樓着可愛的宗

白睡覺去了。剩下宗天寶、王文泰及本府的幾個執事。連楊青、孫紅兩個護院的。一班人士。在客廳裏。開起談話會來。及至十點。文泰說道：「這幾天的工夫。難道和尚還不知此事麼？怎麼也看不見他們的動靜呢？」天寶道：「據我看來。和尚拾兒也不過是吾人惻隱之心。並非有愛於苦兒的。不然。怎麼不給奶資呢？他既不愛。估量也就不着意了。」文泰道：「這也奇了。和尚那樣橫行無忌。借事詭人。今日怎麼變了性格呢？若果如此。真是天緣注定。」宗白少爺該着同你老人家。是一家子了。話剛說完。忽聽見院中。嘈的一聲。電燈也滅了。楊青連說：「不好。有人。大家立刻出去。」點上了一個提燈。見電燈上的鐵絲。已斷。好似用刀削的一樣。大家正在奇異。忽聽闐的一聲。東房上着了火。單見火光四射。人聲鼎沸。鬧的家翻宅亂。裏外驚慌。在火光之中。忽見一條人影。向北而去。楊孫二人。追蹤尋跡的。跟下去了。姚氏夫人。在夢中驚醒。聽見外頭人聲叫號。不知何事。心裏還說：「他們只顧這樣。」

胡塵也不怕嚇着我這個寶貝兒。說着向懷中一摸。那知宗白不翼而飛。毫無踪跡了。不覺心中一驚。連喊了數聲。了不得。外頭的了環也無人答應。自己就快着起來。穿好了衣裳。走至院中。見他們在外頭。指手畫脚。高呼大噪的。講究着火呢。姚氏夫人不覺發怒道。半夜三更的。你們不在屋裏睡覺。在這裏胡鬧什麼呢。一個了環笑道。噯。越情你老人家。纔醒了呀。你通通耳朵。你聽不見水龍的聲音麼。若不是滅的緊。早把你老人家。燒成胡火炭兒了。姚太太向東一眄。果見煙氣彌漫。人聲鼎沸。果是救火的光景。遂又問了環道。你們在此看火。爲什麼將嬌兒偷抱出來。若嚇着他。我是不依你們的。那了環發楞道。小公子自然是在被窩裏躺着。我們那裏有那們大胆兒。將他抱出來呢。姚氏夫人道。這可奇了。怎麼我一醒就不見了呢。此時救火隊用水龍已將火勢撲滅。所以宗公入內來了。及到了院中。聽見夫人將宗白失去。不覺吃了一驚。以爲這不是賊人行竊。定必

是和尙偷兒。遂喚家丁各處尋視了一遍。也不見踪跡。檢查各物。也未遺失。宗公不覺納悶。以爲這必是和尙作祟了。不然怎麼別的沒有失呢。但是堂堂喇嘛。人人皆知。你既不欲我收養此兒。爲何不前來理論。當面領回。竟然效法雞鳴狗盜。作這暗昧的事情呢。夜偷嬰兒。我自不怪。若在京城之中。夜進人宅。天子脚下。官府放火。這樣無法無天。我是決不能饒的。遂進了書齋。方想着寫張奏摺。明日動本。忽聽屋門一響。楊青孫紅。走將進來。只見他二人。汗流如水。氣喘不止。宗公道。你二位辛苦了。可看見什麼踪跡。沒有楊青道。幸天主保護。已將小公子救下。宗公驚喜道。嬰兒在那裏。單見楊青解開衣裳。從懷中將宗白抱出來。宗公喜不自勝。立將宗白接過來。交給姚夫人去了。再說文泰的妻子錢氏。自丈夫去後。日夜不安。恐怕和尙知覺。找來不依。起初還遮三蓋四的。瞞弄衆人。後來天長日久。終透於和尙耳內。京中喇嘛。淨是欺人。那裏受過別人的氣呢。今日一聞此

言。怒氣填胸。立刻邀齊數人。闖進王家住宅。立追着管錢氏要人。錢氏早嚇的骨軟筋酥。多搽的成了一團。半晌方說設計買兒。全是丈夫與宗公所做。與小婦人一字無干。有一個僧人。方要開首瘡打。被別人攔着。說打他何用。這全是宗天寶與我們作對。他丈着他三品官爵。屢次欺辱佛們。今天打上門來。明明找事兒。他這也太歲頭上動土。獅子嘴裏拔毛。若不着他。知道知道我們的利害。估量他也是不服的。說罷。遂命人將王宅看起來。別叫錢氏走了。一群禿頭兒。忽回廟去了。到了晚上。衆喇嘛聚會。正商議怎樣彈劾。宗公的時候。遂門上報告。現有五台山五台真人。前來拜見。衆喇嘛一聽。分附有請。不多時。見門簾一起。進來了個僧人。有四十的年紀。濃眉大眼。薑黃臉皮。身穿黑廠衣。見禮以後。各道寒暄。此人名叫江重禹。是山西有名的江洋大盜。住在五台山。也長與京內喇嘛。有個拉攏。這一次是犯案被捕。從獄中脫逃。來至京師。當下述明來意。以後。他就問衆位

喇嘛。今夜會談。可有重要的問題麼。衆位喇嘛道。可不是有件。出不來氣的事情。江重禹道。有什麼出不來的氣呢。衆喇嘛遂將怎樣拾兒。怎樣顧奶。連宗天寶硬行強買的話。說了一遍。且說兄弟們。這是會議奏効。並非私行報復。江重禹道。若以我說。此事不如先將嬰兒盜來。明日再上朝勳本。叫他賠人。或者可以制倒於他。衆人一聽。鼓掌稱善。連說江兄既有此妙計。此事全賴辦理了。江重禹也不推辭。立即束縛停當。別人指示了道路。便騰身上房。向宗公府去了。宗公家丁。熱鬧了一天。全是人困馬乏。早就安歇去了。江重禹到了宗公府。各處探聽了一遍。知道所盜嬰兒。在上房睡覺。他使用刀將院中電絲砍斷。滅去電燈。以迷惑衆人的眼目。又恐進了上房。被僕婦知覺。便在東院耳房上。放了一把火。用調虎離山計。將人們領出去。他便攝跡潛踪的進了上房。把宗白輕輕的取出。抱在懷內。然後隔牆竄瓦的。回廟去了。不料一出宗府。宗白從夢中驚醒。哇的一聲哭起。

來了。楊青孫紅聞聲追去。趕到喇嘛廟。也沒趕上。也不知怎樣。扛賊方要進廟的時候。忽然躍起兩位英雄。手使尖刀。向重禹擡頭就是一刀。重禹一閃。騰身一蹤。那人舉手一槍。重禹隨聲落地。此時宗白九死一生。危險已甚。幸槍彈打入賊人的腿股。把賊人拿住。楊孫二人走上前去。同那二位見禮。原來重禹出獄脫逃以後。省中差來提人。虛倪縣知事。遂聘請兩個有名的偵探。一個姓宋名子與。一個姓陳名考先。挾着公文來京捉拿。早探知他住在喇嘛寺。所以在廟外等候。這小子也是惡貫滿盈。今夜竟被擒於此。二人之手。當下楊孫同他們見禮以後。陳述了原委。大家方纔明白。楊青從賊人懷中奪出宗白。見未曾受傷。滿心歡喜。立時抱在懷中。宗白也不涕哭了。然後又講宋陳二人同至宗府。二人應允。遂挾着重禹。赴宗府去了。到了宗府。楊孫二人先進去。交了宗白。然後陳述得孩子的情景。並言宋陳二君及賊人亦到。現在門外。宗公分咐請進來。不多時。宋陳二

君牽着賊人進來。用鎖子鎖訖。後同宗公也見了禮。宗公說了老些個辛苦感激的話。後獻茶會談。也不必細表。第二天宗公行文司法部。陳述夜間和尙遣賊偷人放火種種不法。未知司法部如何判定。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張務仁害死方氏 李太僕巧斷凶人

詞曰 別想欺人害世 須知公理照然 存心詭詐逞凶殘
終是自身遭難 無謂良心可昧 公平報應不愆

世人耳目好欺瞞 難避上天明鑒

話說喇嘛僧打發重禹偷人放火。指望將宗公害倒。使他一敗塗地。那知夜間重禹彼獲呢。當下司法部接到文書。過午高等審判廳。開始裁判。將兩造人証傳齊。裁判長查問明白。深斥喇嘛通奸濟盜。有

犯佛規。理應與盜賊同罪。今特從權。以金代罪。江重禹萬惡滔天。着卽帶回本省。聽候發落。宗公嗣子。理應歸宗府收養。其被火損失。卽着喇嘛按數賠償。喇嘛僧人。以滿理的事情。如今得了這樣結果。那裏能以忍受呢。結案以後。氣忿忿的回到廟中。一肚子悶氣。無地可洩。立時打發人。將文泰的住宅。看鎖起來。欲乘無人時。在錢氏身上報仇雪恨。那知錢氏夜間偷逃。也沒有施展出他們的恨心來。再說錢氏。聽說喇嘛被訴。以金代罪的話。深服丈夫能耐不小。後見和尚要在自己這身上出氣。又不勝駭起怕來。以爲和尚有權有勢。我這女流。怎樣敵的他們呢。又恨丈夫做下禍患。不管自己。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得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遂乘天氣昏黑。竟然出了大門。溜出去了。心裏想着。欲上宗公府。投奔丈夫。不料風雪大作。失迷了道路。半夜三更。摸捺的一個小廟裏去。無意之間。見了方氏。兩人各訴來歷。甚相欣慕。第二早起。出了小廟。赴宗府去了。一個是投夫避難。

一個是道夫尋子。雖然心裏喜不自勝。然而一夜受凍。兩腿發麻。而且道路泥滑。不便行走。正在疑難之時。忽聽得後邊轆轤有聲。來了兩輛東洋車兒。錢氏一看。說聲好咧。咱們僱一會車子罷。方氏在京一年。是沒有玩過闊的。那裏知道車子怎麼僱呢。今見錢氏要僱車。只得由他使了。單見錢氏將手一擺。說聲車子過來。那兩個車夫。正沒有買賣。一聽人喚。就歡歡喜喜的跑過來。連說太太上車。太太上車。只見頭裏那人。有二十多歲。漆黑的臉面。後邊那人。有五十來的年紀。大長的鬍子。好似父子一般。方氏心裏的話。俗語真是說的不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看這個人。他爹還沒有死。又續上他兒了。必是脚尖兒上有些本領。不然怎麼祖輩流傳的。做車奴的勾當呢。又見錢氏向車夫道。我是上宗公府。道上還要遊玩遊玩。也不用同我說價錢。若是拉好了。自然是多多的賞賜。車夫連說是是。錢氏又請方氏上車。方氏也不謙讓。就上了後頭那一輛。錢氏上了頭裏那一

輛又說聲穩穩當當的。聽我指教。車夫又答應一聲。然後兩個車奴手握車轅。頭帶繩套。邁開兩腿。飛起兩腳。拉着兩個婦人。好似射箭般的向前走了。一道上。錢氏自然催着快走。那個車夫又壯又年輕。自然跑的很快。一會就將這個老的花下了。方氏坐在車上。看見那個老者。以人代畜。不勝的可憐。復又見他汗流如水。氣喘不止。所以雖着錢氏花下。也不忍的催他。不料錢氏之車。走的太快。起初還見一陣揚土。趕過了幾條胡同。便踪跡杳杳。不知去向了。那個老車奴糊而糊塗的。轉了幾個灣兒。瞪着兩眼。也不知道怎麼走了。方氏思兒之心。何等急切。因心痛他。這麼大年紀。不忍逼迫。今見他站立不動。不覺也催了聲快走。老車奴回頭道。上那裏去呀。方氏道。你趕上頭裏那輛車。就認識道兒了。車奴道。不認識道。怎麼能趕上呢。方氏道。我會那車上的婦人。是上一塊兒去的。你不趕上他。怎麼知道上何處呢。車奴着急道。京城這麼大。不知他們走了多少胡同了。你不

指給我道。我怎麼趕上他們呢。方氏道。我是上宗公府去的。車奴道。宗公府在何處。方氏道。我只聽見他說。宗公府。並不知在何地方。車奴道。這可奇了。這京都南北二城。方圓四五十里。有名的大街三千六。無名的胡同萬萬千。若光說宗公府三個字。我拉的你那裏去呢。方氏一聞此言。暗道可也是呀。不說給人家何街何巷。人家怎麼走呢。但是姓錢的。光對我說是宗公府。如今他已遠去。這個事可不好打聽了。我若失了機會。愛兒可就摸不着見了。遂向車夫說道。你既不知道。我也就不坐你這車了。說罷下車就走。車夫說道。不坐也行。這半天的工夫。是不能白辛苦我的。方氏道。那是自然。我一倍子。沒站過便宜。沒賣過乖。你雖然沒送到我底道。我也是不白你的。你要多少錢呢。車夫見方氏。是沒有出過門的光景。遂安心訛賴。張口要一塊的腳價。方氏知是欺人。有心不給。恐同他在大街之上。吵吵鬧鬧。一來失自己的體面。二來相反愛人的心腸。幸有做彌撒的錢。尚

帶在身邊。遂給了車夫。好幾月的工夫。省吃減用。針上削鐵。集積了一塊洋元。如今竟便宜了這個老奴。這也是他愛人的好處。方氏下車以後。覺着飢腸轆轆。遂買了些吃食。復又前走。單見兩旁樓閣蔽日。街上行人如織。問人以宗府。則不顧而行。訊人以愛子。則相視而笑。前途茫茫。幾如五里霧中。一身渺渺。頓陷迷糊陣內。前行後退。既不能遇錢氏之踪跡。左旋右轉。亦不得宗府之門第。及至日落西山。月出天上。心想今日住舍尚無。頗覺不安。後經過一條東西衢。見路南一坐廣亮大門。一對石獅。門旁兩立。上有扁額一方。是白灰打底。寫着公館兩個大字。方氏正仰頭細看。忽聽裏面有人叫道。你進來歇歇罷。張望什麼呢。方氏聽着聲音怪熟。因爲天色黃昏。也看不清是誰。就順步前行。方進了大門。見那人非他。正是害他的那個表兄張務仁。仇人見面。分外的眼紅。嚇的方氏。胆戰心寒。五內俱裂。真如山中見了豺狼虎豹。白日見了路濟夫爾一般。立時轉身就走。務

仁那裏叫他走呢。四外眡了眡無人。一把將他搥着。方氏纔待要讓。務仁兩手一招。竟將方氏制死了。你道務仁爲什麼到了這裏呢。原來李太僕前日來道京師。聞妻子慘死。痛哭了一場。第二日辭別了神父。同武克回任去了。道上二人。雖在車中談談講講。然而賢妻中道云亡。自己壯年喪偶。伉儷不終。中饋無主。回想琴瑟調和。可憐今日斷絃。不覺暗自傷神。眼圈一紅。留不着的淚珠兒。撒豆般的。吊下來了。武克安慰了他多少言語。方始收淚。一日入了山水界。到了陷龍港。因爲那徒杠橋不能過車。所以也沒有經武家集。天已正午。到了江邊橋。這是山水縣的一個大鎮。店橋東有店。名叫悅來。太僕的車。駛將進去。店小二相帮卸車溜馬。一陣好忙。然後引至茶樓。太僕進去。見裏面商人盈坐。茶客滿屋。或是喫茶。或是飲酒。不是高聲說笑。就是猜拳行令。鬧的樓上樓下。好不熱鬧。獨獨的西北角上。有三個人。鎖眉擠眼。吐吐喫喫。相似有什麼背人的事。一樣太僕一眡。見

北邊那一個。很覺面熟。抬頭一想。原來是王二小。自橋上分手。頗爲卦念。今日一見。那裏有不同他說話的道理呢。便走上前去。豈知二小。賊人胆虛。忙把鬼眼一轉。向別人使了個顏色。三人慌慌張張的。抵着脖子出門去了。太僕不覺怪道。二小同我不期而會。怎麼竟不理我呢。難道我認差了人了麼。武克見太僕發楞。就問叔父爲着何事。這樣驚疑。太僕就將二小的事情。一說並問你可認識那兩人麼。武克道。後頭那人。我不甚熟識。當中那小子。却是認得的。太僕道。他係何人。武克道。那是本店的主東。姓江名貨新。太僕點頭。然後要了茶水。叫了酒菜。大家喫完。然後會了錢鈔。套車赴衙去了。一路無話。趕到了衙中。太僕剛下車入內。便見門上稟道。老爺可回來了。昨日在城南子虛鎮。出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正等老爺審問呢。太僕道。什麼重要案子。門上回道。是宗教競爭。害死洋人。太僕一聽。暗喫一驚。便問道。你們可驗了沒有。門上道。昨日驗了。是用繩勒斃。凶手名楊。

志清現已拿住。太僕道是了。分咐三班六房。掌燈開審。門上答應而去。到了飯後。便預備公案。傳集刑役。喊了堂威。然後李公入了公座。書記呈上名單。李公一看。原告是寫的宋喜。李公先說宋喜。然後衙役門丁齊說宋喜。宋喜不多時。宋喜到案。李公細看。見有二十多的歲數。身穿一身黑衣。眼珠亂轉。頗露一種不安分的光景。李公道。你就是宋喜麼。那人應道。小人便是。五年以前。我從着一個外國收師。如今他被人害死。所以前來代伸冤枉。李公一聽。方知被害的人。是誓反教的牧師了。後又問道。你主人可是怎麼死的。從實說來。本知事與你做主。只見那人未語先哭道。前一天我主人在宣講所演說。忽然來了幾個光棍。出言不遜。在講堂之上。同我主人。吵鬧起來。後經人勸解。始行散去。不料半夜三更。一夥匪徒。闖進門來。將我主人勒死。及至家丁起來。只拿了一人名楊志清。是天主教二毛子。這是實在情形。乞老爺深究凶人。一來給我主人雪恨。二來免出重大的

交涉太僕一聽裏頭很有些離奇。不能明白。以爲匪徒害人。自來是用槍械。鮮有用繩勒的。再一說。匪徒害人之時。就沒有知覺的麼。既是知覺。必出而救護。如今怎麼只害死收師。沒有傷及他人呢。裏頭現有情弊。便傳楊志清。差役齊喊帶楊志清。不多時。帶上一個老頭來。有半百的年紀。一縷蒼白鬚子。滿帶儒者的氣像。雖身被腳鐐手銬。絕不似殺人的凶徒。來至案前。先吊了幾滴眼淚。太璞問道。你就是楊志清麼。老人答道。小的便是。太璞道。你快將夜搶財物。害死收師的話。從實說來。旁邊差役連喊快說。快說。志清哭道。可冤死我了。小的自小領洗。緊奉教規。五誠是不敢犯的。怎麼敢殺人呢。太璞道。你既沒有殺人。怎麼人家將你送案呢。志清答道。老爺呀。這裏原有一段情節。別人不知道的。我受神父的托靠。在我們楊家庄教讀。一日。宋收師到了敝館。我二人談了半天。頗屬得心。雖崇尚不一。各奉各教。到也兩不相防。竟成了相知的朋友。前天宋君在演

台宣講說聖母不是天主之母。不當恭敬。偏起的小人鄰舍楊志明楊小川等在場。當面竟同宋收師爭論起來。宋收師以爲他們有犯宣講條例。竟將他們網縛。意欲送縣懲辦。是小的聞知。前去解勸。方將他們釋放回來。我就同宋君飲起酒來。也是一時高興。喝了個酪丁大醉。當晚也沒有回去。就在宋君客廳以內宿了。起我酒醒過來。睜眼一看。噯呀。宋君的屍首。竟躺在我面前。及小的一喊。立即上來了幾個家丁。將小的網了。硬說是小人害死。這是一往真情實話。求青天大老爺。細察原委。太璞聽言觀色。諒不虛詭。心想此事。必有些情節。但左思右想。不知凶手何人。當晚退堂。暫將志清寄在班房看管。又出簽稟。拿志明小川到案。一夜無語。第二早起。早飯方畢。見門上捧呈公文。是上司來的文書。大意即責太璞。對於外人不加保護。致使外客彼戕。罪無可辭。末飭速將凶犯拿獲。就地正法。太璞接到文書。立即駕上馬車。帶了官醫。赴子虛鎮。重驗屍傷去了。自然是武

克騎馬護送。本處地保聞信，早打點公座，預備一切。李公車馬一到，地保就迎接到。誓反教堂裏去了，大璞親自將屍身驗了一遍。心裏早已明白八九。入坐以後，立召本堂人丁，一律到齊。一個也不許少。不多時來了三十多人。有的是執筆的先生，有的是做活的僕役。有的是衣裳楚楚，公子打扮。有的是鞋襪破爛，農人的光景。黑白不一，瘦胖各殊。大璞問道：「本堂的人役，全來了麼？」衆人答應說：「全來了。」大璞道：「宋君被害，志清戕人，想你們全欲一齊署名告發的。本知事必與你們主人報仇雪恨，捉拿凶手。但是你們必親手畫押，做此案的証據。言畢，將原呈拿出，令各人書名。衆人那敢抗違，立即一個一個的，在大璞面前畫了。到了末了，那人太璞仔細一看，有三十的年紀，白臉膛，穿着一身的綢緞，問他的名字。他說他叫吳能。太璞吩咐將吳能帶縣，立即打道回衙去了。到了衙門，立即升堂。提吳能到案。吳能尚在夢中，不知所以。到了堂上，見太璞厲聲說道：「吳能，你快將害

死未收師的情由。從實說出。免的本知事動刑。吳能至此。見事情已漏。遂吐露了真情。未知所說何事。請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李太璞私訪無頭案 壞柳二擲頭害村人

詞曰 富貴迷人太甚 財帛害世堪憐 拋妻別子總由貪

利欲熏心可賤 金玉雖云可寶 當知廉恥爲先

平居俟命享安然 不必妄貪受患

話說太璞子盧鎮驗屍回來。心裏早有主意。立時升堂審問。吳能道。好你這個恩將仇報的東西。宋牧師待你多大的恩情。你竟心懷陰謀。暗行殺死。快將已往真情。從實招來。以免皮肉受苦。吳能一聽。如大棍當頭。疾雷震耳。那裏還有魂兒。唎不禁面顯驚慌之容。身作抖擻之貌。口中哆哆擦擦的說道。大老爺呀。小人自小奉公守法。不敢

胡作非爲。那裏敢殺人呢。今日主人被賊戕害。小的痛徹心肝。暗裏哭了好幾頓。巴不得他再活了纔好。惟求青天老爺。給小人的主人報仇雪恨。別無可稟了。太璞道。好你這個奸徒。竟敢在本知事面前如此狡展。我問問你。手皮之傷痕。是從何來。吳能一聽。暗吃一驚。心中說道。好利害。我這手皮。怎麼他也知道呢。遂又走了一步說道。我這手皮的傷痕。是被瘋狗咬傷的。這手與牧師。又有什麼關係呢。太璞冷笑了一聲。說道。你這人。真是狡賴。估量不同。你說明來歷。你是不招的。你必是貪圖宋君的財物人色。久畜害他的心志。夜間乘宋君熟睡。你們用繩勒其脖頸。宋君出氣不便。用手一搥。將你的手背搥破。現宋君指甲。尚帶血跡。宋喜的口供。也將你打入嫌疑。你還有什麼說的呢。吳能見把他的心地。及夜間的事情。全行說出。歷歷如見。深怕太璞精明。又恨宋喜將自己拉出。不勝忿怒。遂向太璞叩頭道。老爺不必再問。小的招就是了。小人是朱家庄人。家道本來富足。

二十歲上。同宋喜換帖結盟。做爲異姓的兄弟。後來於誓反教堂中。謀了一個差役。奉事宋君。然每見宋牧師。甘將銀兩。創作善舉。甚覺心痛。卽同小人計議。將宋君害死。挾着金銀。高飛遠走。所以夜間乘他睡覺。遂下了毒手。作出這殘忍的舉動。又一想楊志清現在客廳裏。何不用他頂替。以圖抵賴呢。遂把屍身移至廳所。又把志清捉拿到縣。以爲施此妙計。一舉兩得。不料瞞不過老爺明察。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報到臨頭。惟望青天老爺。筆下超生。太璞聽畢。不禁嘆宋君來華的初心。本爲傳教。因用人不當。反死於下人之手。遂命吳能畫供。然後提宋喜。只見宋喜。猶外充君子。洋洋得意。到了案前。吳能也沒有等太璞說話。便向宋喜道。我已將真情說明。你也別隱藏着了。這是天意。當然。理應如此。宋喜一聽。連罵怯小子。真沒有骨頭。你既招承。我也沒有說的了。遂上前也畫了供。時差役稟道。楊小川。楊志明。拿到。太璞遂命將楊姓三人。一齊提來。不多時。三人足帶

脚镣。脖帶鐵鎖。花拉花拉的。到了案前。太璞深責小川志明。以公教之人。入誓反教的講所。且當面吵吵鬧鬧。實屬野蠻行爲。理應重懲。姑念事關乎宗教。當自稟明神父。求做補贖。楊志清爲人排難解紛。卒招冤枉。賞白銀十兩。回家教讀。吳能宋喜。貪財害命。着卽行槍斃。以正國法。案結以後。遠近傳名。全說太璞公正無私。斷事如神。不料巧官多逢難斷事。煩惱皆因聰明來。太璞忙碌一天。剛歇息一夜。第二天早起。聞鼓聲。又出了人命案子了。急忙披衣升堂。提人到案。見是武家集的地保。同幾個村人。太璞道。你們爲着何事。這樣大驚小怪。鳴鼓堂下。地保道。小人村中。出了人命。所以小人。按着常例。前來報給老爺。太璞道。凶手何人。地保道。凶手是武家集的大好人。武士傑。現已帶到。太璞一聽。士傑二字。心中一跳。武克在旁。也覺喫驚。太璞又問原委。當中一人名劉七的答道。士傑殺人。是小的看見。小人起頭。明出來拾葬。剛走到士傑的門口。見士傑手提人頭。正往

外扔呢。小人告訴地保。遂把他捆起。帶了前來。太璞一聽。知有蹊蹺。立命他們一千人証。暫且下去。自己退堂。命武克暗暗的將他父親請來。大家商議。武克應命。不多時。見武氏父子。昂首而入。毫無畏懼之狀。戰慄之態。太璞迎下台階。恭請一安道賢兄。一向納福了。小弟職守在身。天天瞎忙。未曾拜會。實覺不安。士傑見了武克。早知盟弟李太。就是知事李太璞。今見他這樣厚待。不覺垂淚道。劣兄無知。罪犯天條。今見吾弟抱愧殊多。望依法判斷。無以前情而害官聲。太璞道。吾兄何出此言。含冤者理應伸雪。殺人者終歸抵償。請放寬心。弟自有辦法。言畢。三人入了書房。斟上茶水。士傑又叙人頭的原委。說當晨雞已叫。紅日未升的時候。愚兄見大門墜的一聲。以爲有人叫門。趕起來一開。罷咧。是一顆人頭。尙帶血跡。立時驚慌失措。不知所以。方說告訴地方。不料村人劉七看見。竟將我網來。大璞道。原來如此。這道好說。遂分耐差役。將劉七看押。餘皆回家聽候調問。早飯已

舉三人閒談，研究這案的底細。一天的工夫，也追不出根由。晚上又審問了劉七一堂，也沒有什麼口供。第二天命武克出外私訪，也沒有訪出破綻來。大璞心中，不勝焦愁。第二天自己也攷伴了個常人，出去探訪的了。自角門出了官衙，溜出城外，單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行人結隊，商賈成群，車馬遍於道路，牧童遊於原野。自早至午，走了二十餘里。凡茶樓酒肆，集市店舍，尋了個到，也沒有訪出下落來。末了到了一個村莊，名趙坡嶺，有六七个老人在村口站立。太璞上前一揖，方欲歇息歇息，忽見街內出來了一輛轎車，前頭兩個黑驢，頗有大家的風景，仔細看來，同張務仁送自己的車馬一般相似。心中頓起一疑，又聽見一個老者道：俗語說的好，越富越有，天下的便宜，全是被財主站了。你看人家趙希仁，只用百元，買了這麼一套，別的说道便宜，可是便宜，就怕有點賊味兒。趙希仁也是奉着天主教，竟買這小道上來的東西，又見有別的一個老者，眊着太璞，輕輕的

駭嗽了一聲。大家全不言語了。後同太璞談論了些個閒話。太璞起身告辭。回衙去了。一路上思想這件事。浪覺奇怪。以爲正事倒沒有訪着。又出了這個亂子。或者追出那無頭案的頭緒來。亦未可知。但是張表兄的車馬。怎麼又到了這裏。一道思索。如何辦理。如何提人。到了衙中。立刻出簽稟。傳趙希仁到案。第二天早起。希仁帶到太璞升堂。見希仁有五十來的歲數。一張白面皮。穿戴靴帽。搖搖擺擺。到了案前。太璞問道。你就是趙希仁麼。希仁應道。是。不知父台傳來。有何吩咐。太璞道。將你傳來。自然是有緊要事情。你居住何村。身爲何業。希仁道。小人住在趙坡嶺。有時教讀幾個晚輩。有時經理農業。也有良田頃餘。是耕讀傳家。現在奉了羅馬公教。每天也盡點義務。太璞道。你既奉教。你就該知十誡。曉四規第五誡。非但不許殺人偷人損害人。也是不許與賊人合謀。相幫賊人買贓物的。你可知道麼。希仁道。那個道理。小人是知道的。太璞把驚堂木一拍說道。明知故犯。

罪加三等。你花百元買的那車馬，不太便宜麼？希仁驚奇道：人賣我買，有市儈有保証，人家一個也不少要，我一個也不少給。雖畧便宜，難道就算賊贓麼？太璞道：賣主何人，保証何人？希仁道：賣主劉七，保証柳二，全是武家集人士。太璞一聽劉七柳二四字，這案的底蘊，也就知道了個大概。立時出稟拘柳二到案。不多時，柳二帶到。太璞見他還是灰色臉面，紅眼珠子，與先前一般無二。一看就是不安分的樣子。一上堂來，賊眉賊眼的，東撒西看，一眼瞧見太璞，不覺納悶兒道：這不是在士傑家中穿大破襖的那一位麼？怎麼儼然成了大太爺呢？別同士傑有交情罷！口中念道：身不由己的，跪在當中。太璞問道：你就是柳二麼？柳二應道：小人便是。太璞道：你可認識趙坡嶺趙希仁麼？柳二道：我們同教，自然是識認的。太璞將驚堂木一拍道：好！你個柳二，柳二急忙應道：是，不錯。柳二是好的，淨幹好事。太璞接着說道：快將路劫車馬，戕害人命，連移屍嫁禍的事情，從實說來，免

得皮肉受苦。柳二一聽頭髮根子一立出了一身涼汗。嘴唇哆哆擦擦。兩眼離離勾勾的。答應道。大大老老爺。小人自小入天主教。也常聽神父的教訓。奉公守法。沒做過壞事。不用說路劫車輛。戕人害命。就是喫啣嫖賭。偷偷摸摸。那小沒出息的事。小人也是沒做過的。望乞明眼老爺詳察。別委屈我這大好人哪。太璞道。好你這個東西。如此的冒名混充。你該知天主教。有天主的規矩。奉教人有奉教的行爲。上法耶穌愛人的善表。下盡公教愛人的義務。不尖不酸。不曲不捐。以修德爲事。以天鄉爲期。那纔是天主教之人。像你這欺壓鄉里。傾拋拐騙。狠心狗肺。尖頭酸腦的東西。竟敢指奉教爲名。訛賴鄰舍。先給我重打四十。差役聽命。立將柳二拉倒。叭叭就打了四十大板。真是官法無情。差役浪心。等時打的柳二咧嘴嚙牙。連聲叫苦。太璞又問他道。柳二你果是奉教的麼。柳二心想。這位老爺必是不悅乎洋教。遂連說不奉教了。不奉教了。太璞道。信教自由。與老爺毫

不相干。你劫車嫁禍。得快着給我實說。柳二道。小人假充公教是實。並沒劫車的事。太璞道。你既沒劫車馬。買給趙希仁的。是從何來。柳二道。那是我們兩個。從前買的。今日無用。所以將他賣了。太璞道。你們有多少地土。竟然買這樣好的車馬。明是狡賴。給我打嘴。柳二急忙答道。老爺不要動怒。小人願招。那車馬。是我們黑夜拾來的。不是買的了。太璞冷笑道。你這人。真是糊說路上遺失的。不是細軟金銀。就是些須微物。那裏有將大馬大車。丟在路上。供你們拾呢。分明路劫害人。移屍嫁禍。士傑門首之人頭。是從何來。快給我細說。柳二道。小人拾車是實。並無害人嫁禍。太璞吩咐再打。差役又打了四十。柳二咬定牙關。長短不招。太璞使盡心力。也問不出口。供來了。遂吩咐押下去。再將劉七提上來。不許通詞串供。不多時。劉七提到。還沒有等太璞開言。他先央求道。小人在家。以織布為業。家中妻兒老小。全等賺來喫穿。老爺無事。望將小人釋放回家。太璞道。那為小事。先

把你劫車傷人移屍嫁禍。從實說來。劉七驚奇道。小人在家安分守業。不按理的事。是決不做的。因爲知情不舉。國法不容。所以小人將士傑殺人的事情。斗胆來報。怎麼移屍嫁禍呢。太璞一拍驚堂木。大聲嚇道。好你這羊皮狼心。狡詐不實的東西。柳二把你的事情。早已說出。還敢抵賴麼。劉七急忙答道。那全是柳二做的。與小的無干。望乞大老爺千萬別信他的言語。太璞急提柳二對質。柳二到案。因知事機已漏。不能再瞞。就把已往的事。全都說了。他說他同劉七出外共賭。夜半回家。當道見了一輛馬車。無人使御。我們二人。因財起意。引車回家。以爲白得了便宜。不意車上有死屍一俱。把小人嚇了一跳。說棄而不管。貪心又舍不的。遂把屍身拋棄。光留下這顆人頭。爲備小的留下這顆人頭呢。因武士傑的三小子。與小人有仇。小人欲借此人頭。害他一場。不料事做之後。又惱悔起來。恐怕追出原委。終要喫苦。命劉七拿回來。那想劉七竟約同地保。把士傑送了呢。這是

一往真情。望乞青天老爺筆下超生。太璞聞言觀色，以爲此言或者
是實也。未可知。又問車上還有何物。柳二道：車上別無他物。惟有發
單一紙。上寫着興隆綢緞店。發出公綢五千疋。字樣太璞聽見興隆
二字。想起當日出京時曾聽見二小說。回去給興隆店拉綢緞。若如
此被害人。必是王二小殺人的。又是江賀新了。事畢退堂。傳江賀新
到案。未知結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王二小貪財被害 李太璞判定群凶

詞曰 金玉實同糞土 財帛過眼云空 世人利令昧哲明

往往自投陷阱 道德無窮聖業 遠超玉庫金城

貪求富貴害身靈 世寶雖多何用

話說太璞聽見發單寫着興隆店。疑在王二小身上。又想起江邊鎮。

在茶樓之上。見王二小同江賀新密談。若果係王二小。江貨新必然知情。遂傳貨新到案。原來興隆綢緞店。每年發往各處售賣。這次是外掌櫃的。名叫錢心勝。顧了車夫二小。載着貨物。到了山水縣。賣了一千兩銀子回家。兩個愛財癡。一見銀子。眼中生火。全想使點黑心。作點鬼弊。到底事犯公理。不敢明言。錢心勝道。你看咱那主東。天天無作匪爲。糊漂亂賭。虧心的事。不知作了多少。老天爺真是不開眼。竟着他過財主。不太屈這銀子麼。王二小道。這些銀子。現在我們手內。若是怕銀子包屈。不如着他跟着咱們更好。心勝道。咱們喫着人家的糧食。拿着人家的薪水。如此一辦。不背良心麼。二小道。銀子是好的。良心可以不憑。銀子不可不得。俗語說的好。有錢買得鬼上樹。光平良心。也過不成財主。二人越說越近。心投意合。把良心拋去。天理滅絕。遂做出這傾人之事。也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錢王二人得了這昧心錢。終死在這錢上頭了。因爲到了江貨新的店內。心勝以

爲自己是外掌櫃的。與車夫王二小。自不能均分。將一千兩銀子。三一三十一的。只給了二小三成。二小心懷不平。暗暗的妬恨。把不得立時將心勝害死。自己獨吞了纔好。但人命相關。情有不敢。就同店主江貨新。江貨友二人密議。許以事成之後。銀子均分。豈知他惡貫滿盈。大禍報來。江家兄弟。本來做事恨毒。以爲一不做。二不休。既殺場子人。爲何鬧個二一天作五。不鬧個有一得一呢。故將二人一齊殺害。乘着夜間。將車套上。將屍首裝在車上。信馬由韉的。任他自去。以爲神不測。鬼不覺。就是被人看見。也必想是被賊劫害。與我江家無涉了。那料時運不濟。新倒運的那個柳二劉七。拾的家去。惹出自己來呢。第二天差役將江貨新傳到。太璞升堂。貨新跪在當中。也是賊人胆虛。渾身戰慄起來。太璞問道。你就是江貨新麼。貨新道。小人是。太璞問道。現在王二小身在何處。從實說來。貨新見問二小。不覺骨軟筋酥。多擦着說道。小小人人不認得他。那可可不是我殺的。太

璞見他話內有因。遂把驚堂木一拍道。好你這個狗才。你殺人行凶。還敢在公堂之上。抵賴不成。實對你說罷。你在茶樓同二小密言。老爺全已聽見。你還不知道麼。貨新一丑。果見太璞。是先日登樓飲茶的那一位。心內暗道。怪不得他知道的清楚。起情私訪的時候。早聽見了。我此時不招。也是妄然。遂把從前的事情說了。太璞又命提貨。友並起勝銀前來。以江家兄弟。圖財害命。定了斬監候。俟公文一到。再爲行刑。其佛劉二人。橫行鄉里。移屍架禍。着卽充發遠方。趙希仁貪便買贓。理應同罪。姑念其不知情。有可原。只將車馬歸官。俟興隆。東主找來。再將車銀領回。此案一結。遠近傳名。全說太璞清白無疵。大公至正。太璞也是守法不悞。愛國愛民。真是乏苞苴之路。絕賄賂之門。治理的山水縣。井井有條。夜不閉戶。興辦公教。不遺餘力。同慕神父合心盡力。廣立學校。聯絡紳董。多創慈善事業。以固民教感情。設立宣講所。以推廣公教道理。一年之久。人人愛戴。個個感激。歌功

頌德掛牌立碑。事聞於朝廷耳內，便想給他升爵加俸，適河南虛洲出了一宗教案，以太璞辦理民教事宜，甚屬得體，卽着李太璞升授爲虛洲太守，兼辦教案。赴任以前，應須來京聽候訓令。上諭一到，太璞便起路登程。那些士民一聽太璞升官去了，個個戚天痛地，哭聲遍野，哀號不止，好似喪了考妣一般。自然就男男女女，扶老挾幼，攔路固留。但那紳董，知上諭到來，攔路無益，大家開了個餞行會，把太璞送至郊外，握手作別。太璞又請武克作自己的幫辦，也別了士傑全家，赴京去了。一日到了京師，入了東華門，想着上鬼一胡同，先拜會表兄務仁。不料走至務仁的住宅，見房屋一新，面目改觀，早不屬務仁管了。遍視前後，無張氏之踪跡。訪問四鄰，少知務仁下落。太璞徘徊了一會，甚覺淒涼，不禁嘆昔時之鋪號，無存，往日之酒旆，何在。表兄旣已遠去，亡妻遺柩難求，不覺乘輿而來，敗輿而返。心雖悶悶，亦無可如何。時已夕陽，電燈照耀，欲駕臨天主堂，單見大街小巷，行人

濟濟馬車氣車。輪聲得得。巡警站岡。頗有秩序。太璞的車輛。在人叢之中。走了三四里。見數十巡士。手持軍棍。揸着一個乞丐。連打帶罵。顯出十分的威武。那個乞丐。身穿破衣。爛縷不堪。手持一根棗木棍。頭戴一塊毳毛頭兒。口中求饒告苦。不勝令人慘悽。太璞仔細一看。並非別人。原來就是表兄張務仁。驟然一遇。親戚之情。不覺落下來了。幾滴眼淚。又見他這樣景況。不勝的憐惜於他。遂上前攔着警兵。問爲何事。驚兵道。先生何人。爲何路途之間。這樣多管。太璞道。鄙人姓李名太璞。現奉上諭進京。今日此舉。並非多管。只因這人是鄙人的一個至親。警兵道。原來就是虛州新升的太守李太老爺失禮了。太璞道。足下何知鄙人的賤名。警兵道。是在報紙上認識的。太璞道。務仁身犯何罪。可以釋放麼。警兵道。觀李爺的面子。自然可以釋放的。只因他上月指李爺的名字。向某銀行訛銀一百兩。後又出了幾宗鎖些的盜案。也無關緊要。李爺一到局中。自然可以領回。太璞本

欲拜會務仁。因不知其下落。今既不期而遇。也是不幸中之幸。遂到局中。作了個保人。方給務仁轉托下來。太璞出來。握着務仁的手。問道。別兄一年。未嘗通詢。今日爲何。竟落到這個地步呢。務仁初見太璞。羞慚已極。魂飛天外。也是他做事虧心。良心難問。以爲方氏未死。難保其夫妻不遇。倘知我前愆。何面立於人間。且家業塗敗。被捕法庭。臉皮雖厚。對人何顏。今日上天無路。痛當初做事苟且。眼下入地無門。怨往昔設計慘毒。真是欲飛而無翅。欲逃而未能。那一種羞慚。忸忸泥泥。真與傲象取底而見舜。一般相似。後見太璞替他轉圓。執手垂問。方強打精神。同太璞連嘆了幾聲。說道。噯呀。真是人事變幻。富貴無常。我去年還開着酒舖。今竟變成了下三賴了。吾弟面前。抱愧殊多。太璞道。時運乖錯。本人事之常。由公候而庶民。由巨富而貧賤者。世所屬見。惟君子安貧。達人知命。吾兄愧什麼呢。今日家業衰落。漂流至此。究竟爲着何事。務仁笑道。一言難盡。自表妹去世。

以後將棺材安置後堂，竟鬧起鬼祟來。生生的將小嫂嫂嚇死。我妻兄曹東佑聞知妹死，竟同我打起官司來。因此將本錢花去，買賣折虧。後又不知爲何，竟着了一把火，將房屋器俱，全行燒燬。牆倒屋頹，成了爛磚一片。因此將地基一賣，鬧的愚兄寸草無存。立錐無地了。也是無運黃金失色，時來鉄也爭光。世人眼皮子浪薄，見我衣服破爛，營兵也給些抹丟。太璞問道：先妻屍骸，可存在麼？務仁道：暖大火之下，誰敢向前去起棺材呢？愚兄從火中竄出，強救了一條性命。若是在破磚之下，或者也許找着表妹的骸骨。太璞一聞此言，結髮之情，不禁又掉下來了幾滴眼淚，也就同務仁說了自己的來歷，並拿出來了幾十兩銀子，交給他道：這是些湏薄禮，可拿去修蓋房舍，重整舊業。務仁道：愚兄的事業難整，不用說幾十兩，就是幾百兩，也不中用了。爲今之計，只可逃出京師，再圖別業。聞賢弟升授太守，若是不棄，請附翼尾，尚可苟延性命。太璞道：小弟下差，不堪吾兄光顧。若

不嫌微卑。以匡不逮。感恩不盡了。原來曹氏死後。務仁的妻兄曹東佑。自外省回京。聽見妹妹死的。不明。遂將務仁告到法庭。說是務仁害的。從前法律男女不平等。所以也沒有將務仁斬決。只因在獄內。鬧了個無期徒刑。他央求了幾個鄰舍。將家中器俱買去。得了幾百洋元。賄賂了當官。然後纔得了個私情。釋放回家。曹東佑悶氣不出。又在他房屋之內。放了一把火。遂將酒舖。化作一片破磚爛瓦。鬧的自己。上無覆首之物。地無墊身之草。身無更換之衣。口無入腹之糧。這也是天主至公。生前些微的報答。他就施出先前。崩拋拐偏的手段。不是逛東鄰的銀兩。就是誑西舍的錢財。及後便偷偷摸摸。行那違法害人的事。今天被兵士拿着。北京城內。眼看不能站腳了。偏又來了個救星太璞。他這纔施威起來。立時拿了銀兩。到成衣店。買了綢緞衣裳。真是人憑衣裳馬憑鞍。換上行頭。使狐假虎威。又炸起恣來。當下就給太璞找了公館。也沒有上天主堂。他這一回見了太璞。

好似渴魚得水。乾龍入淵。打心裏得的了不的。第二天太璞入朝見駕。並到吏部外交部領受了訓令。原來外交部接道法使公文一件。粵謂據虛州教士聲稱。法國教士倪人著。在地被戕。該教士來華多年。爲一方士民所愛戴。歷行善舉。於地方有絕大之慈恩。匪徒不法暗中戕害。本公使據中外信教自由條約。有保護教士之責。有賠償損失之例。今地方官於是案未出之先。既不能絕盜源。以護外人。於教士既死之後。又不能擒凶犯。以正國法。且暗行懲患。左右支暗。是特招會貴政府。速派官吏。妥爲辦理。免生糾葛。外交部接道此文後。令李太璞升授虛州太守。兼辦教案。當下太璞到部。承受了多少訓令。無非秉正除邪。慎重外交。領了文憑。午前回了公館。商議明日起程。坐京漢火車南下。午餐以後。命務仁打整行裏。自己却同武克出外拜客。也無非是幾個同窗同年。連堂中司鐸。以及宗天寶那裏。多年不見。自然這裏談那裏講。言景述情。親慕一時。更因宗公剛得嗣

子自己也道了一回喜。又回想自己命薄，賢妻早喪，不然膝下公子，也將兩歲了。他那裏知道宗白就是他的親兒呢。真是夫妻既已離散，父子是不認識的。他各處言情叙景，當快了好些工夫。到夜晚十點方始回來。再說務仁在家，給太璞整飭行裝，心中念想。今日身雖有靠，然終是不妥。倘他夫妻重相聚首，我這腦袋，是長不住的。我必須格外留心，破除他們見面的機緣。這小子方受了天主的嚴罰，又施這樣的毒心，得了一碗飯喫，他就不做好事了。鐘鳴六點，尙不見太璞回來，不覺出來張望。張望，趕一出屋門，忽見一個婦人，在門外仰着，他便叫了一聲。豈知這個婦人，並非別人，正是他前日強賣，眼下最怕的。那個方氏，觀看之下，魂不附體，以爲我剛得了太璞的一個飯碗，如今他又給打碎了。飯固然喫不上，恐怕腦袋也不能長住了。後見方氏一跑，他更嚇的心驚胆怯，順腿趕去，以爲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臊了臊，左右無人，將方氏揪倒，兩手一押，方氏上氣接

不上下氣。竟死過去了。穆仁忙把屍身背到屋內。心內哆擻不止。恐怕被人看見。告道當官。更怕大璞治他的死罪。忙把屍身用被子包裹起來。欲知方氏復活。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方氏復甦務仁受驚 古鐸遭劫縣令設計

詞曰 天道禍淫福善 自來一秉大公 藏奸弄巧敗身名
若個逃出報應 手目無形指視 莫疑變視不明
縱然現在暫痴癡 豈是惡人有幸

話說張務仁情急將方氏掐死。不覺後悔起來。以爲在這京城之中。天子脚下。我只管將人制死。剩下這死屍往那裏安放呢。若被太僕知覺。我這腦袋還長的住麼。說道這裏。不覺駭起怕來。左思右想。不得主意。楞了一會子。心中忽生一計。立時用被將屍首裹起。往肩上

一抗邁步出門。以爲背在京城以外。拋在溝壑之中。猶一嚼狗一狼。剩下幾塊零碎骨頭。誰還認識呢。不料忙中有錯。沒有包好。腳首竟露在外邊。所以一出大門。走在燈光之下。就爲別人看見。往來的客人。不是悄悄私議。就是瞪目以觀。務仁略一檢視。不覺大喫一驚。急忙轉回寓所。自己罵了自己。幾聲荒唐。遂將方氏包裹整齊。仍然出門去了。走了不足二里。見前面來了一人。騎着大馬。衣服靴帽。也看不真切。務仁怕是巡士遊街。故躲在一邊。恐被他看出破綻。敗露奸情。不料那人來至切近。滾鞍下馬。務仁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表兄方希賢。來尋他妹夫來了。不覺大驚失色。心神亂抖。好似沸水澆頭。疾雷振耳。頭髮根子早已豎立。雙腿戰慄。走不上道來了。你道希賢爲何如今纔來。只因當時我們中國文明初進。所有電報郵政等局。未能遍設。所以消息往來。甚爲不便。太璞從京回任。就給希賢去信一封。報了方氏的死亡。打發了一位專差送去。自山水縣。

有千里的路程。一月之久。方纔送到。希賢接了書信。洞悉原委。兄弟之情。不覺哭起來了。還是希賢的夫人。百般解勸。方纔收淚。當下覆了回書。打發差人回去。然後預備一切抵京的用品。爲起妹妹的骨塵。辭家登程。也不必細表。路上出了些個變故。耽擱了工夫。所以一年之久。纔來至京師。不料一連十幾天的工夫。也找不着務仁的下落。所以又同從人。來至山水縣。趕的十分不湊巧。打聽了打聽。人人傳說。太璞昨日。已卸任回京。升了虛州太守了。希賢乘幸而來。敗幸而返。又急急的趕回京師。不期於電燈之下。一眼看見務仁。好似涸魚得水。花子拾金。歡喜的了不得。立時滾鞍下馬。連叫了幾個表兄。我可找着你了。那知早把務仁。嚇的沒有魂了呢。當下務仁。一見希賢。竟要撒脚逃跑。後又一想。他既叫我表兄。方氏之事。諒也不知。我何不如此如此。混他一番。遂說道。原來是表弟。我只當誰呢。你爲何今日方到。究竟出了什麼變故。希賢道。我上月至此。找了你數十天。

如今方得着下落。人說京城廣大。信不虛傳。我賤妹遺屍。究在何處呢。務仁道。不用提咧。去年失了天火。一把將我青堂瓦舍的住宅。燒成破磚爛瓦。荒場一片。房屋器俱。金銀財寶。付諸祝融。我自火內逃生。那裏還顧的搶屍呢。可惜妹丈太璞。因想妻太過。也一病身亡了。言念及此。令人好不慘傷。如今我有一段緊事。將我所背的花樹。送到某王爺府裏。你先在此等等。我去去就來。說罷轉身就走。希賢一把拉住說道。老兄何必如此急速。你說個地方。我再去等你。我方從山水縣來。聽說太璞現升虛州太守。又在何時死了呢。務仁道。你真是一個鄉愚。天下不知多少。叫太璞的。豈獨咱親戚一人。好沒見識呀。說罷推開希賢。背着方氏。伴何去了。希賢聽見這一片的言語。驚的目瞪口呆。不覺出了一身涼汗。眼中熱淚。下雨般的。就滾下來了。直勾勾的眦着務仁走遠。這才哼嚶嘆氣的。投店而去。一宿思想。務仁的言語。越覺傷心。查看他的景像。越不明白。也不知是真是假。是實

是虛。好似墮入雲霧。不知務仁所安何心。及至第二早起。也不見他回來。又找了十幾天的工夫。那裏有他的影兒呢。難受的好似利劍穿心。千刀刺體。然事既如此。無可奈何。不得已。無精打彩的回家去了。至於家中有何事變。暫且不表。單說務仁丟開希賢。好似驚弓之鳥。脫網之魚。歡喜的了不的。以爲無意之中。脫此大難。寔是僥倖。現在龍門既過。別無礙關了。心裏正在悠悠自得的時候。忽聽腦後嘩了一聲。回頭一看。原來無人。不覺毛髮豎立。暗道。既是無人。聲從何來。京城之中。難道還有鬼不成。正在驚疑。又聽哼了一聲。嚇的務仁連嚷不好。這必是方氏的冤魂作祟。屈死鬼兒嚇人來了。撲擊一聲。將方氏拋在雪堆上。眡了眡。四外無人。將被褥打開。方要將方氏。再刺一番。忽聽得馬蹄得得。車聲轆轤。抬頭一看。正是太璞拜客的車回來了。嚇的務仁。如同鬼子遇走狗。老鼠撞見貓。一般撒腿就跑。連頭顱不的回。不料渾身多擦。兩腿戰慄。不多的時候。就被太璞的車

輛趕上。太璞先見一人車前飛跑。不知何事。今見務仁。不覺驚訝道。我只當是誰。原來是你。爲何如此的忙迫呢。務仁回頭一睜。見方氏沒在車中。心神方定。遂口答應道。妹丈拜客。許久不歸。愚兄館中等煩。我因此出來探視。今既回來。我只得急急去預備晚餐。太璞道。多有勞動了。吾兄快上車罷。我晚飯已經用過。別費心了。務仁道。雖如此說。難道我事奉老爺。就天天在炕上死喫。一點不盡心麼。太璞道。噯呀。你又說走了嘴咧。你這老爺老爺的。是稱呼誰呢。以後若長長如此。叫兄弟怎麼樣擔待呢。務仁道。我知道自己的錯處。大人多寬恕就是了。太璞見他說的。越不像話了。聽他的聲音抖擻。查他的形色倉惶。究不知所因何故。想他或者因前日之榮華。現在之孤零。以今比昔。所以做如此之狀態。也是人之常情。遂又安慰了他好些言語。說今世的榮華。也不過是鏡花水月。形同泡影。久後一死。可落了什麼呢。要緊的是長生的功勞。死後的光榮。那纔是福呢。太璞只顧

百般勸解。那裏知道他的原委呢。只見他舉止不安。恐慌失錯。心裏如有所思一樣。來到公館。大家喝茶閒談。務仁千思萬想。也說不上話來。早已蒙頭睡去。太璞坐了一會。也誦經安歇了。第二早起。洗臉用飯已畢。先將用物器俱束縛停當。後太璞坐了馬車。及一般從人。出了公館。赴車站去了。但見路局人員。聞知太守將過。早就預備歡迎。並用頭等快車一輛。先將物件搬運妥當。太璞方要舉步上車。忽從站房來了兩人。有二十多的歲數。身穿藍袍。走上前來。給太璞行禮。太璞一看。並非別人。正是武克的胞兄。武勝武勇二人。太璞急忙攔起。並說前日方從貴府分手。來至京師。今日重遇賢姪。實屬意外。想令尊納福了。武勝道。托叔父鴻福。一向康泰。小姪昨日已來。因不知叔父寓所。故在此等候。因想叔父既上虛州。再不能不過此的。姪子這回奉命來謁。有兩件事情。一來給叔父報喜。二來也有相求的一件事情。叔父回京之後。慕鐸見我全家。經言純熟道理透徹。當日

就給全家付洗。如今全得了進教的恩典。太璞一聽自是歡喜。並說古人有言。道高結好果。德重報應良。是再不錯的。公教恩澤。灌溉世界。凡有天良。終必崇奉。令姪全家入教。是多大的光榮。多大的福樂呢。如今咱們同喜同賀。我心裏也無容卦念了。此時武克也前來見禮。並聽全家入教的話。自是喜不勝言。太璞問道。究竟還有何事。只管說來。武勇道。家父想叔父。孤零一身。東奔西走。無得靠的僕從。實在放心不下。並且三弟放浪成性。皮氣浮躁。一出鄉里。容易惹出事端。所以叫我兄弟急急的趕來。跟從叔父。望乞收納纔好。太璞道。原來如此。難爲他老人家。這樣的痛愛我。如此的照應我。真是感報不盡。我路上正恐寂寞。你兄弟惠然肯來。若不嫌微卑。賞姪就辛苦些罷。時鐘鳴九點。火車將開。太璞等升到車上。只聽汽笛一聲。車輪疾轉。射箭般的向南去了。太璞坐在車內。同從人言談聖教道理。演說奉教好處。津津有味。末後又勸務仁奉教。回頭認主。務人以乞丐之

流。盜竊之輩。天天手拉打狗棒。沿街乞食。幹那下等社會的營業。因太璞不知他的奸謀。方纔得了一個差使。所以緊巴結。緊奉承。恐怕失了事由。打了飯碗。今日勸他奉教。那敢說不願意呢。肚內雖懷着些瀝心狗肺。魔術鬼態。外面却壯出良善君子的皮毛來。太璞說奉教。他就說事主。太璞說誦經。他就說熱心。那一種脅肩詔笑的态度。真令人討厭。也是太璞自小受公教的教育。待人以誠。務仁說的又。有情有理。所以也信而不疑。獨武克直爽。每次與他不合。幸賴他哥哥的責備。也沒搶白起來。午飯以後。大家正在閒談。忽一人手挾皮囊。口唱新聞二字。走將進來。大家一看。原是一個賣報紙的。太璞掏出錢來。買了一分。派開一看。第一篇。是上諭。見內載有外交部侍郎。二等官爵宗天寶。辦理外交。實屬得意。能名照著。成績可佳。特升授美國欽使。著即行出京赴任。欽此。太璞看罷。不覺一驚。以爲昨日友與宗兄作別。怎麼今天竟有如此的上諭呢。莫非有特別的交涉不

成。又看要聞欄內。有美國使臣。病重告退。以宗天寶接替等語。太璞方纔明白。鐘鳴四點。到了賈倪縣。城內有天主堂一處。也是這一方傳教的個總機關。車至站所。便行停使。太璞下了火車。方想安置公館。忽見前來一人。手持字柬一張。問李老爺現在何處。太璞一看來的蹊蹺。不知何事。便答以在下。卽是。不知有何分咐。只見那人將字柬呈上。說這是北京來的電報。方按碼子翻繹出來。想李老爺已來。所以鄙人在此等候。太璞一看。原是部令。其文曰。賈倪地方不靜。匪徒成羣。以致古鐸遭劫。金爵失去。著李太璞協同地方官。嚴加抄辦。俟將地方肅靜。再行赴任等語。太璞看罷。又是一驚。以爲古鐸本京內神父。爲何在此遭劫呢。只得命電局覆了遵令二字。然後也沒有安置公館。便直行赴堂。使門丁稟報一聲。不多時。諸位神父出來歡迎。大家一見太璞。方要行禮。被神父攔阻。太璞見有六位神父。末後一位。便是古鐸。太璞方要開言。只見古鐸一一引見。然後各道寒暄。

說了些久仰的話頭。古鐸道：前閱報章，知道李君高升，不勝欣喜。所以古鐸等在此久候，以備致喜。太璞道：不敢了。神子無才無德，謬承皇家提拔，不勝抱愧。因念我聖教缺乏人才，故努力上進，以圖爲聖教出一臂之力。勉効犬馬之勞。古鐸道：正當如此。現人才缺乏，已達極點，多一個人物，就多一分的光彩。有一點勢力，聖教就多得一點相幫。如眼下我遇賊遭劫這一案，李君一來就好辦多了。太璞道：神子知識淺鄙，手段拙笨，也不過盡我一點的忠心義務就是了。方纔下車的時候，已得北京電令，還不甚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古鐸道：前日我因與這堂有點拉籠，所以同從人來此。不料昨日回京，方走二十餘里，車至站所，見從別的車內出來了十幾個人，揪着兩個少年，重打不止。從人一看，心有不忍，走上前去，勸說了一番。不料那些賊盜竟罵他多管閒事，也是我那從人無知，竟當面抄鬧起來。那些賊人一怒，各掏手槍，連聲開放，幸未曾傷人。只將我那行李祭物

等。全行搶去。方說至此。門丁稟告。本縣知事。親來拜謁。現在門外等候。神父分咐一聲請。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五虛山武克用武 俗家井周李會談

詞曰 可怕炎炎烈火 無膏長焚不熄 燒人骨碎肉如泥

真是令人悚懼 外此鬼魔洩忿 形酷件件慘淒

幸虧吾輩在生時 尚可免脫地獄

話說古神父。正說他遇賊遭劫的始末。忽聽門丁稟告。縣令前來。遂分咐請進來。不多時。見門簾起處。縣令進來。大家起立歡迎。各道寒暄。然後告坐叙談。縣令先說鄙職無才。四境不治。以致神父被難。實屬抱慙。今又煩李太守分神。鄙人實不敢當了。太璞道古鐸被劫事。

屬既往。也不用再提咧。單是鄙人方纔來到。人生地疎。雖接有北京電令。此事也得貴縣多多費心。現在貴縣在這一案。也有個佈置沒有呢。縣令道。按鄙職查看情形。這一夥子強盜。必是住在五虛山。這山在北有二十多里。上有盜窟廟。內有成夥盜賊。二十多個。時出劫掠。異常利害。前年在省城出了大案。派了官兵數百方纔拿着一個名江重禹的。不料前月獄中偷逃。後聽說到了京師。我就派偵探二位。至今也未得信息。着來非請大兵巢辦。不能拿獲。現已去電督撫。想今晚官兵來到。亦未可知。時太璞尚未答言。武克生氣道。二十個毛賊兒。究有何出色的本領。就這樣動國家的兵丁。難道他們還長着三頭六臂。有翻天揭地的能耐不成。說畢。哼了一聲。太璞方要責戒。見他已經走出去了。不多時。務仁進來伺候。務仁本來做過買賣。進退周旋。頗稱適宜。言談話語。亦稱伶俐。也是人憑衣裳。馬憑鞍。穿上了幾件。新行頭。竟然狐假虎威的。炸起刺來。大不是從前。拉壞枝

根的那般架勢了。再說武克。聽見縣令的話。不禁生起氣來。以爲只二三十個賊人。竟敢霸佔山野。車站行劫。還聲言調兵動衆。這分明是外面遷延。內裏恁恁。我想五虛山盜跖廟。既不是金城湯池。也沒有天羅地網。我爲何不前去走走。遲遲我這本領呢。想罷一躁。脚出了客廳。喚務仁進去伺候。自己便帶上手槍。換上衣服。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了車站。買了車票。上了晚車。向北去了。走了二十餘里。已至站所。便下了火車。意欲在茶館。訪問訪問。往五虛山的道路。不料方一抬頭。見有兩人。面很熟識。頭戴武士帽。身穿箭袖袍。注目一看。原是宗天寶的護衛。楊清孫紅二人。武克道。這不。楊孫二位哥麼。楊青道。噯呀。原是武克兄弟。你怎麼還勾留在此。難道李老爺沒有走呀。武克道。老爺早到了賈倪縣。我這是一端要案。所以仍回至此。二位哥哥。怎麼也來到這裏呢。楊青道。現宗老爺奉上諭。急速赴美。想着把家眷安插上海。我二人護駕南下。再從長江東流。少不得還要

出國遊遊。所以我兄弟今日一別。尚不知何時聚首。武克道。原來如此。這也是時勢使然。惟彼此誦經罷了。楊孫道。現火車將開。咱們就此分手罷。反正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兄弟請了。武克道。我也事情很忙。也不用去拜會的了。請在宗老爺跟前。替我問好罷。楊孫答應一聲去了。這裏武克在茶樓酒肆。問清了道路。知道離五虛山。還有十幾里路程。也是心高人胆大。才奇志自驕。竟然黑燈瞎火的。往五虛山去了。時北風凜凜。寒氣入骨。雨雪甫化。脚下泥滑。好容易的到了山前。單見樹木叢雜。路徑不知。左旋右轉。也找不着盜跖廟的踪影。幸過夜半。明月方升。天空黑暗世界。頓放光明。然後武克找着了一條小路。順登山頂。果見一片廟宇。甚是弘敞。見廟門之上。有一匾額。寫着斗大的五個字。是祖師盜跖寺。武克也無暇細看。便隔房竄脊的。跳將進去。往裏轉了幾個灣兒。忽見一房。燈光隱隱。似有人說話的聲音。使躡足潛踪的。走到窗下。聽見有一個

入說等待了兩夜。還無動靜。想是無事的了。一人答說。不錯。估量他們也吓不了猴兒。拿洋杯來。咱們喝點洋酒。然後把那兩個一殺。就完結咧。又一個說。你們實在大意。你想那洋鬼子。多大的勢力。豈能輕輕饒過麼。我聽見說已去電北京。打發李太璞前來抄辦。估量一兩天。大兵也就來了。又聽一人道。你真個怯小子。整天家。這樣長別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你沒聽見說過。水來土擋。兵來將迎麼。不用說洋鬼子。就是牛鬼子。也是不怕他的。若是官兵不來便罷。倘若來時。殺他個雞犬不留。片甲不歸。說罷。取出聖爵來。大夥子喝開了酒了。工夫不大。又一個說道。地窖內那兩個該死的。還不殺他。更待何時。倘若乘機逃走。又不是做我們的對頭麼。又一人道。正是。你們先等等。我去結果他們。說罷。手提樸刀。殺人去了。武克忙掩在一邊。喚叫他看見。原來江重禹。被陳宋兩槓探拿着。過堂以後。押解本處。喇嘛僧人。早派人送了信來。按人路劫。所以到了車站。一夥賊衆。將

重馬劫下。陳宋二人見寡不敵衆，那敢同他們較量呢。竟被他們辱打起來。也是古鐸的下人，路途多管，同賊人搶白幾句，以致將神父的物件搶掠一空。當下從人稟告神父，又回賈倪縣去了，剩下一夥子強盜，牽着陳宋二人，上了五虛山，進了盜謁廟，將陳宋捆在地窖。因爲劫了洋人，事關重大，所以招全廟的賊人，下令戒嚴。二十餘人，不分晝夜，整備撕殺等了兩夜，並無動靜，遂謂無事，盡可安心。以爲將陳宋二人一殺就結了這一案。也是多貪了幾杯，竟提起撲刀，殺人的了。到了地窖，將陳宋牽將出來。陳宋只是叫罵，只見賊人舉起刀來，恨恨的往下一砍，只聽叭的一聲，紅血四濺，撲瑟栽在地下。你說這是誰呢？這不是姓陳的。因爲賊人走後，武克暗暗的跟到僻靜之處，見賊人方舉鋼刀，武克便掏出手槍，照定賊人的後腦，砰的一槍，賊人應聲而倒，竟變成穿心國裏的人了。當下武克上前，給他兩解開，問明了來歷，然後三人騰身上房去了。賊人一聽槍聲，個個驚

起。全出來找人。不是托着無烟槍。就是帶着後堂砲。少不得武克在房上。放了幾聲槍。賊人也就不敢放起來了。陳宋二人。手無寸鐵。只得搗下破瓦。往下飛打。戰不多時。將賊人打死了五六個。武克也沒有子彈了。只見賊人槍聲轟轟。越放越緊。天將黎明。宋某膝上。中了一彈。由房墮下。武克不覺心驚。正在危急之時。聽得鼓聲鑿鑿。號聲振耳。大砲一響。數百兵丁。竟將全廟圍了個鐵筒相似。原來楊青孫紅二人。別了武克。上了火車。護着宗公。當晚也到了賈倪縣。住了天主堂。見了太璞。先述奉諭的始末。然後又問失聖爵的事體。末後便說武克已獨北上。想是上五虛山去了。太璞一聽。大喚一驚。以爲賊人如此利害。武克單身獨馬。那不是送死去了麼。於是吩咐縣令。設法去救。幸有省中大兵來到。立刻派了一營。坐着火車。向五虛山而去。天至黎明。已至山前。聽見裏頭槍聲隆隆。知是交戰。遂洋號一吹。將廟圍住。然後內外加攻。遂把賊人。全行拿獲。江重禹也在其內。也將神

父的物件。全行抄出。然後放了一把火。將廟燒毀。永絕了這個賊穴。大家扶持着宋子與押解賊人。回縣去了。後來如何審問。如何正法。也不必細表。單說太璞見了武克。方纔放心。又囑咐他各外慎重。不要時常冒險。後同宗公盤桓了一天。甚交投意。另外看着宗白。更是驚慕。宗白已經歲餘。呼父呼母。色笑親前。好似一個小天神一般。越見了太璞。更是歡喜。握手親嘴。牽衣弄鬚。如生成父子一樣。太璞更想起前妻方氏。懷孕在身。倘若不死。膝下公子。也同宗白一樣了。故一天的工夫。屢把宗白。樓在懷內。心中又喜。又痛。又愁。又悲。好似有千萬緒的言語。說不出來。一樣。宗公見這般情景。實在的過不去。遂按中國的習氣。同太璞做成干親。太璞認了個乾兒。宗白添了個甘吧吧。兩下情甘願意。甚是喜歡。真是只因結髮中奸計。致把親子做甘兒。閒言少叙。單說宗公。因奉諭第二日。卽告辭南下。太璞又忙了一天。辦理善後的事情。後來也坐着火車。向虛州去了。到了虛州境。

士紳如何歡迎，屬員如何致喜，也不必細表。太璞自聽見倪神父被戕，時刻在念，恨不能立刻將凶手擒着，明正法典，方洩心頭之氣。所以來到衙內，休息一夜，第二日就到了天主堂，拜會司鐸，細問神父死的始末。原來天主堂設在城北二十里，名俗家井。自倪神父死後，只剩得司鐸兩位，一名劉錫九，法國人。方到中國，言談不熟。一名周景文，中國人，心機靈敏，辦事溫和。堂中一切事項，全是他一人掌持。今日將太璞迎進堂中，先叙寒暄，久仰的話，然後告坐飲茶。太璞道：「神子今日到堂，雖屬拜會，到底實爲倪神父一案而來。」周神父道：「神父被戕一月，凶手未獲，全是官長怠慢公事，不肯深究。今幸李君來到，多多費心罷了。太璞道：「何用提此呢？」神子初登仕途，卽抱定廣揚聖教的宗旨。今幸天主允我，得達目的，敢不盡我先前的主意麼？我自聽見倪鐸遭難，寢食不安，可恨的賊人，瞎了眼精，黑了心腸，敢在我神父身上，下此毒手。這還了的麼？若不把他們頭顱殺盡，後半

輩兒誓不姓李的。周神父道：這也不必殺人替償，原是國家的法典。如今提拿凶犯，也是遵守國法，並沒有恨他們的心意。想倪神父在天之靈，也是不願報仇的。到底若輕輕饒了他們，將來還怎麼能傳教呢？所以前日去電法使，實屬不得已的行爲。太璞道：如此說，他們竟敢戕害人命，致起國際交涉，逞其蠻野，壞我聖教干城，誓必活捉擒拿，給他們個盡法懲辦。方洩我心頭之恨。單是我昨日方到，這案的情形，一點不知究竟。凶犯拿住了沒有？周神父道：凶手還不知道下落。那裏能拿住呢？前任太守，光是敷衍，不肯認真。雖已將羅文瑞入獄，我想他決不是凶犯。太璞道：文瑞何人？怎麼樣知道他不是凶犯呢？周鐸道：我說說神父死的詳情。李君就可知道了。未知周鐸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周司鐸哭訴情由 齊墩子講說糊話

詞曰 世事炎涼倏變 人情毀譽無恆 今生暫世夢中行

典盡悲來無定 富貴如烟易滅 榮華過眼云空

修身敬主樂無窮 何竟迷而不醒

話說李太璞到了堂中。尚議捉拿凶犯。並問神父死的情由。單見周鐸眼圈一紅。長嘆了一聲道。說起神父死的情由。真令人傷心慘目。原來這俗流井西北。有個村莊。名落魄坡。村內有教友數家。會長名羅文瑞。上月二十六。他的母親出殯。頭幾天就來稟告神父。說至時請神父去擺安所。那時我已出堂。所以倪神父就許了自己前去。偏趕的二十四日。接了漢口一位馬神父來的信。要偕同倪鐸進京。二十五日或可來到。倪神父一見書子。進退兩難。欲不往落魄坡去。又已說妥。不好辭却。若去。馬鐸來了。又恐沒人接待。二十五日。果見羅文瑞的家人。駕着馬車。來接來了。倪神父就將馬鐸來信。不便去的。

情由。同來人說了一番。來人一聽。着急道。這就難了。若依我說。神父是去還好。因本村教友。早就備辦一切。個個歡喜。人人高興。若是不去。不絕了他們的想望麼。倪鐸道。這也不礙。馬鐸來信。說的不大清楚。他若今天不來。明日早飯已後。我是必去的。到底就不能擺安所了。來人道。神父去就好。什麼擺安所不擺安所呢。有神父本主就光彩不小。教友就沾恩不少。趕明天我再來接神父罷。倪鐸道。那也不必。明天我不准去不去的。你也就別來了。我若去。這裏也有車馬。是很便易的。來人道。那就更好了。神父明天務必去罷。神父答應。然後來人去了。這一天。馬神父果然沒來。所以第二天。神父就整備一切。早飯以後。坐着馬車。向落魂坡去了。我這一天。從西鄉回來。知神父上了落魂坡。趕天有正午。聽見門丁稟報。馬神父來了。我出去迎接進來。叙談已畢。方知他們二位。上京去的事情。所以半天的工夫。專等神父回來。不料鐘鳴六點。還看不見神父的踪跡。又問了問下

人。知倪神父曾說了。今晚必回的話。我想神父平日言不虛發。說了是必做的。今見不來。暗暗喫驚。心中戰戰不安起來。天有七點。打發一個人前去看視。我與馬鐸等了半天。好容易的過了半夜。纔聽見車響。我以爲必是神父回來。趕出去一看。嚶呀。好不悽慘。真是痛死人了。說到這裏。淚流滾滾。聲音抖擻起來。太璞急忙問道。怎麼樣了呢。周神父勉強答道。嚶呀。神父死了。太璞聽見。不覺也落了幾滴痛淚。又問道。究竟是怎樣死了呢。單見周神父拭了拭眼淚。止住哭聲。答應道。原來去的人。鐘鳴十點。方到了落魂坡。見神父的車馬。仍在門外。神父在車躺着呢。趕上去一摸。渾身血跡。直挺挺的死了。於是卽刻叫開羅文瑞的大門。把羅會長喚出來。大家又哭又痛又驚又怖。把神父的屍首。送回堂中來了。闔堂人丁。一聽神父身死。半夜三更的。就大哭大號起來。因爲倪神父修德愛人。真堪敬愛。十幾年的工夫。管理教務。功績甚多。創辦學校。交結紳董。另外在慈善事業。更

是廣大。這虛州地方那一個沒有受了他的恩典呢。如今竟遭了這樣的慘死。在神父一面固是得了致命的光榮。到底衆人誰不痛他。遭了這樣的慘果呢。當下就飛報太守。第二日太守差人查驗。說是槍傷。單見從腰間還有子彈一個。這就是倪神父死的情狀。你說叫人多麼悲痛呢。說罷又流下淚來。太璞聽見周鐸的言語。情節支離。宛如墮在雲霧。不知其端緒。無從查出底細來。周鐸說完。太璞問道。若以我看來。神父雖然死在羅門之外。文瑞是未必知情的。但文瑞的品行怎麼樣呢。周鐸道。何嘗不是呢。我看凶犯。定不是文瑞。其中必有些個蹊蹺。文瑞忠厚老實。敬主愛人。甚爲熱心。對於神父。非常親愛。一介不義。尚不敢取。何況害人呢。無奈前任太守。硬將文瑞逮去。下入獄中。想着苟切塞責的。着文瑞抵償。就完結此案。所以我事不得已。去電北京。今李君既來。費心細查就是了。太璞道。敢不盡心麼。但是社會狡詐。令人難測。雖說不是文瑞。還必須得質問他的。或

者問出下落來。也未可知。周鐸道：全憑李君辦理，務必將這凶犯拿獲，不使好人受曲就是了。太璞答應。時天色正午，大家用飯。又談論了些個風土人情。然後太璞請周鐸一同赴衙，大家詳加辦理。周鐸應允。午飯以後，駕車赴虛州而去。到了城裏，周鐸駐在堂內。太璞回衙去了。晚飯以後，立卽傳三班六衙開堂審問。不多時，差役來齊。太璞升堂。先提羅文瑞。不多時，聽見鐵練叮叮鐺鐺，腳鍊花花拉拉，獄卒牽進一個人來。腦袋上逢頭垢面，身穿着罪衣罪裙，臉面焦黃，舉止無力，雖餓得扣腮凹眼，却有一番的秀氣。一看就知不是行惡之輩。來至堂上，跪在當中，還沒有等太璞開言，反先號哭起來。太璞等他哭了一會，便問他道：你當真不知道神父死的情由麼？只見文瑞答道：老爺也不必細問了。小人的心情，惟有俛神父知道。老爺就把我制罪處死。我跟神父去就完了。太璞道：老爺不是願意制你的死罪，你可把你的事情說說，果不相關，我自是釋放你的。文瑞道：神父

既死。我還有什麼活頭呢。老爺也別放我。我惟願意跟神父升天堂。太璞道。前月你先母出殯。神父果上你們那裏去了。沒有。文瑞哭道。神父何嘗去呢。神父若去。我也不受這不白之冤了。我們村裏的人。整整盼了一天。神父還沒有來。那料黑夜之間。恩人就死了呢。太璞看他的像貌。聽他的言談。絕不是殺人的凶犯。到底自己千思萬慮。抓耳摸腮。怎麼也想不起主意來。正在心思如麻。腦海亂翻的時候。忽然想起一事。立刻問文瑞道。神父死後。你也見過神父的屍首沒有。文瑞道。見過的。當夜他們把門叫開。是小人同他們送到俗流井。太璞道。光神父自己沒有別的死屍麼。文瑞道沒有。太璞一聽。不覺奇異。命將文瑞的刑具除去。押在班房。退堂以後。立命人到堂。請周鐸相議。工夫不大。周神父來到。請進書房。周鐸道。今晚過堂。如何呢。太璞道。雖沒有什麼口供。我到想起一件事。甚有關係。故特請來相商。周鐸道。什麼事呢。太璞道。文瑞供稱。當日夜間。只見神父的屍骸。

沒有從人的下落。倘將從人傳到。不難水落石出。神父的僕從。可是誰呢。周神父聞言。倒抽了一口氣道。嗚呀。神父一死。我們也心煩慮亂了。怎麼一月工夫。沒有想起他來呢。原來倪神父。只有一個從人名齊黑。是七心庄人。他父親名叫齊墩子。家中本來財主。因倪神父創的醫院。給齊黑看好了病。所以將齊黑交到堂中。相幫堂裏。倪神父看見他品行端正。所以叫他跟了自己。後來他的父母。也就奉了教。太璞道。自神父死後。他的父親來打聽過他兒沒有。周鐸道。沒有。太璞道。此事好生奇異。倪鐸被戕。路人皆知。齊墩子父子相關。怎麼反到裝起龔來呢。我想齊黑的下落。齊墩子必然知情。若找着齊黑。就好說了。周鐸道。是了。聽說墩子奉教冷淡。神父爲其所害。也未可知。太璞道。知與不知。明天先問他一堂。二人計議多時。方纔告辭。第二天出了票子。傳齊墩子到案。工夫不大。差役報告。墩子已傳到了。太璞立刻升堂。將齊墩子提上來。單見他五十來的年紀。身量不高。

身穿一件狗皮大襖。頭戴一個開花氈帽。一臉皺皺紋。一雙模糊眼。小辮子在胸前一縷。儼然一個怕婆兒漢。兩眼東瞧西看。渾身拘促不安。好似一輩子沒見過縣官的一般。來到公堂之上。跪在地下。太璞問道。你叫齊墩子麼。他答應道。是呀。老爺。小子我就叫墩子。太璞道。你的兒子齊黑。現在何處呢。墩子道。老爺。小子不知道。太璞道。你的兒子。怎麼也不知道呀。墩子道。小人年老力衰。什麼也記不得了。太璞道。倪神父被人殺害。你還不知道麼。你的兒子也死了。墩子道。小人整日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連炕頭兒也一天一天的不下來。怎麼會知道這些閒事呢。太璞聽到這裏。不覺奇異。以爲父子相愛。人之常情。這個老東西。聽見他兒死的言語。竟毫不動情。若不關痛養的一樣。其中必有情弊。遂又問道。你家中共有多少人呢。墩子答道。小人不知道。太璞把驚堂木一拍。喝道。好你這個渾賬。家中人數。敢說不知。分明是欺瞞老爺。快講。墩子道。小人情真人數不知。小

人糊而糊塗的。光管賄喫賄做。那裏知道有多少人呢。太璞道。你現今多大年紀。竟然就這樣糊塗。墩子道。小人不知道。太璞喝道。好個混賬東西。越發的裝起傻來了。這分明是狡猾。給我拉下去。重打四十。那些個如狼似虎的刑役。一聽吩咐。立時把這業賬不如人的老頭子。以也以的。打了四十大板。真是官法無情。打的老頭子。呲牙咧嘴。叫痛不止。自言自語的道。噯呀。可害苦了我咧。在家中耐鞭子還不算。還得着我跑到堂上。來捱板子來。太璞聽見他話內有因。遂問道。你說的什麼。墩子哭道。小人不知道呀。太璞吩咐再打。墩子急忙叩頭道。噯呀。老爺饒了我罷。千萬別打啦。再打我齊墩子。就成了血餅子了。太璞道。我問你的事情。你多咱知道。我就不打了。墩子答應道。我知道。我在家中。早就知道。太璞問道。你既知道你爲何說不知道呢。墩子發了發恨。咬了咬牙。很很的說道。全是我。至此又禁不住說了。太璞見他不說。將驚堂木。連響了兩下。喝道。以後如何。快講。墩

子見勢不佳。遂接着說道。全是我那老伴兒。勸我這樣說。我何曾不知道呢。太璞一聽。心下明白。遂又問道。你的兒究在何處呢。墩子道。小人不知道。太璞喝道。好個狗才。還敢說不知。你到底不怕受刑麼。墩子道。我老伴不叫我說。知道。我怎麼敢說知道呢。俗話說的好。官刑好受。私刑難逃。我若說了。知道。叫我那母野又知道了。那還了的呀。二百鞭子。到好受。當屋子跪夜。是最難忍的。太璞一聽。不覺笑道。你的老伴兒。究有多少頭臂。你爲何任着他。也不還手呢。墩子道。不用提咧。起先觸着他的惱怒。方纔痛打兩下。自那一回。我還了還手。竟然將他兄弟兩個叫來。手拿洋槍。箭直的是要命來了。小人叩頭如擣蒜的。方纔饒過。以後在這鞭子上頭。也額外加料。每天有錯沒錯的。三六九的打起來了。太璞聽見他這一番言語。暗道。母鷄司晨。真是可痛。想不到這些怕婆子精們。受如此的苦楚。又想這老頭子。語內有因。神爰被害。必然知情。但是在三右四的追問。千心萬慮的。

考查也就是不知道三個字。又不勝的可憐。不忍再打。遂問清了他的妻子的姓氏。連他郎舅的名字。立出簽票傳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醜郎君偏配醜女 毒老嫗妄施毒心

詞曰 世上窮通有命 何須巧用機關 榮華富貴總由天
事事難常如願 人意雖求如此 那知天理不然
心機費盡妄營貪 卒至空手嗟怨

話說齊墩子原是七心莊的一個莊家財主。貪財不顧臉。拿着一個大錢。當他的命根子。數十年的工夫。舍不的喫。舍不得穿的。由一成一十。由千集萬。房頂上種地。針尖上削鐵。方纔集了薄田兩頃。遂成了小村的財主。因爲他長的邱頭邱腦兒。紅眼八叉的。竟然窮嫌富不愛。也沒有尋上個媳婦。好容易的等到三十歲上。實再的等不的了。

精可他們村裏頭也有個醜丫頭名趙大姐生的是薑黃臉面筆尖頭臚稱蛇鼻子。葫焦眼兒。面皮闇黑點遍佈。頭頂上稀髮焦黃。大嘴一咧。虎牙外露。人人稱爲母老虎。其實與野叉無二。雖生來媿母之貌。自以爲有刁婢之容。遂以奇貨可居。高不抬。抵不就。到了三十二歲。還沒有找着婆家。村中好事的。看着同整子門當戶對。且是一流人物。堪以做爲夫妻。兩頭一說。竟然應允。真是棒垂打耳。可對了嘎嘎咧。過門以後。趙大姐便施起威風來。欺負整子是個莊家傻漢。每每的高聲大噪的。撒落起來。墩子當着此時。好似跪讀上諭。那敢不遵命呢。整天家拿着趙大姐爲閻王。恭敬老婆似神仙一般。說東他就上東。說西他就上西。莫不指揮如意。命到令行。一聽老婆兒的話。好似綸音諭旨。後來生了個兒子。名叫齊黑。秉性和順。堪稱佳兒。雖說龍鳳方生。龍鳳子。老鼠必養打洞兒。到底瞎瞽叟尙生了大舜。墩子夫婦就不能養活好小子麼。這也中了母牛生麒麟。烏鴉伏鳳凰。

的俗話了。他夫婦兩個愛如掌珠，起到十幾歲上，不知爲着何故，在胸前生出一個大瘡，有碗口大小，兩口子一見，那有不心痛之理。先是請醫生接大夫，開咧個不了，後來問神問卜，乞籤求道，也沒有什麼效驗。急的二人，挫手頓足，不知如何是好。偏起的墩子一個伯叔兄弟，名齊歸良，在墩子的雜貨舖內當掌櫃的，新近纔奉了天主教，就同墩子說西洋的神父，倪人著近日在俗流井立了一座醫院，請着外國的先生，專治各樣雜症，見效神速。若將黑兒送去，試他一試。或者看好，也未可知。墩子一聽大喜，也是有病亂投醫，命僕人駕上車馬，送黑上俗家井病院去了。不多幾日，果將黑看好。墩子夫婦自是歡喜的了不得。不料將兒子接回，舊病復發。後來送到病院，瘡口就又好了。後來每回到家中，病必又犯。一時之人，全稱他爲戀家病。他夫妻二人，拿定主意，將黑交給神父，也不着他家來了。神父自是歡喜，遂命齊黑上了幾個月的學，會了幾端經，就給他付了洗。後來

在堂中相幫神父。也是很好。過了幾年。他的父母也奉了教。單說墩子夫妻二人。一個是欺夫婆。一個是愛財癩。雖然今日奉教。也是跟着別人瞎混。人家打鐘。他也不進堂。到了主日。他也不罷工。光是有個奉教的虛名兒。在神父跟前。敷衍面子。這日十月十五。趙氏坐在炕上。覺着身上有點不舒。命人給他端了一碗茶來。剛然一啣。聽見屋門一響。他丈夫走將進來。呆呆的立在當地。也忘了給他請安了。趙氏道。好你這個土別。今日所因何事。竟這樣裝裝。墩子見問。竟然眉頭一皺。從一個紅眼圈兒內。流出一對白淚珠來。趙氏不覺大怒道。好你這個東西。老孃有問。竟敢不答。這分明是臉上發癢。想着搥手把掌咧。墩子一聽這話。好似審判官。判定死刑一般。早嚇的渾身哆嗦起來。不覺連聲叫饒。趙氏勸道。究因何故。墩子道。噯呀。可要了我的命根子了。說罷撲嚙一聲。坐在當地。咧着瓢大的嘴兒。哭起來了。一行鼻子。兩行淚的。滿口數落着他叔伯兄弟。齊歸良。要了他

的命根子。說前莊上的雜貨舖。也沒有招賊。也沒有失盜。今天算賬。就拆虧本銀二百兩。分明欺負我傻。使了黑心了。趙氏一聽。二百兩之數。也喫一驚。後又笑道。原來如此。就直當的哭麼。你就是哭一萬年。把你那紅眼圈兒流白了。也哭不回銀子來。墩子一聽。騰身而起。撒腳就跑。趙氏急忙喊道。做什麼的。墩子很很的道。同他拚命的。趙氏道。還不給我滾回來。只見墩子柔聲軟氣。攝足潛踪的。轉回身來。趙氏道。說你傻你就傻。你拚了命。難道算你得了銀子麼。再一說。他們人多勢衆。若把你打個死死活活的。他們八個命。也是不值的。墩子生氣道。好個歸良。竟敢打的我死死活活。他不說理。本縣大老爺。是說理的。我先進城告他一狀。再說。言畢起身要走。趙氏怒道。快給我坐下。比什麼也強。憑你拙舌笨嘴的。就能贏了歸良麼。說罷。將茶喝完。使翻眉轉眼。抓耳摸腮。好似思尋事一樣。過了一會。便見墩子道。凡正得打官司。二百兩白花花的銀子。是不能便宜他的。趙氏道。

你這毘頭毘腦的東西。打官司。花一大堆錢。也不定贏不贏。墩子道。依你便怎麼樣呢。趙氏道。我有條妙計。若果然被他所傾。必將銀子找回來。墩子道。什麼計呢。趙氏道。什麼計。反正一動心眼兒。就此你這傻小子。知道事兒多。你真白奉了天主教。你不知天主教。有告解麼。無論何人犯了罪。就得在神工內。向神父告學的。如今若把倪神父請來。着歸良辦神工。他黑咱們的銀子。是必得同神父說的。你想神父要知道。能不替咱們要麼。就是打了官司。神父也可做個證據。墩子一聽。歡喜道。無怨比我多。喝二年白粥。靈機真是廣的多。趙氏道。也不在這個。俗話說的好。有知不在大小。無知空活百歲。金鋼鑽生下來就鑽磁器。豆芽子長一房高。也是一刀菜。像你這樣兒的。活到八十上。也是沒有出息。現在天色將晚。敢明天再去罷。墩子聽了。如奉諭旨一般。立刻備辦請神父的食物去了。趕到了第二天。鷄還沒叫。他就急忙起來。趙氏又囑咐了他好些言語。說神父是個外國

人秉性最直。心眼兒極多。俗名洋鬼子。是不好糊弄的。必須格外小心。就說我病的死去活來。要見神父告解。那裏也有咱們黑兒。保替一去。神父就來了。後又嚇唬他道。你可記着。格外謹慎。別露出馬脚來。倘若將神父接不了來。是饒不了你的。墩子恭恭敬敬的答應一聲去了。趕走到天明。可巧正遇見神父。上落魂坡去。黑兒一見他父親。立時跳下車來。問有何事。墩子道。不用提咧。你孃病的要死。叫我來請神父。黑兒一聽。母子之情。出於天性。於是緊央求神父前去。神父不覺爲難。以爲許下上落魂坡。如若不去。真是行不顧言了。又問墩子道。究竟病人怎麼樣呢。墩子道。我也說不清。反正神父不去。我是脫不了的。神父一聽。想病人必是利害。終傳是要緊的聖事。如今落魂坡可以不去。病人是不可不救的。遂應許了上七心莊。墩子一聽。自是大喜。以爲還是賢妻明白。計不虛發。黑兒一聽。母親要死。自是着急。一路上緊催漫催。緊趕漫趕。好容易的道了上午。方才進了

七心莊。入了墩子的大門。墩子下了車。急忙跑到妻子房內。慌慌張張的說道。神父來了。你快着拿個主意。是怎麼辦呢。趙氏在炕上躺着。兩眼黑虎着說道。神父來了。就許你這樣荒唐麼。給我蓋上一床被子。快着走罷。墩子聞命。輕輕的給他蓋上。漫漫的方出去。伺候神父的了。再說黑兒將車卸了。把牲口交給別人去溜。自己一脚跑進母親房內去。見他母親躺在床上。哮喘不止。黑兒信以爲真。連忙問母親病苦如何。趙氏一轉身。見了黑兒。說聲你先出去罷。我且不要緊的。今將神父請來。是爲一件心事。黑兒安慰了兩句。方纔出去。這時歸良聽見嫂嫂生病。也就來了。午飯以後。神父要給病人告解。終傳。墩子忙進妻子房中。向趙氏道。神父要給你終傳呢。趙氏道。你說我方纔睡着。等會再說。墩子答應一聲。方才要走。趙氏道。回來。墩子轉回來問道。還有什麼吩咐。趙氏道。歸良辦了神工。沒有墩子道。沒有。趙氏道。你快催他辦神工去罷。咱們辦不辦。不要緊。他辦是要緊。

的。你也常來着點。我還有事問你呢。墩子聽着說完。方纔出去。到了神父屋裏。把妻子睡覺的話說了。神父不得已。只得等着。歸良奉教。本來熱心。前日算賬拆本。看見墩子就有些不悅。那裏知道他做這些事情呢。又因舖中公忙。辦了神工。使回前莊去了。半天的工夫。墩子屢到妻子房中。傳些消息。這時使把歸良告解的事。說給趙氏。趙氏聽了。使歡喜道。你先出去。好好的伺候神父。我一會就去。墩子退出去。事奉神父的了。趕太陽平西的時候。神父向墩子道。我出門的時候。約定今晚回家。有要緊的事項。如今遇此變故。晚上不能走了。到底明天是萬不能留的。你再看看病人如何。若是醉了。我給他終了。傳也就完咧。方說至此。聽得屋門叭的一聲。走進一個婦人來。墩子一見。忙躲在一邊。倪神父曾來過一次。知是趙氏。不覺奇異。暗道。他方纔病的死去活來。如今怎麼出來了呢。單見趙氏先說了一番辛苦的話頭。使問歸良辦了神工沒有。神父道。歸良到是辦了神工。單

是這一次來。原是爲你一人。你今雖好。到是辦辦神工也可。趙氏道。俺們辦不辦不要緊。歸良辦是要緊的。我實話對神父說罷。這屬請神父前來。光是爲着歸良辦個神工。因爲前日舖內算賬。拊本二百兩。我想也沒有失盜。也沒有招賊。二百兩白花花的銀子。怎麼會沒了呢。必是爲他黑了。如今特來問問神父。他告了這項罪了沒有。神父一聽此言。大喫一驚。急的立起身來。向墩子夫婦道。你們奉教數年。就不懂這個道理麼。爲何妄用這番心計呢。你們當知道神工之事。是一字不能說的。趙氏道。神父別這樣拘了。這屋裏就是我們三人。神父說說。外人也知道不了。神父道。外人我到不怕。天主是無所不在的。他是爛照人心。明人隱微的。世人好欺。天主難瞞。休想糊弄天主。此時墩子插言道。神父說了罷。神父說了罷。若我們得回銀子。還是大魚大肉。許神父喫一天。神父道。你想我這回來。是喫你的飯來了麼。若不是說你妻子有病。我今日是長短不來的。我們西洋地

有飯喫。俗家井也有酒肉。人生在世。先是爲救已救人。不是爲着喫喝。你就給我擺下山珍海錯。送給我普世的金銀財寶。我也不敢犯罪。得罪天主的。趙氏道。神父不願說。就完了。什麼天主不天主呢。難道神父說了。山上的老虎。還下來喫神父不成。神父道。老虎喫到不怕。我就怕魔鬼來抓趙氏生氣道。那裏魔鬼不魔鬼呢。分明是同歸。良至厚。不願說就完咧。說罷將脚一蹀。氣忿忿的出門去了。此時黑兒聽見母親同神父說話。急忙跑來一看。母親已經走了。墩子見兒子進來。無言答語的。也溜出去了。神父看見黑兒進來。覺着有倚靠。便把他滿心的委曲。向他述說了一遍。並囑咐他勸他的母親。黑兒一聽如此。又是喜笑。又是憤恨。喜笑的是母親無病。無故將神父逛來。憤恨的是變親道理不知。作這無理的舉動。遂聽了神父的話。去勸母親去了。不料道了趙氏屋內。還沒有開言。趙氏倒先數落起來了。說你這沒出息的東西。白跟了神父好幾年。會咱們連一點面子

也沒有。神工裏頭的話。一句也不說。黑兒道。母親消消氣兒。別如此着急。這件事原是母親辦差了。那神工裏的話。是一字不敢說的。這是聖教嚴命。自古以來。還沒有一個神父。犯過這樣規矩呢。趙氏道。好你這個小東西子。真是胳膊肘向外扭。跟了三天半神父。竟然沾上洋氣了。把親生父母。到忘了。黑兒道。不是忘了父母。這不許露神工。實是聖教嚴命。是兒常聽見說的。不用說神工裏的話。就是在神工說要殺神父。神父也是不能躲避的。趙氏生氣道。你真受了神父的糊弄。快着出去。別在屋裏糊說了。黑兒見母親生氣。便垂頭喪氣的溜之乎也。這裏趙氏聽見要殺神父。神父也不躲避的話。深恨神父欺人。暗想神父。如此保護歸良。必是受了歸良的賄賂。不勝忿怒。後又一想。我何不在神工之內。如此如此。看他如何。那時抓着刀柄。估量他不說也不行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神工內趙氏洩機 李太璞判定群犯

詞曰 在世光陰似箭 往來日月如梭 生活在世日無多

速如電光石火 轉眼臨終在卽 人生壽數幾何
平生放蕩怕於惡 那有惡因善果

話說趙氏醜婆聽見兒子之言。心生一計。立將兒子指出去。獨自走至神父屋內。見神父正跪地誦經。趙氏等神父起來。方說道。我們無事自擾。不知規矩。無緣無故的。把神父誑來。神父寬免罷。神父道。這算什麼呢。也不過多敬一天心兒。我正爲你求天主。開你的神光。你知道道理。我就歡喜了。趙氏道。規矩已知道了。惟我這裝病裝快兒的。將神父白糊弄一蹺。頗覺不安也罷。我也辦辦神工。神父道。正當如此。有病沒病。解解罪也是好的。於是立命人預備晚燈。吊上竹簾。蓋分界誦經。隔簾聽告。原是聖教之常例。趙氏在神工內。既沒有誠心。那裏找安當呢。糊糊亂亂的。說了幾條小罪。未了說歸良黑了。我

們的銀子。二百兩。我恨入骨髓。已拿定主意。給他在飯內下毒藥。害他的性命。倪神父道。那萬萬不可。害人性命。天主是不許的。再一說。若他真偷了你的銀子。天主自然降罰。他若沒黑你們。那不是冤枉人麼。趙氏道。噯呀。神父太死心眼子了。我也不過說說就是了。那裏真給他下毒呢。就是給他下上毒。神父既同他知己。也是得說給他的。就是不說。也必眉來眼去的。暗裏傳個神氣兒。不叫他喫。神父聽到這裏。不覺着急道。我心也費盡了。話也說到了。你們真是心如木石。爲什麼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呢。如今也沒有別的法術。只可求天主開你的神光罷了。趙氏哼了一聲道。神父這樣死心皮氣。真叫人着急。神父只替說了。看看怎麼樣呢。難道此事沾在心裏。吐不出來不成。神父道。我實對你說罷。我情願受萬苦萬辱。以至下入地獄。也是不敢得罪天主。露告解。聖事的神工裏的話。不但不許說。也是不准按着做的。打破你的妄想罷。弄死我也是不說。趙氏道。當真的

麼。神父道：神工之內，誰敢戲言呢？趙氏道：若果如此，神父隄防着點罷。我要給神父下毒呢？神父一聽此言，暗喫一驚，立刻問道：我得罪你們什麼了？竟如此的恨我呢？趙氏道：我同神父並沒有仇怨，且受過好些恩典。但是今天我們費事八活的，將神父請來，全是爲的問一句話，誰想神父一言不發，竟如此的苦害我們。神父若果不聲張，甘心把毒藥喫了，我就信服神父說的神父道。爲主吞毒，我本甘心。性命存亡已置度外。你若果給我下上毒藥，我是不敢不喫的。但你的靈魂怎麼樣呢？趙氏道：銀子既被人傾去，我還要靈魂做什麼呢？神父又勸了多少言語，也不見效。知他爲財所迷，末了便向他說道：你若固執不聽，必要害神父的性命。我是不能赦罪的。趙氏道：赦罪不要緊，銀子是好的，罪可以不赦，財不可不發，光赦罪也是不能喫飽飯。說罷立起身來，往長去了。神父此時如萬箭穿心，難受的了，不的立刻跪下向天主道：吾主天主，我身遭此難，全爲愛爾，求你的仁

慈幫助使爾僕得致命之功勞。我甘心以性命。証聖教道理。情願用熱血爲傳教種子。吾主天主。求你也賜罪人回頭。使害我者改過。別因毒我之患。使趙氏受永久之罰。再說那個恨心的老婆。情似石人。心如鐵漢。無論神父如何講解。如何勸諭。好似黃蠟灌耳。置若罔聞。老是攢死牛牴角。他在夫前發橫家庭施威。無不言聽計從。闔家人上人下。全是他拿下馬來的。如今神父不說歸良之事。那裏栽過這個勛斗。受過這個氣兒呢。便搖着三稜子腦瓜兒。施展出擗筋皮氣來。以爲若不着神父說了。隨了我的命令。我百姓了百家姓上。頭一個字啦。走到廚房。見神父的飯已經預備妥當。便把先前信老鼠的毒藥。給神父革在一碗湯內。他原沒有害父神的意思。也不過使神父看出有毒不喫。他便從中奚落。強迫父神說就是了。所以下的毒藥很多。湯子變了顏色。自己便回到屋裏。專等飯後。同神父算賬。不料過了一會。聽見屋門一響。墩子慌慌張張的走將進來。連聲嚷道。

不虧了。不好了。黑兒負了毒了。這就要死呀。趙氏一聽。大喫一驚。豈
勝大罵神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你既不喫這毒。也到罷了。爲何又
毒俺兒呢。好個狠心的洋鬼子呀。我同你誓不甘休的。說着挽胳膊。
神袖手。好似瘋狗般的。闖進神父屋內。如老虎喫食也似的。撲將神
父去。恨不能揪倒神父。咬兩口。方出心頭之恨。單見神父跪地誦經。
連理也不理。原來趙氏下毒後。黑兒給神父端飯。見那一碗色氣不
正。沒有給神父端去。自己喫了。這也是中了。害人如害己的。俗話。神
父念了一會子經。見黑兒端了飯來。信內中有毒。便眼中含淚。喚了
個龜。以爲死在眼前。便跪地求主。收他的靈魂。及趕趙氏來了。也沒
理他。單見教子一把。將趙氏拉着。說你快着上廚房裏去罷。黑兒要
爾你說話呢。趙氏還是不三不四。數數落落的。跑到廚房。單見黑兒
滿炕上亂滾。面如紙人一般。連聲叫苦。嘴內吐了好些個白沫。一見
趙氏。便叫道。親娘呀。你可害死我了。趙氏一見。母子之情。那有不慄

呢滿嘴抱怨着神父。命人快煮綠豆湯。又命人到藥舖裏取解毒的藥。黑兒道。母親也別咒罵神父。與神父一字無干。是我看見那碗。色氣不好。我自己喫了。說道這裏。便見面皮變紫。嘴唇發青。不能再說話了。過了沒有一分鐘。便生氣已絕。天主台前聽審判去了。墩子夫婦咧着瓢也似的嘴。號哭起來。趙氏哭着抱怨墩子道。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白睜着兩個紅眼圈子。兒子喫信。你一點也不管。黑兒這一死。淨你鬧的。墩子生氣道。你安心不濟。這會子又怨我了。你若不給神父下毒。黑兒就死了麼。趙氏把胡焦眼一瞪道。你這個老東西。不服管教了。說着伸開五指。照着墩子的臉上。就是幾下。墩子此時也不知那裏來了一股子丈夫氣兒。吹起胆來。竟把老拳一舉。照定趙氏的心腔。就是三下。趙氏那裏受過這個呢。便又哭又喊道。好個大墩子呀。你殺了人。竟來欺我。我是不能活的了。長受漢子的氣。多怎是個頭兒呢。說着往外就走。等時全宅鼎沸起來。趙氏有兩個兒

弟一個叫趙狗兒。一個叫趙成兒。今晚正在外頭打獵回來。一聽院內吵鬧。使一脚闖進。趙氏一見兩個兄弟。便越發起瘋來。說墩子害死兒子。欺負女人。你們得給我出氣。趙成本來是個二百五。俗名楞頭青。綽號大刺蝟。硬杵子。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是人人不敢惹的。立時抓着墩子。握拳要打墩子。早嚇的魂不附體。急忙跪在地下。叩頭如搗蒜。說兒子是神父害的。與我無干。趙成兒道。洋鬼子在那裏。趙氏道。在屋裏呢。趙成兒手托洋槍。跑到屋內。見神父向跪地誦經。便把機關一搬。噹的一槍。神父應聲而倒。彈入胸間。可憐慈善名家。致命於此。聖教棟樑。喪於頃刻。可敬可愛之倪神父。已逝世升天了。全宅人丁。見神父一死。個個心驚。人人胆裂。以爲打死洋人。將來不知有多少被累。於是整備行李。全想高飛遠走。全宅紛紛亂亂。等時如麻一般了。還是趙狗兒明白事體。囑咐人丁。不許聲張。又把趙成痛責一番。然後問墩子如何辨理。墩子聽見打死神父。早嚇的死了。

好幾個死兒了。今見趙狗問他。那趕不答應呢。便把怎來怎去。前前後後的事情。哆擦着說了一遍。趙狗一聽。心生一計。以爲神父既上落魂坡。七心莊這一行。別人是不知道的。若將神父的屍首。送至羅文瑞的門口。誰還說是姓趙的殺的呢。計議已定。便把合家的人。丁囑咐一遍。命家人不許傳揚出去。然後駕上神父的車輛。拉着神父的屍首。乘着黑夜無人。送至落魂坡。回來又爲黑兒買了一口棺材。裝殮起來。停放後院。真是辦的人不知。鬼不覺。外人一點破綻也看不出來。第二早起。歸良來領聖體。也說神父有件要事。當晚上了落魂坡。將他遮蓋過去。及墩子思兒心切。號哭兩聲。趙氏也時加捶楚。如此過了一月。全家方纔鬆心。不料一天早起。差役叫門。說是府衙皂隸。傳齊墩子到府。墩子一聽。那裏還有魂呢。立即跑到妻子懷裏。求着保護。時差人已經進來。趙氏便將他推在一邊。說老爺叫你去。你就去罷。怕什麼呢。你可小心。老爺問你什麼。就說不知道。說至此。

眼裏睜着差役。願意再囑咐兩句。又怕差人聽出來了。只得說道。你這傻東西。記着。小心別說走了嘴。你若說了。知道。你再看看那鞭子。回來。可是脫不了的。差人緊催墩子。便跟赴虛州去了。至於墩子到堂。有何口供。也不用再說。單說太璞。聽着墩子話內有音。立出簽票。傳趙氏及趙狗趙成兒到案。也命他們在齊宅尋看一番。不多時。差役回來。報告說。已將三人帶到。並於後院。見有棺材已具。太璞立時升堂。提三人到案。不多時。見一個醜婦。走將進來。面如棕色。頭尖如筆。不啻媼母復活。東施再生。把李太璞嚇了一跳。若不是白日。必說是見了鬼了。又見後頭跟着兩人。全是狼眉虎目。賊頭賊腦。一齊來到堂上。跪在當中。李太璞問趙氏道。你就是趙氏麼。趙氏應道。我就是趙氏。太璞道。好你這個惡婦。不知三從四德。終日帷薄逞強。夫前施威。丈夫頭到府衙之前。竟敢強詞挑唆。分明有辱長官。趙氏道。噯呀。這是那裏的話呢。俺長的氣貌不揚。天天受漢子的氣。任憑何事。

全是他作主。那裏有俺的話呢。太璞怒道。好你這個刁婦。初次上堂。竟如此的狡賴。將墩子帶來對質。不多時。差人領着墩子進來。趙氏沒等太璞開言。便數落丈夫道。你這個混賬東西。不遵家法。在家裏淘氣還不夠。竟在老爺之前。來揚騰怕婆子來。太璞此時。把驚堂一拍。喝道。好個惡婦。公堂之上。也是你自由發言的地方麼。趙氏方不言語。此時墩子一見妻子。早嚇的骨軟筋酥。那裏敢出聲。便順溜也跪在一邊。太璞問道。你說你兒子。至今不知下落。我問你那院內是誰的棺材呢。墩子尙未答言。只見趙氏用手指着墩子道。那是他爹。太璞喝道。敢說。我問你丈夫。你也是敢插嘴的麼。又問墩子道。你父親是幾時死的。墩子見問。立時抓耳摸腮。摸上摩下。瞪着傻眼。半晌說不出話來。太璞緊催快說。墩子無法。忽見趙氏。睨了他一眼。忙說道。我不知道。太璞一拍驚堂木。吩咐用刑。只見先上來了幾個刑婆。將趙氏揪倒。抬到刑架。趙氏念想。至此不招。也是無益。沒等刑婆用

刑便把趙成害神父的。一往實情。從實說了。太璞命他們畫了供。趙成兒趙氏判爲正凶。立即槍斃。墩子趙狗助桀爲虐。判爲幫凶。着卽斬監候。此案一結。闔府快心。後報給朝廷。頗蒙嘉許。不料聖教流行。久必遭難。也是國家將亡。必出妖孽。過了幾年太平。也不知那一處妖魔出世。鬧起紅頭匪來。幾使澄清世界。變爲鼎沸宇宙。以致太璞丟官遭難。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閱京報太璞胆驚 羅文瑞舍生取義

詞曰 左道邪說日熾 公教真理難明 迷信不破把人傾

有如蛇毒獸猛 所賴仁人志士 堪稱聖教勇兵
專心去把異端攻 真是耶穌干城

話說太璞將倪神父致命情由。追出原委。依法懲制。然後報給政府。頗蒙佳許。後來又審過多少奇情冤案。全是水落石出。罰罪恤

災真是個個稱賞。人人愛戴。又同神父協力同心。整理教務。幾年的工夫。把個虛州治理的秩序井井。有條不紊。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於是全境人民。擊壤而歌。共慶昇平。雖然張務仁終日鬼鬼祟祟。拉三扯四的。想些個私錢。到底太璞一片至誠。大公無私。又因武氏兄弟。左右防範。也沒有壞了大事。惟給郎舅方希賢去的書信。皆爲務仁扣壓。又假造私信。說希賢已死。爲杜絕他們見面的機緣。太璞聽見。自是痛哭。漫漫的又想起前妻來。這年正月十五。俗好放燈。所以晚飯之後。合衙人丁。全去觀看。太璞一人獨坐書齋。翻看案卷。工夫不大。漸見明月東升。皎輪高懸。因觀明月之美。遂啟顏色之思。不覺又想起妻子方氏的容貌來。心中一酸。吊了兩滴痛淚。遂把卷子一掩。躺在床上。自己傷起心來。躺了一會。覺着眼光一合。神情一恍。見街外燈光四射。人聲鼎沸。男女歡呼。熱鬧的了不得。因想今日原是燈節。我爲何不出去遊觀遊觀。散散這痴想憂心。跳出這悶國愁城。

呢。想畢起身出衙。順步前去。也不知到了個什麼所在。單見青松羅
立。楊柳垂條。春芽初萌。荒郊變綠。少頃忽見行人一羣。成千帶萬的。
由西而來。其中男男女女。貧貧富富。各等人都有。扶老挾幼。好似逃
難一般。太璞呆呆看了半天。也不知來自何方。所往何地。細看行人。
也有自己的至親。也有先日的朋友。正在納悶兒。忽見一個美貌婦
人也在其中。太璞一看。並非別人。原是方氏。心中大喜。遂把務仁所
言。妻子死的情由。全行忘去。走至跟前。一手拉着方氏。叫了一聲賢
妻。忽聽搜的一聲。一個火球。飛在頭上。急忙一躲。火球落地。叭的一
聲。變作一片大火。將他夫妻二人隔開。等時黑烟烈火。滿處亂滾。金
星火點。遍地狂飛。傾刻之間。把一個澄清世界。變成了一個火亂的
乾坤。太璞正在驚慌無措。抱頭逃竄的時候。忽見一陣狂風。自西而
來。等時把普世的火光。捲的東海裏去了。這時定神一看。前之災男
禍女。悉皆無踪。正在留神細看。尋找前妻的時候。忽聽背後一聲響。

亮回頭看時。立即驚醒。原是一夢。見武克手持一物。走將進來。太璞道。乘此燈節。爲何還不出去逛逛。仍然在此呢。武克道。原在外看了來。因現來了京報。故特呈上。說罷。放在床前。退出去了。太璞展開報紙。見要聞欄內。有紅頭匪出顯五字。細看底下。說是近年來。外交失敗。國人受欺。自膠州失守。民情尤憤。乃朝野上下。不思和衷共濟。以圖自強。而不法匪徒。反借此以鼓惑衆民。專引地方痞棍。以排外爲名。以搶掠爲實。入其黨者。頭纏紅巾。腰束紅帶。因名曰紅頭匪。專殺洋人。滅洋教。流妖氣於北省。散凶毒於內地。各地習拳練武。拜神求仙。聲言能避槍避礮。大有一唱百和之勢。太璞看此。大喫一驚。以爲通商傳教。乃萬國公法。外交失敗。不思自強。反聚匪排外。誠屬野蠻之舉。且教士創辦多少善舉。今知恩不報。真是天良喪盡。語云。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民教相殘。不是滅族先兆。定是亡國妖孽。我既爲國家之官。卽有安民之任。以後嚴重查辦。

肅清方地。萬不使一個匪徒招害虛州罷了。想到這裏。因把方纔的夢景。全貼在匪人身上。以爲紅者火也。方纔一個火球。竟燒遍世界。將來紅頭匪人。亦必爲害天下。使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時千思萬慮。滿腹的疑悶。也沒有看別的時事。把報紙拋在書桌。躺在床上。自己悶悶的睡去。一宿無話。第二早起。方纔洗臉。聽見門外鼓聲。聲聲。不知那裏又出了人命案子了。立時更衣升堂。將打鼓的傳上來。只見上來一人。有半百的歲數。跑的渾身是汗。氣喘不止。上到堂上。光有哆擦的工夫。沒有說話的氣力了。太璞問道。你居住何村。身遭何難。快着說上來。不必害怕。本府自給你作主。只見那人哇的一聲。哭將出來。喘氣呼呼咧咧。聲音半連半續的說道。可了不的了。反了反了。紅頭匪人。我主人。說着又哭的說不出話來。太璞聽見紅頭匪三字。不覺想起昨日的事來。心中頓起一驚。以爲匪人真是傳佈的快。昨日方纔出顯。今日竟激起旗幟。鬧起事來。可到了惡魔逞

能的時候了。於是等那人哭完。便又問道。你叫何名。你的主人是誰。可將遭難的事情。漫漫的訴上來。那人道。小人名叫羅忠。主人羅文瑞。是落魄坡人。昨日晚上。小人們觀燈回去。我們主人說。近日謠言甚盛。說紅頭匪人。作亂到處殺洋滅教。劫人放火。聽見說西北二十里。小團村。已聚夥習團。想着勾引各處土棍。鬧教。我們既身入聖教。恭敬天主。匪人自與我們爲仇。大家可要防備。又說無論如何。總當依賴天主。甯死不背。那時小人等。以爲主人也不過是慎勉之言。那知黑夜。果然遭了此事呢。黑夜之間。我們正在睡夢。聽見有敲門之聲。也沒想是匪。就給他們開開門了。不料門外三五成群。不知有多少匪徒。全是惡眉橫眼。紅頭紅腰的。一擁而入。也有手使長槍的。也有手拿短棍的。還有拿單刀。鐵尺的。滿宅亂翻。指手畫脚。喊殺連天。等時之間。把合宅人丁。全行網起。後來又把我的主人叫出。網着走了。說到這裏。不禁咬牙發恨。罵起匪人來。太璞道。網了你們主人。以

先就沒有問問麼。羅忠道。何嘗沒問呢。我們主人聽見家翻宅亂。人聲鼎沸。出來一看。匪人闖的一聲。將文瑞圍着。說聲拿人。七手八腳的。就網起來了。我們主人。真有胆量。是見過市面的。不但毫無懼色。反向賊人道。好你一群匪類。胆大包天。夜進人宅。就趕這樣目無王法麼。只見匪首哈哈大笑道。我們不是無王法。正是奉皇法。立團習武。保國滅教。今夜此來。專殺你這二毛子。文瑞一聽。哈的一笑。說道。原來如此。諸位請了。鄙人奉教多年。等的就是今天。兄弟既來。也沒有別的。可把我的腦袋捎着就完咧。只見一人說道。你這人。真迷了本性。不知好歹了。從前聽見說喫了洋鬼子的迷藥。不知東西南北。如今果然。文瑞道。我們非迷於藥。乃迷於理。天主聖教。雖傳自外洋。却創由上主。恭敬大造。可免禍求福。謹守十誡。可以修德成聖。凡屬靈明。皆當崇奉。望諸位早日醒悟。跳出迷途。且信教自由。萬國公法。你們逞此野蠻。必爲國法不容。若不早些回頭。定遭身後大難。只見

匪首啐了一聲道。配咧。你這分明怕死。反勸我們奉起教來。好不知時務。恭敬天主。既可免禍求福。爲何如今不央告天主。逃出我們的手心的。你們就是仗着洋人過日子。實對。你說罷。洋人今已殺盡。好。好。扶着你的腦袋。比什麼也強。你既怕死。自可改過從新。背教棄主。然後給我們跪下。嗑頭三下。叫聲爺爺。我們慈心一動。也許刀下留情。如若不然。可逃不出陰間鬼界。下不了斷頭台了。文瑞道。休得糊說。老爺既身入名教。自當取義舍生。血可流。此志不可改。頭可斷。聖教不可背。或殺或砍。任爾所爲。不用說屈膝求生。就是你管我叫三聲祖宗尖子。我也是不肯教的。匪人末等說完。蜂擁齊上。搜頭撲面的一陣亂打。然後合宅財物。翻箱倒籠的。搜尋一空。連人帶物。呼哨一聲去了。說到這裏。又痛罵起來。太璞心想。昨日方拿定主意。不使匪人貽害地方。不料今日竟劫財害人。作起反來。若不嚴加懲制定。必打上衙來。遂問羅忠道。夜間賊人。你可有認識的。沒有。羅忠道。曠

呀。我那老爺人家把刀一耍，早怕的我心驚胆裂，攢在炕洞底下。眼前發黑，如今見了老爺，這纔敢罵他兩聲。那個時候，那敢出頭露面的。說人家一聲兒呢。太璞聽罷，立出簽票，召武弁帶兵拿人。又命人將羅忠領下去，好生看待。自己回到書房，一推屋門，看見武克正在那裏更換衣裳，收使兵器呢。太璞道：你爲何沒事沒分的，竟這樣裝束起來呢。武克氣忿忿的道：紅匪鬧教，殺人搶物，這還了的麼。若不割完他們的紅尖，殺盡他們的牛頭，誓不甘休。太璞道：如此甚好。現武弁調兵，你可同他前去。然務必小心，萬無打草驚蛇。武克道：那是自然。說罷，手拿兵器，遂着兵丁，上小團村，集辦紅頭匪去了。太璞想這紅頭匪人，只管殺洋滅教，將來引起國際的交涉，爲害匪淺。遂把匪徒害處，及本地擾亂的事情，寫了一本報給政府。工夫不大，見武克已經拿了人來。太璞升堂，提人到案，見有十餘個人，全是邱頭邱腦，土眉土眼的。幾個鄉愚，問其姓名，也有叫牛兒的，也有叫馬兒的。

其中惟有一個。叫高惠來。是小團村人氏。太璞問道。你與羅文瑞。有何仇何冤。爲什麼夜進其宅。劫人搶物。快着說上來。只見惠來連叫了幾聲老爺。說劫物搶人。沒小人的事。小人等也沒有箍過紅頭。也沒有束過紅帶。大璞將驚堂木一响。說道。渾說。你既不是匪人。爲什麼將你拿着。惠來道。皆因去年。山東來了個大師兄。名叫張余信。在小團村立場習武。召人入夥。聲言毀教滅洋。不多幾日。已有數百之多。他看小人無賴。顧了小人看家。每月說給四吊錢的工錢。他們說上東。小人就上東。他們說上西。小人就上西。也不過是磨道裏的驢。聽喝候便了。昨日黑家。搶來的東西。至分贖的時候。也沒有小人的分兒。小人那裏知道他們辦的呢。太璞問道。你們既將羅文瑞搶來。如今放在何處。惠來道。別提咧。到了拳場。奉着總頭的命。就將他吊起來咧。過了一會。也不知怎的。又放下來。請到屋裏。好喫好喝。好酒好肉的。着他喫了一頓。又好言好語的。勸了半天。說你若背教。仍放

伽回家，並將搶來之物，一並交還。不料文瑞好賭剛強，逞志氣，不但
不肯教，反說了些個橫話。氣的匪頭，又把他吊起來了。命好幾個人
丁，輪鞭重打，真是打的渾身肉破，遍體流血。無奈文瑞，一身好骨頭，
不但肯教，連句軟話也不說。總頭又命人拿刀割肉，給了個萬兩
的罪過。後來又用香火燒身，黃蠟灌耳，鬧的渾身泚泚啦啦，好似開
鍋的一樣，油肉亂滾，淫氣滿院。見者無不吐舌，真是萬苦受盡。總不
叫痛。反暗暗念起經來。你說奇不奇呢？人人全說他吃了洋人的迷
糊藥，攢起死牛牴角來，不回頭。迷糊到了底了。是總頭一怒，將他拉
至村外，一刀將他殺了。太璞問道：沒有槍別人來壓。惠來道：小人聽
見說沒有。雖然網了幾個僕人，來的時候，將他們放了。太璞道：今天
爲什麼光你幾個看門，別人上那裏去了。惠來道：自張余信設在紅
團，如今幾乎每村皆有。今天他們在蠻盟鎮演戲，齊人說這就要起
手，我也不知有多少。所以他們全上蠻盟鎮去了。剩下俺們幾個小

廝又被抓來。太璞方要再問。忽門丁稟報。俗家井周鐸前來求見。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蠻盟鎮武克用武 降賊黨務仁喪心

詞曰 聖教自西東渡 司鐸秉道來傳 自由信仰數百年

一日忽遭大難 全國紅巾會匪 殘殺聖教堪憐

義血染地徧中原 害我善良匪淺

話說太璞正欲再問。忽然周鐸來衙會見。想必有緊要事端。立命人將惠來等。一千人犯看押。將周神父接到書房。寒暄之後。太璞問道。如今出了一個緊要命案。正要到堂會拜。不想神父反惠然先來。不知有何見教。周神父道。本鐸此來。也是爲一件緊要事項。不知李君所言命案者何事。太璞道。今天黑夜。紅匪作亂。文瑞致命的事情。神父還不知道麼。周神父驚牙道。怎樣文瑞致命。請給我詳細說說。太

璞就將羅忠告發文瑞被逮。以及慮來的口供。致命的形情。一五一十的告學了一遍。周鐸未待聽完。早驚得目瞪神癡。半晌方纔說道。這還了的。反了他們咧。我今日也爲紅頭匪人而來。從去年人心浮動。謠言蠱起。不是說天主教挖眼摘心。就說洋鬼子偷男拐女。把世界討厭的事情。全給聖教會捏造出來。到處是無名帖子。或說今日放火。或言明日燒堂。我還以爲謠言無根。不防大事。豈知風聲日緊。越鬧越大。昨日他們在蠻盟鎮演戲齣人。購買軍火。長槍短刀。不計其數。光拿洋槍火礮。束紅帶赤的。有一千多人。聽說這就起手鬧教。不想黑夜文瑞已經遭難了。如今事不宜遲。快想法保護方好。太璞道。我正想如此。可好神父來了。第一俗流。并是本府傳教總機關。得派兵保護。現在手下無人。惟有武克精明強幹。着他帥領一隊兵馬。前去守護。可保無虞。周神父道。俗流并固屬重要。別處也要保護。太璞道。那是自然。凡是教民。無論一人一家。也是得保護的。但本府佳

兵太少。我已報告政府。不如等大兵來到。再爲分配。只好使教友多的村庄。自謀保衛。單門獨戶的。暫令遷居。本府發給軍械。自己防備罷了。然後本府再速加抄辦。大家再熱心求主。庶可轉禍爲安。神父道。李君所言極是。我看匪人。密密勾結。暗暗連絡。朝廷亦有慮之意。人不知。鬼不覺的。已有這樣的勢力。必有一番魔難出。顯。天主借此練人。亦未可知。咱們大家求主。以盡神力。派兵保衛。以盡人力。人神共賴。必能脫險入夷。二人商議安貼。派武克領兵前去不提。單說自武克走後。太璞無一個得靠的人。武勇武勝。雖屬知心。然是漁人出身。沒有見過什麼大市面。又不好命教外人抄滅紅匪。因恐宗教所關。怕裏應外合。左思右想的。不得已纔派了張務仁領隊。他想務仁雖終日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不是好貨兒。然知書識字。可以交代差事。又怕是沾親帶故的。估量沒有什麼異心。那裏知道務仁。早把自己苦害了好幾回了呢。這也是古語說的。知者千慮。必有一失。

再說務仁包藏禍心。生成野性。終日崩拋拐騙。就知道貪財漁色。滿腹狼心狗肺。早把仁義理智。扔的一邊裏去了。今日領兵抄匪。早按上了一個貨心。他想蠻盟鎮。既是唱戲。必有財物。我給他個楞不防。一網打盡。保管一個小錢也漏不了。他這正是一夥子搜錢鬼。那裏是抄匪兵呢。當下壞種務仁。見太璞給了他這發財機會。歡喜的不得了。想兵貴神速。不可遲緩。晚上六點。點齊了兵丁數百。飯後出發。乘着十七日的月色。上蠻盟鎮去了。他原不知兵機。也是利令智昏。恨不能立時打破賊巢。飽載而歸。一更天就到了蠻盟鎮。也不想人家抵防不抵防。立將戲台一圍。開槍射擊起來。那戲正在鑼鼓宣天。絲竹聒耳。唱的是個典頭兒上。如今一見這般架勢。早嚇的個個心驚肉跳。抱頭鼠竄起來。等時台上台下。台裏台外。亂擁亂擠。亂翻亂滾。人踐人。人羅人的。好似翻山倒海的一般。無如早被務仁的兵馬團團的圍着。那一個跑的了呢。或爲流矢所中。或爲刀劍所傷。等時

戲台火起。或燒的焦頭爛額。或打的身首流血。逃的走的。爬的滾的。好不悽慘。爲樂了樂眼界。看了齣戲文。致受如此罪過。真是不值。務仁看衆人遺失的物件。貪心那裏還止的住呢。灣着腰子。就去拾的。兵丁一見。頭目如此。也就渾搶起來。正在搶的得意。忽聽一聲駭響。出來了數百匪徒。紅腰紅頭。手使洋槍。轟轟的打起來。原來匪人的探子。看見武克領兵到了俗流井。知事發覺。想黑夜官兵必來。故早暗暗的埋伏下人。恐怕走漏了消息。不使外人知道。所以那些個看戲的。沒有一個匪人。務仁的兵丁。只顧搶物。那想有這一來呢。一時措手不及。個個棄槍散隊而走。務仁早穿了油難。飛起走腿來了。數百個國家的大兵。也不知羞恥。舍命的亂跑。走了三里多地。見追聲漸遠。這裏方纔放心。忽見前邊廟內。又出來了數百匪徒。連聲喊殺。拿二毛子。這一聲不要緊。早把務仁嚇的丟了魂兒。那些兵丁一見。事已至此。只得舍命的撞了一場。他這驚弓之鳥。那呢敵的久待之。

真呢。所以不是爲人生擒，就是爲匪活捉。刺下務仁，抱着腦瓜子，逃
出命來。正往前逃的時候，又見前邊一聲炮響，火光大作，喊殺不絕。
務仁一見嚇的腦袋不知怎樣長着了。深悔自己爲貪幾件破衣裳，
以致兵敗命亡。這也是惡滿報來。渾身骨軟筋酥，慄成了一團兒，
躺在地下，叫苦不止。以爲前後加攻，命是沒有的了，不想前邊兵馬，
來至切近，不是別人，正是武克。因武克領着軍隊到了俗流井，聽見
匪人要來燒堂，早氣的什麼也似的。以爲先下手者爲強，後下手者
遭殃。如今蠻盟演戲聚人，這還了得，不如出其不意，乘其不備，掣
了他的老窩兒，不然養虎成患，受害不小。所以當着黑夜之間，也領
着兵馬，上蠻盟鎖去了。走了不遠，聽見追殺之聲，住足一聽，聞有殺
二毛子的話，心裏一驚，以爲必是追殺教友，遂一聲號令，殺將上去。
恰撞見務仁，武克一見壞種，自有三分不樂，想務仁來此，必是領隊
抄匪爲賊人所敗，真是給人掛恥，又怨叔父太璞，多麼精明，爲什麼

不認的這小子。着他承當這麼大責任呢。那時務仁一見武克。真是意外之幸。好似天上飛來的救命星一樣。求救求援之聲。扯着拉巴兒嗓子。就喊叫開了。時匪人已近。武克也沒理他。便整隊與賊人交起戰來。兩邊始則槍彈相射。繼則手足相接。匪人雖屬乘勝。然究爲烏合之衆。所以痛擊一個時辰的工夫。漸漸敗下去。武克指揮全軍。道殺不止。這一場惡戰。早把匪人避槍避礮的妖言。給他們掃去了。又將務仁被擄的兵士。全行救回。一時殺的匪人。死者載道。橫躺豎臥的。不知有多少。活着的也是抱頭狼狽。四方奔逃。務仁也齊了齊他的敗兵殘將。隨着武克。追到蠻盟鎮去了。到了那裏。也拿着幾個賊人。爲回來削差的地步。也沒有敢見武克。自己暗暗的。領着兵溜之乎也了。這小子也是天良喪盡。經過這一翻的痛創。還是沒改先前的心腸。走到半路途。中心想這一回。真是倒運。好好一個發財的機會。反弄了滿心的委曲。左思右想。毒氣兒不出。白得轉了一個繞

灣到了小圍村。找着昨日的匪窩兒。連附近的居民。又搶掠一番。又囑兵士。不許聲張。兵丁見有財有面。雖肯說自己敗呢。所以第二日早起。回城見了太璞。滿心昧己的。厚着臉皮。竟說自己的兵將。到了賊巢。正遇武克。兩路加攻。就把匪人打敗。如今拿着了幾個。下剩的全行逃走。太璞一聽。信以爲真。嘉獎了一回。甚是歡喜。時俗流井也送了人來。太璞審了一堂。下入獄中不提。單說蠻盟鎮的紅匪。雖一時逃走。尙未絕根。不多幾日。又興旺起來。無奈大兵不到。合府就是務仁武克二人。武克在堂。兵雖精勇。然恐賊人襲擊。未敢出俗流井一步。剩下務仁。人面獸心。光是圖財。那裏有心抄拿呢。整日家領兵出去。只是搜尋財物。不合紅匪交戰。到回城之時。逮幾個無賴交差。前遮後蓋。左吱右唔的。糊弄過去。如此不但不能抄匪。實屬縱匪。兩三個月。紅匪勢力。遂大熾起來。虛州境內。幾乎人人紅頭。村村有匪。而張務仁抄沒了兩月。家中已成金城銀山。發了老輩子財了。這日

出兵在外。搶掠一天。正在飽載而歸的時候。見迎面來了紅匪數千。攔着去路。務仁一見。早嚇的腿肚子朝前。酥了渾身的筋了。忙着一馬當先。走上前去。見人家要打。忙着叫了幾聲老兄。且慢。匪首見他這樣。就道。漫着什麼。你們是扶洋兵丁。我們是紅團會士。正是冰炭不同爐。水火不同坑。今日不分個你死我活。更待何時。務仁忙作揖道。千萬不要如此。我們既喫國家的糧。自是國家的兵。咱們事雖不同。心自一樣。所以兩三個月的工夫。我一點也沒有侵犯老兄們。如今若是不棄。望乞收納。共成大事。匪首見他前日不與匪人爲對。甚是奇異。今見如此。自是歡喜。說你既不是二毛子。自可入夥。抄滅洋教。這小子真是蛇性蝎心。竟忘恩負義。降了匪人。撒了沒良心。他想着跟着匪人。終日在外。人多勢衆的。可多搶點東西。多得點財物。所以到了匪人隊裏。就將自己一身的歷史。什麼不奉洋教。什麼遭難受窮。連不得已跟李太璞的說。學說了一遍。匪首道。言雖如此。難以憑

信。你先前既是李太璞的心腹。他自是不疑你的。你明日帶兵五百。將李太璞賺出城來。洩洩我們的毒氣兒。那時方可相信。務仁一聽。眉頭一皺。心中一懍。暗道利害。口中道。老兄看得太璞太輕易了。你。想太璞不得已派我領兵。府中還有精兵數百。固守城池。如若一夫。那不是討死麼。爲今之計。只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戰。不如我作書一封。差人送去。說我在某處被圍。求他來救。那時用一隊兵馬。乘他出城。在後襲擊。兩下加攻。太璞可擒。匪首一聽。哈哈大笑。稱妙不已。立時命務仁寫完書信。差人送去。然後挑人派匪。前去行計。這裏匪人大家商議。有的說俗流井北邊。有個桑園村。教友最富。不如上那裏去搶。別的又說。桑園離俗流井太近。只隔八九里。倘遇武克的兵馬。那還了得。又有人說。武克怕別人襲擊。兩月亦寸步不出。如今他就敢出來麼。於是大家拿定主意。攻打桑園。不料武克早已抵防。匪人未到。他早在途中攔着去路。兩邊一遇。大殺一陣。武克兵士一人當

百。人人奮勇。匪人雖多。那是對手。不多時。打的匪徒。頭穿肉破。十死八九。漫漫的敗下陣來。務仁左眼也喫一彈。開了個金丸爭殼。就是彈子進去。擠出眼珠來了。這一回。又是倒運。東西尚未到手。先開了個獨眼籠。於是急忙溜出陣來。一則怕爲武克所擒。二則想衙中的銀子。及點兵數。只剩數十人。急向城中進發。走了不遠。見前邊一輛費車。方要去劫。見車上不是別的。却是太璞。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背天良務仁使計 潛出衙太璞丟官

詞曰 百載宛如一日 十年有若瞬息 人生七十古來稀
不異浮漚颺寄 可見官骸易燬 魂升魄降灰泥
空拳受審最堪悲 能不時時慄懼

講說李太璞。自任命務仁帶隊後。頗不放心。好幾月的工夫。提心吊

腥。終日胆驚。又人前背後的。聽見衆人嘅嘅咕咕。不是說務仁劫賊搶物。就說壞種勾引匪人。太璞聽見這樣風聲。更是着急。又想城中原有些兵馬。到底護守衙門。更是要緊。自不能出去抄辦。惟暗暗想法撒退務仁便了。這一晚正在衙中悶坐。忽見武勝拿了一封書信進來。說是務仁遣人送來的。太璞急忙接來一看。信皮之上。有萬急字樣。裏邊大意。說今晚回城。於城南十五里某村。爲匪人大隊圍困。左衝右突。不得出險。現正束手待斃。全軍將沒。望老爺安速調兵出救。庶免槍林喪身。云云。太璞看罷。不覺奇異。細看字跡。又是務仁的筆體。凝神定睛的。潛思了一會。不得主意起來。武勝見太璞如此。遂向太璞道。信內究有何事。爲什麼叔父這樣游疑呢。太璞道。這是務仁求救的書子。頗不明白。叫我好生不懂。他說他在某處被圍。請我調兵出救。武勝道。叔父的注意。是救不救呢。太璞道。此事真令人設疑。他既被困。送信人。怎樣出來的呢。既在槍材彈雨。書信是何時寫

的呢。且城中兵馬一出。倘爲匪徒襲擊。那便如何是好。武勝道。叔父所見極是。萬萬去不得的。務仁性情狡猾。做事詭密。錢財當中的醉漢。人世之間的虎狼。因他與父叔爲至親。我也不好意思的說他。他這幾月的工夫。淨是劫財搶物。那裏抄過匪呢。近日人人傳說。已經與賊人勾結。裏應外合。這封信必是調虎離山之計。將叔父引誘出去。他好同匪人襲取此城。太璞道。賢姪所言亦是。但得將送信人。詢問一遍。再定去就。話方說完。忽聽衙外礮聲三響。二人大喫一驚。立時出去一看。原來本省的委員。奉着督都的命札來了。太璞急忙接進衙內。拜領一看。寫的道。

本督都昨接上諭。言虛州知州李太璞。居官數載。袒護教民。致使民教相仇。全境鼎沸。人民塗炭。罪淚良多。本應押解來京。聽候處分。姑念先日畧有微功。暫行革職等語。因此合極通示。李太璞着卽免本職。

太璞心性寬厚。早視官位如敝屣。得之不以爲榮。失之不以爲憾。今雖見革職的上諭。也不失其常度。豈知早把武勝嚇的面白如紙。驚慌無錯起來。太璞欲留委員住宿一夜。委員不從。說公事未完。還得在縣衙完了公事。回省報告。太璞送至衙外。及趕回來。見武勇武勝紛紛亂亂。束裝整囊。牽馬備鞍。拾掇這個收拾那個。大顯恐慌之狀。太璞一見如此。不覺好笑。立向他們說道。不要如此。凡正這凶巢險地。是不可居住了。漫漫的收拾收拾東西。乘夜出城。急忙什麼呢。我看朝廷。也是仇視外人。匪人是怨惡起來的。現雖革職。也得救救國。我必須前往上海。那裏有些政治名流。大家規諫朝廷。也許能挽回禍亂。你們二人。自可前往俗家井。保護教友。我雖居官數年。到底兩袖清風。一貧如洗。你二位白爲我費了幾年辛苦。出了些個血汗。我也沒有什麼酬報。惟剩有銀子數十兩。可拿去作爲盤費。現事已急。不可遲緩。咱們快至俗家井。暫住一夜。明日分手便了。衙中尚有

槍械若干。可以帶至俗流井使用。武氏兄弟聽見太璞吩咐。雖願同太璞生死不離。然事已如此。也無可如何。只得眼淚汪汪的。整備去了。不多時。衣服槍械。全裝在車上了。又恐爲人看破。外面又假裝了個載貨的光景。乘着黑夜。三人上車出城。走了不足十里。見一夥兵丁。攔着去路。及臨至切近。見是務仁。武勝。方要開鎗。太璞道。且慢。遂問務仁道。這不是賢兄麼。務仁也驚訝道。我當是誰。原是府爺。這是上那裏去呢。太璞道。這是上俗流井。有一件公務。賢兄的兵馬。爲什麼只剩這麼幾個呢。務仁道。我抄匪一天。如今路續回城。大隊在後邊呢。府爺今日出城。爲何如此的大意。這個兵荒馬亂。無法無天的世界。倘遇見賊人。待個閃失。那還了得。太璞道。因爲公事太忙。不暇等候。所以我先行一步。衛兵原在後邊。如今也不可久待。快着分手罷。說罷。佯徇而去。務仁路上暗喜道。多虧沒劫他。不然衛兵一到。那還有命麼。後又一想。真是有幸。他也沒有問白日的假信。連我缺少

的這個眼精竟爲我混過去。正在念想。已走了數里之遙。忽見前邊飛馬數匹。迎面而來。八着一個眼珠一看。不是兵丁。只有四五個人。他見有四五匹走馬。又看上眼了。遂手托洋槍。攔着去路。說來者何人。向何方而去。那騎馬的道。咱是督都的委員。特奉命令至此。務仁一聽督都二字。早嚇的把槍抽回去了。遂又問道。既是督都的委員。有什麼命令呢。那人道。現奉上諭。李太璞開缺了。說着策馬而去。務仁聽見太璞開缺四字。早醒了一半。恨恨的道。太璞這小子。到會哄人。開缺不說開缺。說有公事。又說衛兵在後。致使我一車銀子。未能到手。灰心喪氣的。後悔不迭。後又一想。他去尙未遠。我何不追呢。主意已定。又有匪人給他們的紅巾紅帶。便假作匪人。追下去了。趕了十數里。將太璞的車馬趕上。他們也是錯打了定盤星。想車上必是滿滿的銀子。那知是一下軍器呢。武氏兄弟。見匪人趕來。未等臨近。便翻起槍來。且戰且走。不多時。已到了俗流井了。武克聽見外邊槍

驚出園來救。務仁也就嚇的跑了。真是貨心而來。受挫而去。他又一想。城中必亂。自己的銀子要緊。遂連催帶趕。披星帶月的回城去了。不料爲道太璞。當誤了工夫。一步來遲。自己的金庫銀山。早爲兵匪。搶掠一空。自己走到空屋。冷冷清清的。生了一會子氣。瞪了一會子眼。咧了一會子嘴。流了一會子淚。挫手蹶脚。無法可使。過了一會。新任太守。派人要趕他出去。他央告了半天。在屋裏揀了揀七雜八物的東西。得了十幾兩銀子。可憐數月的工夫。傾東騙西。劫南搶北。把脚使壞。將心使黑。好容易的得了些元寶。如今落花流水。兩手皆空。看看架勢不行。便把小包袱一背。逃之乎也了。再說太璞到了俗流井。見了衆人。個個奇異。暗想黑夜之中。府爺爲何來堂呢。大家前來請安問好。周神父等也出來接見。太璞遂將丟官的情由。連往上海的心意。向衆人述說了一遍。衆人一聽。又驚又痛的。號哭起來。太璞安慰了好些言語。說現在惡魔鬧世。眼下這番災難。是借以試練善

人功德恰好是聖人製造場了。惟請大家依賴仁慈天主。終必脫難出險。化危爲安。在堂住了一夜。第二日就要起行。大家送至村外。不忍分離。惟武氏兄弟數年之久同居一處。其生生死死之心。時刻不離。今見太璞遠去。早哭的淚人一般。太璞安慰了半天。方忍着心腸分手去了。武氏兄弟回來。往守不提。單說太璞伴了個客商模樣兒。到了車站買票上車。往南去了。一路上惟見擁擠濟濟。無非紅頭匪人。轟轟亂亂。盡皆槍聲礮響。不是這裏攻村。就是那裏燒堂。觸目傷心。令人墮淚。一日車至站所。方纔一住。只聽得的一聲。上來了幾個匪徒。大叫搜二毛子。說着滿車亂翻起來。太璞道。二毛子何物。這車上有什麼。匪人道。二毛子就是天主洋教。你是麼。你問太璞恨恨的啐了一口道。糊塗東西。這時節天主教人。不是築圍自保。就是暗中躲藏。恐怕被人看見。那裏敢公然往來呢。有教民之處。你們不前去捕拿。只得在這行人隊裏。搜搜翻翻的。虛張面子。真是白帶了紅巾。

咧說罷搖頭生氣。只見那幾個匪人羞羞慚慚的。下車去了。太璞在車上買了點東西。正在喫着。聽見一片人喊馬嘶。殺聲振耳。隔着窗戶向外一看。匪人成千帶萬的。擁着一個婦人。及一個七八歲的孩兒而來。到了車傍。見匪首喝令網起。問那婦人道。你到底是奉教人。不是。生死就在此刻。只說個背字。立時就放你母子回去。那婦人道。任你說什麼。我是不背教的。我現在五十歲了。還能活多麼大呢。世福是假的。天福才是真的呢。誰勸我背教。是引我犯罪。令我下地獄。又見一個匪人。揪着那個孩子道。你小小年紀。背了教罷。我養活着你。孩子尚未答言。他母親道。我兒千萬別背教。背教天主不喜歡。你爺爺。父親。叔叔等。全家十四口。全為主死了。如今在天堂等着你呢。若說背。就見不了他們了。孩子道。孃放心罷。我是不背的。我早就願上天堂。找着耶穌。看看俺爹爹的。話尚未完。只見匪人一刀。孩子砍死。後蓋擁齊上。一陣亂刀。將婦人剝爲肉泥。太璞看到這裏。不覺灑

了幾滴痛淚。深恨匪徒慘忍。真是亡國妖孽。將來國破家亡。全是這些人的罪淚。時鐘鳴一點。火車開行。向南去了。及太璞到了漢口。搭輪向上海而去。後來西洋各國。見中國內亂。劫商害教。不守條約。派了洋兵。代平了內亂。正應了太璞西風肅清的夢景。這是後話不提。單說方氏在京。原被務仁制死。一時喘不出氣來。覺着悠悠忽忽。不知東西南北了。後被務仁兩翻的網束揉搓。漸漸的還過氣來。哼了兩聲。已把務仁嚇的疑神錯鬼的。把屍逃走了。方氏漫漫的還醒過來。睜眼一看。見自己躺在雪堆。坐在被子上。回想了一會。方知曾爲務仁掐死。立時餘驚後起。恐心又來。想務仁豺狼不如。比魔鬼還不濟。倘若再遇見他。那還了的心。中一想。反又後怕起來。立時爬起。舍命的逃走了。今夜雖不比昨宿。有月色照地。然白日化的冰雪。猶未凝結。行客尚泥滑不堪。他這苦山下人。虎口餘生。如何走的了呢。只有四肢撐地。雪中亂爬罷了。真是一步一哭。淚如湧泉。痛自己命薄。

遭難好不慘心。想與丈夫來京投考。何等可喜。偏偏爲奸人陷害。致身無投依。漂流如此。那慈母堂修女。何等仁慈。何等大方。偏偏也聽了小人的讒言。無故的將我趕出。我方氏何等不幸。爲什麼每每。淨遇見這些惡人呢。我如今雪中渾爬。手足凍裂。千悲萬苦。眼淚流乾。誰還知道呢。噯呀。天主全知全能。我獻給天主。又想昨夜。尚有一廟遮體。今日無一瓦覆身。我只顧前走。將在何處安身呢。想道這裏。恨不能地裂一縫。攢將進去。若沒有自殺的戒命。早撞牆而死了。又想今日此來。原爲追蹤尋子。不料兒子未見。先受了一場惡災。若是得着親兒。我也有個指頭。一行想念。不覺嚟噎鼻酸。想恨恨的大哭一場。出出悲痛。又恐在大街之上。黑夜之間。這樣大哭小叫。驚動衆人。只得含淚前行。真是機緣有幸。可巧又遇見昨日的小破廟了。方氏見了。好似人還本家。明珠復遇。歡喜的了不的。立時舉步進去。又在西角之下一坐。覺着毛毛哄哄的。不知是什麼東西。正在害怕。忽見

那物騰身而起。照定自己的脊梁。就打了一拳。注目一看。原來是一個人。嚇的方氏毛髮豎立。渾身抖擻起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方氏破廟遇三婆 潘三洩機驚毒嫗

詞曰 地獄天堂兩處 人靈禍福所關 脫災免禍最爲先
今日回頭是岸 聖教世俗反對 善功世樂難兼

跟隨吾主享安然 須效耶穌聖典

話說方氏西角一坐。惹惱了一物。騰身而起。方氏一見。不知是人。是鬼。那呢。還有魂呢。早嚇的栽倒在地。哆擦起來。又聽見那人說。你是什麼東西。這樣的荒唐。沒頭沒尾的渾坐。兩個狗眼被人挖去了麼。方氏聽到這裏。方知是個女人。遂立起來說。三更半夜。這樣破廟以內。誰想有人呢。黑漆漆的。我坐一下子。也算不了什麼。那個說配咧。

算什麼。憑你這拉棍討食。臭要飯喫的。拿着我的腦袋。當坐墊不成。方氏又說道。不成怎樣講。俗語說不知不罪。我既沒有看見。就沒有什麼大不是。那人道。糊說。你坐了人的腦袋。還敢說沒不是不成。就是打你。說着撲奔方氏。就要打起來。及至月光之下。方氏看見不是別人。正是孫三婆兒。三婆一見是方氏。不覺良心發顫。羞的面紅脖子。半句話也沒說。溜出廟門去了。原來自三婆竊表之後。良心不安。恐怕被人知覺。壞了大事。一夜的工夫。炕頭展轉。不能睡覺。合上眼睛。就聽見炕席之下。金表自響。大有不平的聲音。披上耳朵。又看見方氏被起的景像。大有不忍的意思。心中返來復去。甚覺胆驚。深悔自己。平平安安的。弄了這塊心病。有意將表送回。然生米成粥。又恐惹出不好看來。及趕等到天明。紅日東升。聽見鷄聲狗咬。馬走人行。無不驚心。無不難受。在屋裏聽見表響不安。恐怕修女來查。看見行人害怕。想是差人來搜。於是閉一會子門。逛一會子街。到處敲門。舉

止不甯。那裏頭那個苦處。比下了地獄不在以下。真是心中愁悶。度日如年。好容易的到了晌午。正在家中楞楞的坐着。聽見屋門一響。嚇了一跳。及至看時。不是別人。是自己的外甥潘三。這人是商界出身。常給神父購買物件。今日見了三婆。請了安。三婆兒道。你怎麼樣這麼閒在。有工夫往這裏來呢。潘三道。許久未見姪母。今日特來望看望看。怎麼這樣楞楞的悶坐。身上有些不舒服麼。三婆道沒有。說着兩眼直勾勾的眦着潘三道。我有一件東西。你給我賣賣行不行呢。潘三道。什麼東西兒。三婆從席底下。拿出表來。滿面通紅。心口撲撲。撲撲的說道。就是這個。潘三看見是隻金表。不覺嚶呀道。這是怎麼的。三婆道。是昨日街上拾的。潘三道。這就是了。此表若在洋行購買。可值二十元。咱們賣可就不值了。三婆兒道。什麼值不值呢。對付着找個主。先消了我這一宗麻煩。潘三答應。又說了些個別的。然後告辭去了。一路上。甚喜他姪母。拾了金表。白發二十元的財。正在盤

算怎樣發買。怎樣折扣。忽聽後邊有人叫道。潘三。潘三。潘三。回頭一
睜。見慈母堂的僕人。叫他。潘三答應了。那人道。你若有工夫。王院長
說叫你辦點事。潘三到了院裏。見了院長。潘三道。院長有事。自可吩
咐。我是不忙的。王院長道。你費點心。在洋行裏。拿一隻上等的金表
來。潘三道。院長若是買表。不必在洋行裏買。我現有一隻好表。比他
們的賤點。院長看看中意。不中意。說着便從懷中掏出表來。呈上去
了。院長一見金表。觸起前情。話也沒說。滾下淚來。原自失表。錯疑在
方氏身上。百般的追問。百般的恐嚇。千舌萬口。揉搓的方氏。石人墮
淚。鐵漢傷心。方氏覺着立錐無地。所以墮淚含悲的。出逃去了。第二
早起。院長見方氏失蹤。後悔無似。以爲一隻金表。致趕方氏。若真是
他偷的還好。若不是他偷的。那不委曲死人麼。又想方氏如何的端
莊。如何的和愛。這如今也不知在那裏受罪呢。想到這裏。竟流下淚
來。恨不能找着方氏。叫回他來。安慰一番。又趕的古神父沒在家。不

能派人去找。自己在堂裏爲方氏祈一會子禱念一會子經。到了晌午。覺着悶悶的。遂命人去找潘三。買隻表來。不料潘三竟將賊贓拿出來了。王院長一見。一時怒從心起。說好你這個潘三。後又改口道。憑你這個腦光。就使這樣好表。也配得起呀。潘三道。什麼配不配呢。我一時看着賤。就買了。若在洋行可值二十塊。我既不是在舖子裏買的。院長要用。遂將五指一伸道。可少給這些。院長道。既不是洋行拿的。也不是在舖子裏買的。那麼着必是偷來的了。你可知道。小道上。有潮氣兒的東西。咱可不要。潘三道。院長這是那裏的話呢。誰敢偷人家的不成。難到說奉着大天主教。不守七誡麼。我是買的我三婆。給子的。還沒給錢呢。院長一聽三婆。早驚得目瞪口呆。倒抽了一口氣。暗道。噯呀。我白當了院長。空活了歲數。如今竟中了三婆的圈套。受了他的哄騙。致使方氏受這樣的慘苦。在天主台前。是多大的罪過。見了方氏。是多大的羞愧呢。這三婆也沒有通了秦蕉。也沒有

喫了蝎子。爲什麼這樣的毒心辣手呢。潘三看見院長。兩眼極睜。秋波翻轉。大有思前思後的光景。遂問道。院長買不買呢。若是不買。可就着別人沾了便易了。王院長忙答應道。你既拿來。那肯不買呢。也別說便易不便易。這表就算我的罷。你既沒有給你姪子錢。我便給他就是了。潘三聽見如此。後悔自己說錯。白跑了道。白墊了嘴。一個小錢沒有折扣。外面只好答應幾個。是使溜出去了。豈知王院長既知三婆所爲。早動了氣兒。將表拿到屋內。深恨三婆暗中害人。欲把他叫來。當面發落一番。後又一想。昨日對於李媽。也是怒中失錯。今日可不必如此。就是將三婆兒數落一回。也是找不回李媽來了。再者若他因羞尋死。那不是逼死人命麼。他也真是海量。心思了一會。竟將此事放下不題了。再說三婆兒。自潘三將表拿去之後。還是聽見金表不平之鳴。又恐潘三不知其中底細。倘一出門。被修女們看見。查問出來。那還了的。再不然。或賣給什麼官員。追出原因。也必被

皂隸拿去公堂。到不如自己扔了乾淨。千思萬慮。返來復去的不得安甯。這老婆安心害人。可憐事未發覺。就受了這些個苦楚。正在憂想未解。愁思未斷的時候。聽見屋門啣的一聲。潘三走將進來。三婆道。小三。你扔了我那表沒有。潘三一聽。好不像話。必是嫌給他賣的少咧。遂答道。姪母何出此言。好好的表。誰還扔了不成。我給你賣了十五元。雖比新的少些。然俗語說。物舊不值錢。你一個使過的表。還能有准價兒麼。三婆道。原來賣了。我還不知道呢。你別賣給什麼修院。什麼官員的罷。潘三道。正賣給慈母堂。王院長了。難道還沒給你送錢來麼。三婆一聽。王院長三字。早驚得面如紙色。好似木雕泥塑一般。半晌方說道。潘三。好你個猴兒崽子。可害死我了。潘三因沒摸着折扣。正不悅乎。如今聽了這話。摸不着頭尾。不知這股邪氣。是從那裏來的。挫了自己來。遂着急道。姪母。這是從那裏來的氣。我東奔西走。鼓唇搖舌。好容易的把表換成洋元。也是奉着姪母的命。這怎

麼算苦害呢。三婆道。誰叫你賣給院長呢。潘三道。咱賣人買。咱出物人花錢。那裏做賣買。有挑人的呢。三婆道。誰叫你挑呢。你賣給院長也不先同我說說。難道有茄子塞着嘴不成。你真是痰迷着心。油迷着竅。不知頭尾。不知深淺。這樣苦害我。真要了我的命。潘三氣的渾身打戰。雖然三婆是他的姪母。到底舅父出去數年。不知音信。又是小舅大外甥兒。平日裏就不甚尊敬。如今那裏忍的這些。便發怒道。你那是說不着的話。我閒的苦害你。我辛辛苦苦的。倒爲出不好來了。各人心裏。別壘着坏。你的東西。着我賣我賣。不着我賣。還給你。要的說罷要走。三婆氣的滿臉焦黃。二目圓睜。大罵你這個小東西。子。太不要臉。咧。潘三接聲道。你不要臉。你一千個不要臉。一萬個不要臉。說着出門去了。三婆這裏又氣又腦。又驚又怕。深恨潘三不訓。沒有管下規矩。一時又恐慈母堂找來不依。又怕王院長深嚴。受不了那番責問。又想名聲已壞。羞愧見人。愁的火上澆油。恨不能有

個地縫鑽的地獄坑裏去。巴巴的等着修女來叫。他好給人家噓頭禱對。求饒祈憐。脫過這一回去。楞楞的等了一會。不見動靜。心中一想。了不的了。這必是說給神父。在衙門裏動了文了。等一會衙役來抓。到了公堂。必判我竊行偷表。移贖架禍。與其堂下受杖。獄中餓死。就不如去要飯喫好了。想罷。急忙將所有的東西。收拾。疋當。包了狗頭大的一個小包。袱。又拿上了個黃磁罐。出去求爺爺告奶奶的了。這就是忌福嫉人的落頭。他在大街之上。含羞帶慄。恐怕被人看見。那裏還敢住足呢。無奈天是短的。等時日沒天黑。星出人散。三婆這裏。還沒有住宿呢。欲住潘三家中。又方同他抬了扛。伴了嘴。是萬不肯去的。地下又雪。水流行。泥滑不堪。抓頭不是尾的。也痛哭起來。真與昨夜方氏一般無二。到底方氏也不過肉身受苦。心裏沒有失了平安。三婆自求的這個災難。心裏受罪。外面遭殃。裏外加攻。那裏受得住呢。到了半夜。好容易的找着個小破廟。便鑽進去了。心中略覺喜。

歡。以爲沒有麝松香也是好的。他昨夜沒有合眼。又連驚帶走的也乏了。便坐在西南角下。睡起來了。正在夢中。覺着頭上一物。油錘冠頂般的。壓將下來。急忙騰身而起。將眼一揉。借着門中射來的月光一看。是一個爛縷不堪的女子。心想必是要飯喫的人。黑夜之間。不替三七二十一。來坐我的腦袋。便拿着京腔酸調的。不依起來。方氏辯白兩句。他也不想白日的的事情。便伸胳膊挽袖子的。上來撕打。趕走至面前一看。竟是方氏。早嚇的倒退了三步。小包袱黃磁罐。也沒有的拿。邪瞪着眼的。溜出去了。害了方氏一遭。光着坐了坐腦袋。也算便易了。方氏好生奇異。以爲三婆怎麼到了這裏呢。難道見了鬼不成。左思右想。說道。自己還沒有依靠。別管人家了。我兩夜在此。難道第三宿還在此麼。我得罪院長。不能回院。這京城之中。教友多着的呢。我求那一家兒。不收留我呢。趕明天是個主日。我何不在堂門求憐。看看誰有善心。將我這被難之人。收的家去。我也不這樣漂

流也可以問問宗公府在何處。借以找着兒子。想畢歇了一會。已至天明。使急忙起來。聽着打鐘。遂着聲音。找的堂裏去了。及彌撒一完。便站在門口。逢人哀求。後見人群中一人道。噯呀。這不是李媽麼。方氏一看。是王院長。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方氏復回修女院 春梅買入宗公府

詞曰 羅網隱伏世界 升天德路難行 清心寡欲救身魂

必定聽憑主命 人力衰微有限 耶穌德力無窮

終身賴主備跌頌 方免惡魔陷阱

話說方氏正在堂門求救。忽見王院長叫他。不覺滾下淚來。別人還不知金表的事情。自是驚疑。那些修女一見歡喜的。了不的話也沒說。擁擠着方氏。脚不沾地的。往修女院去了。方氏只是含羞帶痛。哭的說不上話來。到見禮以後。大家也是悲喜交集。有的給他拭淚的。

有的給他做飯的。百般的勸慰。方氏實在的過不去。便向他們道。我受了你們的恩典。多多帶少。一年之久。供給我喫穿。我不但沒有報答。反使院長生氣。如今也沒有別的。求大衆饒恕罷。王院長道。你可別說這個了。全是我做的不對。妄斷了你。致你受這麼大的委曲。你的心地。我們全知道。我老而顛倒。是非不明。求你也別同我一樣。以後咱們還在一塊兒。相親相愛的。彼此扶助就是了。方氏道。這是那裏的話呢。院長自是爲我。受了這些麻煩。若蒙不棄。還收下我這賤人。我粉身粹骨。也不能報了。說着大家哭了一場。王院長又告訴金表的下落。說全是孫三婆兒的鬼計。咱們全中了他的圈套。昨日他的外甥拿出來賣。被我看見。收下。還沒有給三婆知道呢。方氏噁呀道。這就是了。我說三婆兒。怎麼好好的。住在廟裏呢。相是懼罪逃走。了。王院長忙問道。是真的麼。你怎麼見的呢。方氏便將怎樣被逼出。講怎樣廟中遇人。連坐車失道。及遇三婆兒爭吵的話。學說了一遍。

獨將遇務仁行凶的話。擱下沒提。王院長聽到這裏。不覺又滾下淚來。說道。噯呀。你原又受了這些苦楚。天主前。還不知我有多大罪呢。但是聽見你兒子的下落。也叫人喜歡。遂一面命人去打聽宗公府在什麼地方。順便也看看孫三婆兒的下落。不多時回來報告說。宗公業已今早出京。上了美國。不知多怎纔回來。三婆兒屋門已鎖。不知上那裏去了。原來三婆兒自遇方氏羞逃之後。要飯討食。舉趾未定。漂流了十幾天。這日又遇見潘三了。潘三雖那日拌了幾句嘴。賭氣走了。到底三婆兒屬長輩。今日見他這般。那裏忍得住呢。又可驚。又可憐。不禁走上前去。連叫了幾聲。姪母。這是怎樣了。三婆兒到了如今。也是窮人志短。正在無依無靠。好容易的見了個救命星。那肯放過去呢。使千祈萬賴的。求着收留。潘三一時高興。便領的家中去了。三婆兒又能說能做。便給潘三刷鍋洗碗。縫衣補衽的。度起日來了。過了幾年。紅匪作亂。到處殺人放火。因爲官府慫恿。所以京城之

中更是利害。終日槍聲礮響。喊燒叫殺。因爲天子袖手旁觀。教民只得築圍自保。數月的工夫。逼的教友無處安身。如獺之驅魚。如鷗之逐雀的。全逃在圍子圈兒裏。不敢出去了。無奈糧草有限。人口太多。不多幾日。就把糧食用盡。瞪眼挨起餓來。欲在家避險。則糊口無術。欲出外求食。則槍彈入身。雖不致易子而食。然平時不堪入口的東西。如今也競爭起來。米糠可如海錯山珍。糧皮勝似鷄鴨美肉。甚至食柴雅草。喫樹皮咽樹葉。三四個月的工夫。圈內樹木。早喫了個精光。方氏此時。也加在餓人隊裏。早受苦不堪。餓的支不住架子了。雖然修女待他不錯。然自己的性命。尚不能自保。那有工夫替人呢。方氏坐在院裏。杖着樹上的葉子。落在自己的嘴裏。苟延性命。好容易的過了幾月。方纔平復。方氏又在修院。住了十幾年的工夫。終日哭夫思子。眼淚流乾。回想丈夫已死。身骸也不知落在何處。兒子拋棄也。也不知投入誰家。二十年前。聽見過金牌一次。到如今也沒下落了。

真是令人傷心。又想雖哭的眼花。愁的髮白。也是無用。從今之後。我可依靠誰呢。左思右想。總不如棄家離世。效法這些修女們安當。心中存着這個念頭。他沒告訴別人。惟有人勸他出門再醮。總是不聽。這日王院長命他出門去見古鐸。回來在道上。拾了包袱一個。內中有一雙洋襪。兩疋公綢。連一盒官粉。別無他物。雖不是什麼珍貴。也不是賤東西。走着便喊了兩聲。誰的包袱。忽見後邊一個婦人。連呼帶喘。三步作一步的趕來。說大嫂子暫停貴步。這包袱是我的。你老人家費心拾了。請交給我罷。方氏道。原來是你的。你就拿去。這也沒有什麼費心。不過灣灣腰罷了。那人道。你老人家。真是當今的好人。若叫別人拾了。早瞞心昧己。遮三蓋四的。藏起來了。方氏道。拾物不還。與偷無異。這樣瞞心攘財。我天主教是不辦的。那人聽見天主教三字。注目一睨。驚奇道。我看你恨覺面熟。像姓李的。方氏奇異道。你怎樣知道呢。那人道。二十年前。我在破廟遇見一個李婦。曾跟我往

宗府尋子。不知爲何路上走着。他竟回去了。我看見你的模樣兒。又想起從前的事來。方氏一看。果是錢嫂。真是意外之事。萬想不到的。錢嫂呀。叫着了一聲。錢嫂。聲淚具下。說自別之後。終日哀想。至如今。眼淚未乾。也不知嫂嫂上那裏去了。遂把怎樣車夫失路。怎樣訪問無踪。連二十年中的事。草草學了一遍。又問宗公及兒子的下落。在那裏。錢氏道。不用提了。說來話長。你往這裏來。我告訴你。說罷。拉着方氏就走。曲曲灣灣的。穿了幾條胡同。入的一家府第去了。原來錢氏到了宗府。一見丈夫。不覺滿心的委曲。無地可洩。便使出鄉間夫婦的面皮。撒起嬌來了。一行鼻子兩行淚的。說丈夫沒有人心。你作下的禍患。你自己不替。倒跑的避身堂兒裏享福來了。叫我自己去。獨好沒漢子味兒。我索性不活着咧。死的這裏。也不害那個怕。也不受那樣苦咧。說着一頭撞在文泰懷裏。恨命的哭起來。王文泰那裏見過這個呢。使百般的哄勸。百般的央告。說我那裏忘了你呢。因爲同

喇嘛過堂對詞。沒有工夫。你算爲着我。也別這樣哭鬧了。這官宅府第。靜些有頭有面。若叫人看見。不被人笑話麼。錢氏哭道。你拋我在家。不怕受人恐嚇。如今到怕被人笑話起來。若早這樣小心。還不致使我受這樣苦呢。說着又哭起來。合宅僕人。聽見大哭小叫的聲音。不知何事。及至找來。見是文泰夫妻。於是全來勸解。這話傳到裏邊。宗公夫婦。也出來了。文泰給他妻子。一指引。錢氏哭着也給宗公夫婦行了禮。說老爺太太。可救我罷。沒有我的命了。宗公道。不要這樣驚怕。諸事有我。你只管說。這是爲何。錢氏道。丈夫把孩了抱來之後。人家喇嘛不依。人馬三騎。長槍短棍的找來。將我的鍋碗砸碎。派人將我看起來。過了幾天。也不知怎的。他們將官司打丟。便把我抓着。要在我身上出氣。是昨夜乘着風雪。這才逃出。還不知家中怎麼樣呢。若是他們找來。可就沒命了。宗公聽了。早氣的渾身亂戰。說好個喇嘛僧人。竟在婦人之前逞強施威。這還了得。一面勸錢氏不必

害怕。說我必將僧人告下來。給你出氣。姚氏夫人也哄他道。不必難受了。千苦萬難。當爲我們受的。一面說着。拉他到了裏院。將宗白養他奶着。錢氏見了這寬心丸。把滿心的憂悶委曲。一時雲消霧散。自此跟着宗府。甚屬得意。把方氏的事情。也拋在腦後了。再說宗公。聽見和尙擾鬧王宅。甚是生氣。竟要行奏參。不料當晚。接了上諭。命他赴美。立即起身。遂急忙收拾行囊。細軟拜別親友鄰人。因恐僧人懷仇報復。家中只留二人看守。帶着女眷從人。一齊南下。先坐着火車到了漢口。然後搭輪東行。因姚氏夫人本是蘇州籍貫。便將女眷安插蘇城。托他妻兄姚重華照看。自己帶着楊清孫紅。上美國去了。單說錢氏奶養宗白。不多幾年。漸漸長大。生的聰明伶俐。丰采優美。姚氏夫人愛如掌珠。又英才出衆。六七歲上。就能作詩作文。聖俗學問。已畧知端底。這年紅匪作亂。擾亂中國。南方雖不甚利害。然土匪竄起。道路不甯。姚氏等爲躲難避危。足不出戶。有所購買。只令文泰辦

理。這日文泰出門。欲買什麼綢緞。偶到了茶樓。喝了壺水。聽見滿座的人。全講究這紅頭匪的事。有的說好的。有的說不好的。有的說天主教正該如此的。有的說匪人無知。禍害國家的。紛紛議論。就是自己對面的兩個人。唧唧咕咕。似有密事一般。文泰傾耳細聽。見那人道。前日我買了個小子。使了十五兩。一個小丫頭。可又值多小呢。這人道。你可別說閨女小子。各有各的用處。若說成家立業。自然是男的。若優伶場中。吹拉談唱。女兒又比小子強多了。我因無術糊口。不能養育。才將女兒出買。好好的小子。誰能舍呢。那人道。你若買。咱就照前日的價兒。可是一樣。排面不好了。我可不要。那人道。排面自然且好的。一看便知。咱們人銀兩交。各別反悔。就是了。那人道。那是自然。你先回店。我拿銀子去。說着下樓去了。文泰心想。這兩個人。原是偷賣偷買。好沒出息。那花巷戲主。操賤世業的。買個人來。原爲秤幾兩銀子。這硬心漢子。出賣女兒。難道說就沒父親的情腸麼。想到這

裏不禁爲被賣的那個女兒傷起心來。也不知他怎樣的模樣。想他
一入戲場。操那賤業。終身於惡山罪海。住在淫國邪城。丟了人。還不
算。靈魂怎麼救呢。又想從前同僧人經官動武。鬧死鬧活。舍着腦袋。
撞了一場。才把宗白收在公教之家。如今既聽見女兒被賣。能不救
麼。況左右不過是幾兩銀子。也是容易的。想到這裏。一擺手將賣人
的招呼回來。說朋友這邊喝杯茶再走不遲。那人道。萍水相逢。豈可
耐憐麼。文泰道。這算什麼呢。啣杯茶罷了。我還有話問你老呢。那人
遂走來坐下。說道。你問我何事。文泰道。你那貨物。賣了多少兩呢。那
人一聽。將文泰上下打量了一番。方說道。咱出亡在外。逢着這兵荒
之年。與其全家餓死。倒不如賣男鬻女。各保性命。窮到這個地步。還
怎麼能爭價兒呢。他說給十五兩。就是十五兩罷了。文泰道。銀子多
少。倒不要緊。一入優伶。終成賤女。爲什麼不賣給官場大家。做個下
頭。也有個出頭的時候呢。那人道。若無燃眉之急。我也不賣人口。請

至如此也就不管官場了。文泰道：「我也奉着我老爺的命出來賣個指使了頭。現帶有紋銀二十兩，請將人賣給我罷。」那人一聽，多五兩銀子，忙歡喜道：「當真的麼？」文泰道：「大丈夫一言出口，誰還戲弄不成？」那人道：「如此甚好，快跟我領人的。」拉着文泰下樓去了。走了兩條大街，到了一個店房。二人進去，入了上房，見有一人迎着問道：「事體如何？」這人道：「辦了，還便易這些銀子呢。」說着伸了五個手指頭。那人說：「好好，多受辛苦了。」進來看看罷。孩子方醒，我哄了一會子，說着引文泰進去，指坑上一個女兒，說道：「就是此人。你看好不好呢？」如今人銀一交，你快領着走罷。」文泰見那女孩兒，有四五歲的光景，目如秋水，臉似鮮花，灣眉挑嘴，青髮垂條，好似荷花一朵，水仙一池。雖年歲太小，却勝青女嫦娥，令人一看，憐愛的了不的。遂從腰中掏出銀子來，方纔交好，就看見茶樓買人的走將進來。文泰一看，急忙抱起女兒出門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避紅匪希賢遭劫 聞訃信全家大哭

詞曰 邪道不能勝正 言如玉律金科 難爲聖教者雖多
若個得無敗墮 伯督盤石堅固 不畏平地風波
不經磨練不成佛 自來善因善果

話說文泰方出了店門。聽見屋內已經吵嚷起來。一個跳着腳的說道。好你這兩個騙子。將我誑的這裏來。這會子又沒人了。咱們先怎樣說的呢。是一言爲定。各無反悔。如今着我捕空。那可不行。又一人道。配咧。你那是說不着。我的貨不是光伺候你的。得揀着大價兒的賣。天下的貨物。全被你小子包攬。霸佔不成。這一個又說好東西。你們言不顧行。反出言不遜。竟然配也配的。貨物自不能強買。就是賠我工夫。說着竟要對打起來。文泰心裏話。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人是我到了我手裏了。任憑他們誰死誰活。我走我的罷了。遂背着女娃。

溜烟的回家去了。幸喜孩子一路未嘗啼哭。悄悄到了姚宅。便錢氏稟報一聲。抱入姚夫人的屋內。姚氏一見。遣浣等文泰開言。便笑道：「難爲你們兩口。倒會給我拐轉孩子。從前拾了個宗白。樂了我半倍子。又在那裏給他找了個小兄弟來呢。」文泰笑道：「太太再看。看罷。不是小子。我給少爺找了個妹妹來了。」姚氏笑道：「這就是了。我說沒有這樣好看的小子呢。是我看見這月芽般的娃子。樂的一時眼花。沒看就說出來。到底是從那裏拾來的呢。」文泰就將怎樣聽。如何賀的話。說了一遍。姚夫人道：「如此甚好。多有辛苦了。不但咱們又添一個人人口。也得多救一個靈魂。看來這孩子。也許是個千金小姐。被好人拐賣。也未可知。他這美麗的容貌。同宗白是一流人品。咱們好好養着。將來使他兩做爲。說到這裏。住了一會。又說道：「後來再說罷。轉過頭來。問女孩子道：「你叫什麼名子。只見他也不啼哭。也不任性。漫漫的答應說。我叫春梅。姚夫人看着。甚覺可愛。便令人取糖角點心。」

來。給他嘆。又問他多大歲數。父親何名。他說他五歲咧。爹爹叫方老希。文泰道。方才賣你的。不是你爹爹麼。孩子道不是。俺爹爹好。又問他住處家鄉。只見他愣了一會。不能答應。又問想你孃不想。孩子一聽孃字。嗎的一聲哭了。姚夫人攬在懷裏。百般哄他。說你別哭了。自今以後。跟着我。我就是你孃。說着一握他的小手。見大拇指上。一個蒜瓣指。上有一朶梅花。因爲手小圈大。用線網着。姚夫人不覺奇異。哄着問他。他說是一個人。給纏上的。原來這個小丫頭兒。就是方希賢的女兒。自希賢入京。尋找李太璞。不料一月之久。未見着踪跡。好容易的見着張務仁。又聽了些酸腔辣調沒稜語。心中好覺氣悶。也還有等着那小子。自己回店。生起氣來。暗想世人眼光似豆。道德太薄。沒有什麼有情有義的了。今日看你發財。當天就狐媚狗舔。現在看見你倒運。立時就斷親散友。真沒有說頭。就如同這個張務仁。本是至親。今日遠道而來。他不但沒有親戚的情腸。竟好似烏眼兒雞。

般的恨不能躲的地泉裏。兩不相沾才好。若是妹丈在此。抖着知事
的威風。估量他早也結開了。看起來太璞死而無疑了。說着不覺流
下淚來。又想與方氏兄妹一腸。既來至京師。自當將他夫婦的骨骸
起回家去。無奈務仁喪盡天良。去而不回。這大陸茫茫。可往那裏找
的呢。看來世上連他們的屍骸。也不能見。只好死後在天堂之上。見
他們的靈魂罷。嗟嘆了一宿。第二日哭哭涕涕的。回家去了。過了幾
月。他的妻子梅氏。期滿臨盆。生了個女兒。起名春梅。他夫婦半信無
後。見了個小丫頭。也歡喜的。了不的。遂把哭方氏的愁心。擱下。平平
安安的度起日來。過了幾年。正趕的紅匪作亂。燒滅教堂。那種無法
無天。混搶混奪的光景。也不必再表。希賢的四鄰八家。見他大禍在
前。全勸他暫且躲藏。如奈窮家難舍。故土難離。希賢遷延又遷延的。
大亂起來。方才躲出去了。他雖家道小康。也沒有僕從。半夜三更。二
人收拾了細軟。拿上了點銀子。想着前往上海。避居租界。遂抱着女

兒上南去了。第二早起。走到江岸。想乘舟東下。又趕的不是上船的地方。等了一會子。好容易的見了一隻船。方纔上去。順着江流。往東去了。一路上船身搖蕩。江水奔騰。白帆點點而過。火輪瑟瑟如織。飛鳥水鴨。空中亂舞。萍花藻葉。逐波漂流。再看江岸。不是高樓台榭。就是叢林茂竹。青楊綠柳之間。紅頭屢現。舟行水聲之外。喊殺連天。夫妻二人。好不担心。及至天晚。舟方泊岸。忽然闕的一聲。從樹林中。跳出來了。數十個紅匪。大叫拿二毛子。蜂擁上船。不容分說。就渾搶渾奪起來。不多時。將船上財物。搜尋一空。後見梅氏母女。容貌美麗。一並搶至岸上。然後將船上數十個男人。打下水去。將船一捩。也就沈下去了。梅氏至此。早嚇的魂魄分離。不知東西南北。渾身哆嗦。惟知緊抱春梅。恐怕傷了他的性命。工夫不大。匪人又將他的孩子奪去。自己好似被人割心尖子一樣。兒一聲肉一聲哭起來了。後來一想。索性如此。哭又何益。既將性命獻給天主。不如早些致命倒爽快。想罷。

竟破口數落起匪人來，說你們這一群畜類，大清白日，不遵國法，搶掠我這婦女，意欲何爲？我就是奉天上真教的，殺砍任你，奪我孩子何用？說着竟要碰命。匪人見他如此，找了一條麻繩，將他纏起來，拉着就走了。他在後邊怎麼數落，怎樣哭泣，匪人也不理他。末了到了一個村莊，將他牽進廟內，纏在柱子上，鎖上廟門，各自出去分贓的了。梅氏獨在廟內，纏在柱上，眼觀左右，空有泥人爲伴，細思前後，不知結果如何。回想與丈夫出門逃難，一路害怕受驚，現果遭了賊人殘害，落在惡魔場中。如今看着這青臉紅花的泥態，將來必受那狼心野性的殺害，丈夫墮水，必致魚腹葬身。春梅被奪，不知生死如何。梅氏一身在此，心懸三處，方寸靈臺，那裏受得着三折九轉，放得下千苦萬愁呢？不覺痛哭起來。後又想到，吾主耶穌，受萬艱萬難，全爲救我人類，我就不當受些小苦，爲報答上主麼？我已將身靈性命，獻給天主，別說亡夫失女，就是粉身碎骨，也是義不當辭的。惟求天主，

使我早些致命。禁止匪人近身。方說至此。忽見外邊燈光一閃。廟門花拉的一響。進來了一人。有四十的年歲。身穿白褲褂。手持蠟燭。慈眉善眼。嘴。上些微有幾根黑鬚。梅氏一看。大喫一驚。還沒等他臨近。就叫他滾開。只見那人急忙擺手。不叫他嚷。並抵聲說道。我來救你。梅氏奇異道。你是何人。既不是親朋。爲什麼黑夜救我呢。那人把蠟燭放在一邊。說。嫂子別怕。我也是一個教友。不信你看我這聖衣。說着。撩起衣角。拿出一塊破綸拉來。梅氏道。你既是教友。爲何也落在狼窩虎穴。陷入這萬苦泥窩呢。那人道。嫂嫂不知。這南方匪人。雖也有紅頭紅腰。倒不專爲殺洋滅教。每日出去。只是搶劫物件。不替教外教裏。若有婦人女子。也掠去發賣。這村名陷烈口。我叫岑忠修。這村就只我自己奉教。常爲人欺負。如今鬧起紅頭匪來。更沒有我過的了。硬將我叫出來。入他們的夥。着我當個僕從。還每晚拿我打。牙取笑。不但聖衣聖牌。不許我帶。每命出去搶物。不尊命了。不行。今

夜我偷着救你。也乘他們睡覺。不然被他們覺查。就了不的了。說着就給梅氏解開了。梅氏道。昨日江岸搶物。有你沒有。忠修道。何嘗沒有我呢。他們那一回。也不敢留我在家。恐我作耗。你快走罷。別問閒事了。不然被匪聽見。我這腦袋。就沒有了。梅氏道。那船上的男人。死絕了沒有。忠修道。全淹在江中。那裏還找活呢。梅氏聽了。墮了兩滴淚。說恩人多費心了。我看致命。是升天捷徑。今日又是致命機緣。我已將性命。獻給天主。等着致命就完了。忠修着急道。你真是女子淺見。你還想匪人殺你不成。不是將你賣入花門柳巷。定使你充奴作婢。那時必揉搓捏弄的你。欲活不能。求死不得了。梅氏一聽。立時醒悟。遂向忠修道。恩公所見極是。我逃就是了。單俗語說的好。爲人爲到底。送人送回家。我還求恩人一事。將我的女兒救出。使我母女同逃。忠修着急道。不行不行。你的女兒。現有人看護。我不用說救。連動也不能。就是今日救你。也是担驚受怕。大着胆子前來。明日還不知

嚇了膽。說了這裏，只聽屋門叭的一聲。忠修大喫一驚，嚇的渾身亂戰起來。及開門一看，却是蝙蝠撞了一下子門。忠修緊催梅氏快走。說不然就沒有命咧。梅氏道：勢已至此，也無可如何。恩公救命，愿同再生。倘後日得覩天日，誓不能忘了。我就把女兒春梅，托給恩人。後日費心搭救罷。忠修連聲答應。梅氏道：我有一個玉石戒指，上有梅花一朵，是我梅氏傳家之寶。我今交給恩公，順便拴在女兒手上。後來我母女如有機會見面，也有記號的。說着，從手上摘下來，遞上去。忠修接了，連催快走。梅氏眼淚汪汪的出門去了。走了幾天，恰好遇見他孃家一個叔伯兄弟，名梅祖賜，是一個教外人，從上海辦貨往天津。二人一見，雖非同父，却是一祖，便領着梅氏往天津來了。再說忠修，接了梅氏的戒指，暗暗藏起，恐怕被人看見。及至第二早起，遶人起來，往廟一看，見梅氏踪跡不見。大喫一驚，全嚷跑了人咧。眾人一聽，各各拿刀待槍，分頭追趕去了。剩下忠修在家，找着春梅。

藥的無人。便把戒指用線網在他手上了。看見春梅也不哭，也不怕。甚覺可愛。遂急不暇想。背起來就要走。恰好一出門。撞見了兩個匪人。照定自己頭顱。噹就是一拳。得黑的一聲說道。漫走。你小子還想逃了不成。忠修一聽。嚇的往後一退。春梅也嚇哭了。於是忙把春梅放在炕上。說道。小人那趕走呢。是這女孩兒。涕哭不止。小人看着怪可憐的。又不起畧。他去喚人。因恐來個貓呀狗的。將他害了。所以這才背出去。不料正撞見爺們來了。現在那人找找。了沒有。那匪人冷笑道。你這東西。如今倒慈悲起來。恐怕一時沒人拘着。早造出擊來了。如今暫不同你說嘴。快滾去。爺爺商量事兒。忠修聽完。摸着腦袋。悄悄的出去了。他二人偷着將春梅背起。出了大門。上蘇州去了。恰好這天遇見王文泰。將春梅買入姚宅。得同宗白配爲夫妻。這就是玉石戒指的來源。姚夫人問他。春梅那裏答應上來。文泰道。太太眼力不錯。果是一個千金小姐。不然怎麼有這樣戒指呢。這可不是

個賤東西兒。姚夫人道：你說的是，咱們好好養着。將來就是咱們的依靠兒。大家說笑了一會兒，然後散去。過了幾月，西兵來到，將匪人掃清，國家也就平安了。這日上午，忽然電報局裏的電報生，拿了個紙條來，說是北京政府打來的，說美國大使宗天寶死在任所，政府恤銀一萬兩，爲遷柩埋葬之用。姚夫人一聽，就是一個悶雷，不覺激出淚來。其餘宗白春梅，全放聲大哭。正在家中翻亂之時，人傳李太璞老爺來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姚夫人逝世蘇州城 求金牌方氏入宗府

詞曰：可歎秦皇漢武，尋求丹藥長生。夢中幻想一朝空，方知死生有命，上古偉人何在，死亡多少英雄。野間荒塚盡前生，世與蜉蝣同等。

話說姚夫人聽見宗公的訃電，合宅翻亂。正在沒有依靠的時候，忽

聽李太璞前來忙吩咐去請。不多時見太璞荒荒張張的走將進來。他原來兩月前已到了上海。因為挽救國局不能分身至此。昨見路透電說美國大使宗天寶爲國焦心憂忿成疾。本月二十二日心痛而死等語。看罷電文大驚失色。因爲朋友所關。只得前來送信。不料進得門來見合家紛紛亂亂。哭哭涕涕。知凶信來到自己就不用說了。姚夫人也着他看了電報。宗白也帶着孝服叩頭。太璞一見一陣心酸也哭了一場。到是從人勸解了一回。方才收淚。姚氏在此萬難之中舉目無親。拿着李太璞當作親人一般。哭求他照應。說丈夫一死。我這寡婦失業的。可依靠誰呢。望兄弟看先夫面上。拿我娘兒們別當作外人。各處多費心經理。就感恩不盡了。至於他們宗氏。雖族大人多。倒底全是足不出村。沒見過市面的些個鄉愚。那裏辦得事呢。所以先夫的屍骸。就托給兄弟了。太璞含淚道。嫂嫂不用吩咐。兄弟是知道。一則宗兄與我是生死之交。二則宗白亦有乾子之分。請

放寬心。兄弟必竭力盡心。竭力撫養照應。至於遷柩一節。自得我往美國一往。說到這裏。忽見武克進來。原來武氏兄弟。在俗家并護黨。因後來漸漸平安。上月武勝武勇回家探父。武克往上海。又擇了太璞來了。只見武克進來。見禮以後。未等太璞開言。他自己先說道。早上叔父去後。由北京來了電報。局子裏翻譯出來。說是緊要的事。故。我急急的趕着送來。說着遞上去。太璞接過來一看。政府的命令。說紅匪起亂。中外開釁。現內亂既平。自應那交修好。不意住美大使宗天寶。焦勞國事。致捐生命。爲此着李太璞立即赴美。辦理中美和議事件。太璞看罷。答說知道了。回去費心整備的罷。武克答應而去。這裏姚夫人問道。當有何語呢。太璞道。也就是往美國一行。姚氏道。那就更好了。於是李太璞安置一切。帶了幾個宗氏族人。連武克。第二日上美國去了。及到了任所。先將和議事件。辦理清楚。然後命楊清孫紅。及宗氏近族的幾人。遷回宗公的棺材。自己原想一同回去。因

接了北京來電。命他代理宗天寶公使的缺位。所以不能分身回國。後來如何出殯。也不必細表。單說太璞身在美國。心裏卦念着姚氏。不由的照應一切。又將每年餘俸寄去。爲使他全家用度。過了幾年。宗白稍稍長大。也就學校讀書的了。姚氏母女。在家度日。文泰夫婦。裏外照應。也稱平安。不料姚氏終日思夫太過。致成鬱疾。漸漸的病起來。文泰忙將宗白。從學叫回。兄妹二人。及錢氏夫婦。百般扶事。先是請先生接大夫。全說無防。及喫藥服湯。不見功效。漸漸的躺在炕上昏睡。飲食懶進起來。宗白等。日夜看守。不離左右。這日姚太太。覺着口渴。命人取茶來。春梅忙將他扶起來。自己扶在後邊。錢氏忙到外間屋裏。泡了一碗茶。遞給春梅。春梅接過來。喫了幾口。嘗了嘗。方送至姚氏唇邊。姚太太喝了兩口。覺着難咽。也就不喝了。及歪在炕上。方欲合眼。忽見丈夫立在眼前。黑眉白臉。身穿雪衣。手拿一個十字架。笑容可掬的。只是不言語。姚氏恍惚之間。記的夫夫沒死。一

把將丈夫揪着，歡喜道：「你可來了，怎麼好幾年的工夫，身入異國，竟將白頭變做少年了呢？只聽丈夫道：『我沒有在異國。我在樂國呢。』姚氏道：『噯呀，你怎樣又到了樂國呢？』見他丈夫將十字架一捧道：『我仗着這個，得了天主的保護，方得身入天國。因為咱們夫妻一場，所以我來接你。』姚氏歡喜道：『這可好了。我若知你在樂國，早當找去。因為家事纏擾不清，又有這兩個少男幼女，也覺不舍，你等會子，我使他們成家立業，有了托靠，咱們再走。』他丈夫道：『人生有限，死有定期，是不可違悞的。況且他們的親生父母，皆在，你鞠養一場，已盡完義務了。』訖，這就走罷。說着，驕然而去。姚氏不覺着急，喊道：『等等再走。』忽然一人推了自己一下，說：『孃醒醒。』姚氏回頭一看，立即驚醒。原是一夢，不覺奇異，暗想自己一病不起，是將死的人了，遂把文泰夫妻，叫到眼前，哭着說道：『我這寡婦失業的，仗着你們夫婦照應，好幾年的工夫，我實在感恩不盡。如今我死期已近，咱們將要分手了，我再托給』

你一件事。宗白春梅。全是你們救來的。時時刻刻。也全是你們保養的。我死之後。還盼望你們。仍然照舊的看護。如同有我一樣。此時錢氏含淚答道。太太別卦心了。有我們他兩包不了曲。好好的養着罷。起好了。咱們再歡歡喜喜的過日子。姚氏道。我也願意如此。單是我覺着氣短心亂。身子軟得狠。恐怕不能了。說着拭了拭淚。又指着文泰夫婦。向宗白春梅道。你兩的性命。全是你們救出來的。這幾年你們兩個。也全是他們看護的。那當中的恩情。你們是知道的。我死之後。你們當事奉他們。如同同事奉我一樣。宗白春梅已哭的淚人一般。含痛答應道。孀放心罷。兒們是忘不了的。姚氏又道。至於你太璞叔父。待咱們也盡心盡力。也不可忘了。說到這裏。支持不住。合上眼。精氣喘起來。宗白春梅哭的不能答應。過了一會。姚氏又微睜二目。一手拉着宗白。一手拉着春梅道。你二人雖不是我生的。不是我養的。到底自小入門以來。我拿着當作心尖肺葉。看爲命根子一般。本

欲給你們成家立業。接續宗氏後嗣。不料此時天主收我的靈魂。咱們只得離開我。如今願意給你們成了大事。我死了也甘心。你二人尚不知是誰的兒女。共居在此。我先日就有心使你們配爲夫婦。不知如今你二人願意不願意呢。宗白春梅眼淚汪汪。滿臉飛紅。四目相觀。答應不上話來。姚氏又使勸說道。爲你二人的事。我日夜懸心。你們說了。我痛快痛快。錢氏恐怕太太卦在心裏。着急緊催他兩說。願意。宗白無法。只得硬着臉說願意。春梅也答應了。姚氏歡喜道。既是願意。自今以後。你們就是一家。如今也沒有什麼聘禮。你們將各人帶來的金牌戒指。換換。後日也有個憑據。宗白聽命。摘下金牌。交給春梅。春梅也將戒指帶在宗白的手上。其實他們是姑舅兄弟。還在二代以內。不能結親。因爲不知。所以後來求了寬免。也是夫妻。姚氏看着笑道。妥當了。世俗的事情完了。快給我請終傳。咱們天堂再昇的罷。說着又氣喘起來。文泰快着請了神父。終了傳。第二日領了

聖體平平安安的嗚呼哀哉了。宗白春梅。無屍大痛。哭的死去活來。還是文秦夫妻。經理一切。一面給姚氏娘家及各親戚送信。一面打電告。訴李太璞。原來梅氏娘家。是此城之內。他的胞兄。見信。急急的來了。太璞也寄了銀子前來。並說出殯之後。使宗白赴美留學。有人有銀。大家商議着。將姚氏埋了。過了幾月。宗白便將春梅。托給文秦夫婦。自己帶着從人。上美國去了。到了美國。見了太璞以後。將母親遺言。及與春梅定親的話。學說了一回。太璞又喜又嘆。過了幾日。投考之後。便入了大學。一切費用。自是太璞供給。數年之後。宗白肄業已滿。二十歲上。便在大學畢業。得了最優等的分數。其聲光化電。經史子集。格物致知。一總的學問。世界的知識。全已完備。即各派的學說。真的假的。也全知到底細。太璞出國十年。不由的心思。故土。又宗白年已弱冠。打算告假回家。給他完婚。可巧接了北京拍來的電報。命他立即回京。接受大理院院長的職權。其美使一缺。另派人補授。

大嘆聽了正合心意。一面整備起行。一面打電告訴王文泰。立即挾眷進京。同去完姻的事。單說王文泰接了電信。立時收拾一切。第二日帶着春梅。連錢氏僕婦等。乘着火車。上京去了。當年宗公曾在京內。要了一個寓所。自紅匪之後。歸姚重華經營。現在聽見春梅小姐。將要來到。早收拾出來。及小姐道了。又派了些丫頭僕婦。過去伺候。大家忙亂了好幾天。方按下脚手。至於出閣的衣服。過門的家妝。全是重華文泰辦理。裏頭的事。自是錢氏經營。這日錢氏想起故園風景。覺着悶悶的。欲出去逛逛。遂向春梅道。我離京二年餘。鄰居同人。也是想念。我欲望着望看的。姑娘有捎頭沒有。春梅道。奶孃若出去。費心給我捎疋綢子來。錢氏道。是了。那些丫頭一聽。這個說給我捎朶花來。那個說給我捎盒粉來。錢氏啞道。好你們這些死了頭。難倒你們的手脚。是鐵打泥捏。不會自家出去買的不成。我一個人。如何帶得這些。說着出門去了。到了外頭。買了綢緞包在袍內。裝的衣袋裏。

就在街上逛起來了。見房屋樓閣。街店馬路。今非昔比。大不是從前的樣兒了。趕到過午。方要回家的時候。一摸衣袋。袍袖不見。這一急着的。不小。回頭就去找的了。走了不遠。見一個婦女。大嚷誰的包袱。錢氏聽見。歡喜的了。不的。心想。這可是個義人。不但捨物不要。反高聲嚷起來。真可與古人捨金不昧的。並耀爭光了。及至切近。不是別人。原是二十年前。在破廟裏見的那個李媽。不覺嗟嘆了一回。方氏看見錢氏。想起兒子來。也哭了一回。又追問苦兒金牌的事情。錢氏道。苦兒雖身在外國。金牌却在這裏。你若願看。快跟我來。說罷拉着方氏。就走。方氏一聽。也歡天喜地的。跟着去了。一路上訴說自己二十年的工夫。苦情悲壯。錢氏也爲他傷心。說着過了幾條胡同。到了一個向西的大門。上有匾額一個。是白灰亮的。寫着宗寓二字。二人進去。方氏見院中僕人。有十幾個。或執斧鑿造箱籠的。或牽騾馬溜牲扣的。全是談談笑笑。沒點規矩。只見錢氏進來。個個立起來。垂手

示敬。惟兩眼瞧着自己，嬉嬉的笑。方氏擡頭也不理他們。過了三個院落，往北一拐，是個夾道。走了十幾步，進了門，轉過屏風，見有一所院落，是上房三間，配房兩間，中有海棠、石榴、芭蕉等樹，甚是幽雅。地下有閑花野草，也是清秀。二人方上壹塔，忽見從屋內出來了一位，如似花玉，百般腰嬌的了頭。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分解。

第二十二回 見三婆愛仇釋怨 索莊基王氏逞威

詞曰 人類雖分五種 原屬一祖同胞 互相愛敬最

爲要 橫逆之來無惱 別效以直報怨 化仇
作友方高 耶穌案上代求饒 已立愛仇善表

話說二人正上臺塔，見從屋內出來了一個美麗的丫頭。方氏心想，必是這家姑娘，要上前見禮。見那丫頭，嘆呀道：大嬢可回來了，怎麼今天這樣慈悲，竟帶了個乞丐來呢？錢氏啐道：少糊說，快給我泡茶。

的那丫頭笑嬉嬉的出去了。方氏本是詩書門弟，聽了乞丐二字，那有不懂的呢。暗想世人眼光太小，不知深淺，正中有人敬富狗咬破的俗話。我雖粗裳舊衣，怎麼像要飯喫的呢。看來這人不是千金小姐。口調好似支使了頭一般，說着二人進去。見外間屋裏迎門棹上，有鐘表一架，四遭放着花瓶茶碗等物。裏間屋裏北山有炕，上有綿帳，鋪着花氈。窗下有個八仙棹，並有椅子。陳設均極華麗。方氏也無暇細看。進到裏間，同錢氏就坐下了。此時丫頭泡了茶來，二人喝着。方把別後的景況，什麼倉猝出京咧，什麼宗公病死咧，及憑拐代賣女。連姚夫人遺言，連姻換戒指的話，說了一遍，並說宗白亦將回國，所以先叫春梅姑娘入京過門。這是宗公原先的住宅，說了半天，就沒題李太璞。方氏聽了，又驚又喜。正在說着，聽見院裏有個丫頭，嘴裏嘟嘟囔囔，咕咕唧唧的道：「也不知上那裏去了。抓着熱鬧地方，就不鬆手。天將要黑，我看還在外邊做什麼。」錢氏喊道：「還不屋裏來。」

外頭唧咕什麼。只見那個丫頭慌慌張張的進來。一見錢氏，嘆呀道：大孃可回來了。叫我好找。姑娘叫我看了好幾遍了。錢氏道：這東西。這點事就直的嚼舌根子。後再如此。小心你嘴上的皮。說着將袍襖遞過去。打發去了。然後又向方氏道：你想這金牌是你的不是。方氏道：我那裏知道呢。我聽見這些曲折。這些錯磨。也真離奇。我爲兒子哭的眼花面腫。淚也流乾。不但兒子摸不着。連金牌的下落。也不知。這二十年的工夫。常求天主。或者天主借嫂嫂的手。使我看見。亦未可知。若見了不是。我也就死心塌地。一心棄世。再不做這金牌的夢想了。錢氏道：這個金牌。是我們姑娘帶着。若是欲看。還得先見見姑娘。方氏道：那可難死了。我這布衣荆釵。怎能見于金小姐呢。錢氏道：這有何防。我們小姐。是從小看起人的。若果是你的金牌。他還是兒媳婦呢。方氏道：你可別折受我了。我那裏有那麼大福呢。說着聽見外頭有脚步聲音。錢氏一扭道：你看我們姑娘來了。方氏隔着玻璃

窗戶向外一看。見有兩個丫頭。陪着一個姑娘出來。有十七八的歲數。身穿散花百蝶石青襖。下繫着葵花綠梧桐子碎花洋綢裙。額上梳着一個二龍戲彩的攢雲髻。眉灣柳葉。高懸上梢。目橫丹鳳。亮似秋水。美如三春之花。雅若九月之菊。一行說着。向東去了。過了一會。進來了一個丫頭。錢氏問道。姑娘這會子。那裏去了。丫頭道。舅太爺那邊說。不知是什麼姐請了姑娘去。錢氏向方氏道。他既有事。咱們先說說話。等會再見他罷。方氏無法。只得等着。心裏不覺着急。以爲院長命我去見神父。本是幾句話的事情。這會子還不去。不知他們多麼着急呢。況且等到星出日沒。夜深人散的時候。我一個婦人家。走那黑漆漆的道路。有什麼意思呢。然遇見金牌的下落。也是千奇萬幸的事。那裏肯舍的呢。好容易等到八點。來了個丫頭。隔着窗戶。向錢氏說道。舅母留着姑娘。在那邊宿了。大嬢命人上門罷。錢氏答應知道了。方氏忙問道。姑嬢不回來麼。錢氏道。不回来了。宿的這

裏。明天再見罷。方氏道：「那就不必。明天我來就是了。黑夜出外，已屬不安。那有在外留宿的道理呢？」錢氏道：「這有何妨？咱們奉教人，猶如一身。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住一宿何防？不然，這半夜三更的，怎麼走呢？」方氏道：「咱這京城地方，電燈是光明的。我若是不回去，他們再心懸意念，就不好了。」錢氏見攔不住，只得領至大門，欲命僕婦去送。方氏不肯，兩下分手作別。方氏雖未見着金牌，然回想半天所見的事，也是歡喜，以爲明天回去，見了金牌，將兒子找着，得了那如花似玉天仙般的美人同居共處，有多大的快樂，多大幸福呢？又復一想，於今的人，眼光是薄的，心性是驕的，就是找着金牌，難道我那兒子，就認我這爛縷不堪，討飯般的苦窮娘麼？想到這裏，又憂愁起來。心中只顧千思萬慮，展轉不休。外面信步前行，也不知走了多少胡同。離電燈照耀，不必燭火之引路，然夜深十點，却少行人之踪跡。狐獨一身，星月爲伴。正在心胆不足，前畏後怕的時候，忽見一條黑影，颯然

而來。走至切近。一手抓着自己的脖領。連聲叫了幾個李媽呀。李媽呀。方氏前半輩子。那裏見過鬼呢。如今見了這怪物。蓬頭散髮。開襟露懷。胸膛之上。血跡淋漓。面目之間。刀口翻張。呲牙咧嘴。嚇死人也。早驚得如泥塑木刻。不知魂丟在那裏去了。半晌聽見那人道。李媽別怕。我就是三婆。方氏一聽三婆兒二字。好似半天空裏。打了一個霹靂。立時長了長胆子道。你既是三婆兒。我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前日借端架禍。已害我至此。爲何今日狹路相逢。又這樣攔路不放呢。三婆道。李媽勿怒。求你寬免就是了。我自那日受了魔鬼的誘惑。背了良心。第二日天主就罰我出家逃走。要起飯喫來。幸虧院長仁慈。不追既往。我纔得了同外甥潘三度日。不料善惡到頭。終有報。二十年的工夫。天主纔罰我如此。我那外甥。見他舅舅不回。竟將我賣給什麼張務仁。聽說是個喫喝嫖賭。籠地皆無的東西。今天晚上。也沒有轎車從人。單身獨馬的來接來了。我雖人格不濟。還有一點

良心第一因爲丈夫尚在第二因爲教理不許所以死也不依不釋他們拿刀動劍的將我辱打一頓要用繩網起來硬行牽走我乘着他們找繩子這纜出來不料遇見嫂嫂求嫂嫂別記前嫌寬免我罷如今見了你死也甘心了方氏一聽見張務仁三字好似狼吼虎叫心裏早喫了一驚今見三婆說完快着立起身來說尊嫂放心咱們早彼此寬恕了我看你受傷過重性命有些不保你在此等等我快去請神父的三婆未等說完便一把將他拉倒說快別如此我的性命這就完了就是神父來恐怕天主也不等着我了求你給我念臨終經送我的終罷說到這裏就氣微起來方氏見他血如湧泉淚流不止不覺慈心大動把務仁也拋在雲霄以外勸他發痛悔真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三婆頭死良心發現竟撲在方氏懷裏大哭了一場數分鐘後將兩脚一伸就嗚呼哀哉一輩子的事情結果了原來張務仁自離虛州境內一路上加在匪人隊裏

渾槍亂奪數日的工夫。又剩了點銀子。趕到了京裏。紅匪勝的時候。他也在裏頭吹打鑼鼓。及匪人一敗。他又在教友跟前。狗諂狐媚。無非爲扣個金錢使用。漸漸的又做起賣買來。十幾年的工夫。東詐西騙。左扣右折的。家道漫漫的又回復起來。後見蓄集的金銀不少。遂又舊病復發。又在花柳巷中。賭錢場內。出頭露面的。大搖大擺。可惜的那個沒出息的潘三。也中了這個病兒。整日家同務仁鬼混。數年之久。鬼鬼祟祟的。將家業鬼盡去了。他的妻子王氏。見丈夫如此。也跟着糊塗八方。大喫二渴。一個耳朶的罐子。瞎掄起來。剩下三婆。要飯討食。苦把苦業的。死跟着他們窮混。這日不知潘三。爲着何故。輸給務仁一百五十塊洋元。因無現錢。只得將莊基抵押。到了晚上。因恐怕老婆痛罵。回到家中。愁眉不展的。睡起悶覺來了。王氏心裏的話。往常家來。多怎也是說說道道。喜皮笑臉的。爲什麼今日。蓬頭蕭腦的。一言不發呢。這必是同人鬪氣。家來敬悶來了。所以哭喪着臉。

也不理他。越第二早起，還沒起身，聽見嘴也喘的，有漚門之聲。王氏喊道：「什麼東西，這樣吉伶爪拉的打門，好沒有規矩呀。」外頭還沒有發言。這裏潘三知是務仁索宅，早慌了脚，急忙披衣提褲，拖搭着鞋，就出去了。王氏聽見他在外頭，同別人唧唧咕咕，也不知說的什麼。末了，單聽見一人說道：「那可不行，俗語說的好，一不做，二不休。你既是押給我，就得掃地出門。今天可不論交情了，說着氣忿忿的走進來。」王氏見遂潘三進來一人，黃鬚二撇，眼精一個，就是北京城內的鬚子。外號叫獨眼充的，那個張務仁心裏早明白了個八九，必是丈夫輸錢。這小子來討賬來了，不覺怒從心起，雙眉直立，大喊道：「好你壞種，大清早起，就這樣穿門討厭，還不給我滾出去。」務仁忙往後一躲，道：「哈三兄弟，也不給引見，引見原來這是大嫂子，失禮了。」說着鞠了一躬。王氏道：「你先別三兄弟三兄弟的稱呼，你的壞心，我是知道。快將來意說明省的勞叨些個閒話。」務仁聳了聳潘三，見他目瞪神

凝。早會木人一樣了。不得已自己答道。不瞞大嫂。三兄弟借了我洋元一百五十塊。將莊基抵押。這項錢。又不是我的。所以今早過來看看。三兄弟搬搬纔好。王氏一聽。騰身而起。啐了一口說道。什麼。要我的莊基。配咧。你真是疥蛤蟆想吃天鵝肉。心高枉想。我們的田園不少。金錢不薄。欺負我老頭子。薦頭呆腦。全着你們這些黑心貫子的東西。哄了去了。如今看見這兩間破房。還來想算。好不知進退。務仁把獨眼一齊瓜。哼了一聲道。好你這個婦道。牙口不錯。聲調很高的。單是這項錢。不是崩的詐的。拐的騙的。也不是他輸給我的。也不是我贏的他的。我給他轉借的。現有文書契據。說何不給呢。王氏道。說什麼不是輸的。你們扯局拉賭。誰人不知。如今敢糊弄老孃我來。你可抵防着。別看你是北京城內。頂天立地的。一個大光棍。我這女頭巾。懶。就敢同你打了這個賭案。務仁道。好該錢不給。竟要打官司。你不說理。官是說理的。咱們後來再見。說着就走。王氏道。候着你。此時

潘三早嚇的摸頭不是尾。見務仁出去。也就出去了。趕到務仁跟前。百般的央告。哄勸。無奈務仁。早欲同潘三革斷情面。好索討房屋。所以竟置之不理。自己走了。潘三心裏。自是沒底。連驚帶怕。無精打彩的。回到家中。也是沒出息。自覺氣短。到了妻子跟前。不敢則聲。靜聽人家數道起來。王氏說。你太沒出息。到了底咧。將家業田產。遭靜。還不死心。如今剩破房兩所。又寫給人家。自今以後。連個窩也沒有了。你當取我來。叫我就廟裏拉可不行。我先說下。刀子放在脖子上。我也可不搬。潘三抵聲下氣兒的道。事已到此。也別同我一般見識了。全怨我沒出息。誰叫我做沒臉的事呢。如今契據既立。給人家。只好暫且給他搬搬家。以後咱們勤勞省儉。左折右補的。打着紅眼子。愈荒。也得給你贖回來。不然經官動衆的。顯着好麼。幾句話說的。王氏閉口無言。坐在坑沿上。氣忿忿的。犯起想來。工夫不大。嘆了一聲道。事已如此。還人家就是了。但房屋萬不能給。想小東屋裏那堆銀子。

就够了他的了。潘三道：小東屋裏是咱三婆妗子住着，只有小鍋一口，破碗一個，那有銀子呢？王氏咬着牙兒，用手指頭，恨恨的指打道：你這個蠢才，沒本勢，就敢遭錢麼？後底聲道：看你三婆妗子，年雖四旬，面色却嫩，豈不值一百五十元麼？潘三一聽大喜，抬頭一看，三婆在窗下聽着，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出獄牢破鏡得重圓 李宗白歸結金牌夢

詞曰 人類生存在世 當知父母劬勞 孝思有虧罪難逃

萬善之先是孝 莫作無情忤逆 當修孝子情操

五倫敬事最爲高 罔極深恩難報

話說潘三聽見王氏賣三婆的話，不勝心喜，以爲三婆離屬舅母，然勢已無奈，只得如此。這也是倉老鼠掉在困裏，擠出來的見識。虧得婁子想的周到，得濟這燃眉之急。不料抬頭一看，見三婆立在窗外

竊聽呢。原來三婆大清早起。在睡夢當中。聽見家翻宅亂。起來隔着
窻戶以看一個獨眼的人。同王氏吵嚷。三婆也沒進去。及趕務仁潘
三去了。方來到屋內。見王氏哼嚶嘆氣。七言八語的。數落丈夫沒出
息。三婆勸勉了會子。方纔出去。想着潘三回來。再責問一番。好容易
的等了半天。才見潘三回來。不料自己方一推門。潘三同妻子說軟
話。一時不便進去。只得在窻下等着。後來聽見王氏說自己住的小
東屋。有一項銀子。不覺奇異。不知指的什麼東西。末了聽見王氏吐
噠着要買他。好似焦雷一聲。大吃一驚。連轉了幾個旋遭。回到自己
的屋裏。發起呆來。暗想自己二十年的工夫。爲他們做前做後。任苦
任勞。如今恩情未報。己將家業遭完。致我要飯討食。窮困至此。又安
心不良。設下圈套。將我抵做輸贏賬目。好沒有良心。真是猪狗不如。
人面獸心。別說我丈夫尚在。不能私從。就是夫死再醮。也不尋那個
獨眼的。說着大聲痛哭起來。嘆丈夫一去不回。自己命薄遭難。後又

一想當日我包攬慈母堂活計的時候。何等痛快。全怨自己無容人之量。竊表害人。今我哭哭涕涕。還不知李媽受多大苦呢。這全是天主罰我。一報還報。二十年的工夫。天主步步驚醒。我日日冷淡。辜負了多大的恩典。想到這裏。後悔起自己的罪來。一時寵佑感動。心中豁然開朗。立起身來。擦了淚。就要找神父辦神工的。及走到院中。見潘三夫婦攢眉濟眼。咕唧咕唧。說妥當了。就是今晚的事情。及看見自己。就站在一邊不說了。三婆兒也沒理他們。就往外走。王氏道。姑母上那裏去。三婆兒道。找神父的。潘三道。做什麼找神父。神父出京了。明天再去罷。三婆道。神父沒在家。我也得去。橫豎是有事的。今天的事情。我已明白。這裏是站不住的了。話還沒完。王氏早啐的一聲說道。癩呀。如今的人。真是太薄了。我們有財有勢的時候。是拿着打狗木。上這裏來的。如今窮了。就給這個醜頭。過河拆橋。看着怎麼樣。就怎麼樣。潘三急忙拉着三婆兒道。姑母別生氣。我沒出息。一時輸

了。可有何法。反正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這樣的天道。上那裏去呢。說着。架起三婆兒。脚不沾地的。往屋裏去了。三婆兒氣的嘴唇光哆。擦說不上話來。被潘三推到屋內。坐在坑沿。放聲哭起來了。潘三鎖了屋門。就走了。三婆兒哭了一會。看天將晚。知道壞物快來。預備了一把切菜刀。放在手下。心想這回同他撞個你死我活。結果一場。也斃了。過了一會。聽見門鎖響的一聲。潘三同務仁進來了。原來白天二人。早商議好了。夜晚娶人。務仁也是色中餓鬼。那有不願意的呢。如今到了三婆屋內。務仁鞠了一躬。問了聲嫂嫂好。三婆兒氣忿忿的。睬也不睬。潘三道。如今有件對不着舅母的話。我現在窮了。地無一壠糧。無一升。今晚喫了。明日早起。就沒下鍋的。實在的不能養贍了。這位先好的。有點活計。叫你去去做。掙碗飯喫。三婆啐道。你這不孝的東西。別來會我。扯謊吊皮。早知你們的圈套。商議着賣我。以頂賬目。如今反花言巧語。左遮右蓋起來。潘三道。我實心實意。爲什

麼。矜母倒多起心來。若長此不已。咱們就不用過了。三婆兒生氣道。那是不用過了。難道你那閻王老婆的話。我沒聽見。如今別說閒話。快將七雜八物的鬍子。給我趕出去。潘三冷笑道。哈哈。你這刁婦。真是利害。既然聽見。我也不必再瞞。生米成粥。看你這胳膊。還能撐過大腿的麼。務仁哥。拿繩來。綁了再說。三婆兒着急道。好呀。你舅舅不在。竟敢這樣欺上凌長。我也不活了。死的你手裏罷。說着拿起菜刀。照着自己的胸膛亂砍。潘三道。別同我講仁講義了。你當初偷表害人。還想我不知道麼。三婆聽了。立起身來。撲了潘三去。照定他的腦袋。就是一刀。務仁看架勢不好。劈手將刀奪過。三婆轉過身來。說道。你不是來娶。你來要命。弄死我罷。說着照他的胸膛一撞。不料正撞在刀上。叭的一聲。頭受重傷。紅血四濺。栽倒在地。人事不知了。務仁一見出了人命。撒脚就跑。那知王氏在外。一把揪着。說聲別走。打了人命官司。再說。務仁正在着急。潘三也出來揪着。說大哥別走。人

是他自己死的。咱們商量商量。是怎樣無事。務仁無法。只得跟到屋裏。大家斟酌了半天。依着潘三要報官。務仁道。萬萬不可。既是死的家裏。人不知鬼不覺。用棺成殮起來。天明抬至城外一埋。就完咧。何用報官呢。王氏道。埋倒好說。這人可算你的呢。可算我的呢。務仁道。人死了。我叟他做什麼。土氏道。你娶了就算你的。務仁道。當初借錢立帖。原寫給我房子。如今以人頂替。鬧出這一個事故。也罷。錢我也不要了。我鬧個飛鷄打蛋就完咧。土氏道。全是擠的這句話。你要也是不給。潘三方要再說。務仁想人命關天。脚上好。似長着痰藜。是站不住的。起身告辭。一溜烟的走了。心想這一回。如龍脫殼。官司是沒我的事了。不料走了不遠。見一個婦人好似表妹。守着一個死屍。見自己來了。方纔起來。原來三婆兒。躺在地下。漫漫的還醒。覺着自己。氣力不足。命是沒有的了。想起自己的罪來。不禁的後悔。恨不能找着神父。辦神工纔好。心中一急。爬起來就出去了。可巧路上遇着方氏。

好似見了神仙一般。一把拉着把滿心的慚愧。就告學開了。方氏勸他後悔。助他善終。鬧的自己渾身血跡。趕他死了。方想起人命重大。不宜沾連自己。又見前邊走來一人。急忙立起。向前去了。務仁走至切近。細看死屍。不是別人。正是潘三的姪母。暗喫一驚。以爲他原死屋內。怎樣跑的街上來呢。這若着警兵看見。追出委原。我是脫不了乾淨的。後又一想。我何不鬧個移屍駕禍。使那婦人頂替了呢。想畢便連聲喊道。殺了人了。殺了人了。忽從局內出來了幾個巡警。連問是誰是誰。務仁道。這是屍首。殺人的是那婦人。巡士見方氏尚未走遠。連喊婦人快走。快給我站下。方氏早嚇的魂飛魄落。那裏還走的動呢。不多時。被巡警趕上。送到局子裏去了。巡警一面命人看守死屍。一面審問方氏說。你是何人。爲什麼在這京城之中。就敢殺人呢。方氏道。我姓李。是安徽人。自丈夫方蒲泰死後。就在慈母堂供職。今馳出來買物。不料遇見這個三婆。血紅流拉的。一把將我拉住。在我

眼前了。何嘗是我殺的呢。巡官看他。慈眉善眼。不是殺人凶犯。暫且令人看守。等着屍主來認。潘三此時。早聽見務仁回去。告學明白。所以急忙前來認屍。說是他的舅母。出來要飯。一去不回。不知爲誰所害。求先生考問明白。說着眼裏也流了些假淚。巡警官就將怎樣拿着一個姓李的。說是慈母堂的僕婦。及審問的光景。說了一遍。又將方氏叫出來。當面對質。潘三一見。噯呀道。是了。當初我舅母得罪。謗過他。所以仇深似海。不想今日。竟報了仇。就將當日爭活。摔賍的話。說了。警長一聽。遂問方氏。這事真的麼。方氏心意。前回尋子。遇見務仁。幾乎喪了命。今天又遇三婆。打了人命。官司看來。兒子是不可找的了。我這無福命薄的。爲何還久戀苦世。不去歸向天主呢。早有心招承。以圖致命。見事情難以分辯。便承認是自己害的。說二十年的工夫。挾仇莫報。今日見了。氣忍不過。用刀將他砍了。既被查出。我當罪就是了。又問刀在那裏。他說殺人之後。就拋在地下。巡官雖看

他不是凶犯。既然承認，只得給他帶上刑，俱令人看守。時已夜半，使命潘二下去。第二天，一面派人往慈母堂詢問，一面將屍身收起。原來慈母堂修女，見李媽夜間未回，頗覺吃驚。第二早起，又聽見人傳說李媽害死三婆兒，更覺奇怪。想李媽仁厚為懷，斷不如此。使人打探了一回，果然如是。於是合院修女，全要稟明神父，到局出保。王院長道：不必。天下事是假真不的，是真假不的。若不是李媽所害，後必水落石出。既然經官，咱們看看再說。那些派來的人，在修院近鄰，暗暗的訪問了一遍。果然是真。回去報告不提。巡官以人命案子，只得歸大理院審詢。使將人證解往大理院裏去了。大理院院長李太璞，尚未到任。代理之人，就將方氏暫且寄在黑屋內。方氏女流身帶刑，俱倒臥草上。終日愁思痛想，災害並至。欲活不能，求死不得。那裏頭的苦楚，惟坐過大獄的諸位老先生知道。局外人是不能道的。再說錢氏，聽見李媽遭了官司，也是嘆惜。然事不關己，只得攔下不

提。惟天天等着太璞宗白完結親事。原來太璞等自美國起行。一路上綠浪起伏。海波蕩漾。千萬里鏡田液路。億萬兆水國銀山。好容易的。船至大沽。入了白河。方到天津。重至祖國。得觀故鄉。太璞不覺歡喜。下了旅店。想明日進京。不料宗白路上受了感冒。使命武克帶他到天主堂。附設的醫院去診治。二人遵命去了。看門的引入病室。不多時來了一個女醫。有四十的歲數。修女打扮。叫宗白伸手驗脈。宗白伸出手來。他又不驗。看着宗白帶的金戒指。發起呆來。武克道。請太太費心。看看是什麼病証。那女醫也未答言。摘下戒指來。問是從那裏來的。宗白情知有異。便將自己怎樣投身宗府。怎樣與春梅結配。以及換帶金牌戒指的話。說了一遍。女醫未等說完。叫了一聲兒婿。兩手一樓宗白。哭起來了。宗白武克不知何故。此時太璞也來了。大家追問緣故。方知女醫就是方希賢的妻子梅氏。他原自廟中逃走。跟從族兄。來至天津。後又投到病院。學了女醫。十幾年的工夫。

痛夫思女。將眼哭紅。也找不出宗影。今日見了金戒指。追出女兒的下落。不覺把滿心的苦情。全哭出來了。一時太璞見了親戚。宗白見了岳母。梅氏遇了兒婿。那一團的悲喜。也就說不出來。太璞道。自別了希賢仁兄之後。曾去信數封。總沒有見過回信。後來又聽見說他死了。不知嫂嫂爲何漂流至此。梅氏說道。那裏接過妹丈的信呢。妹丈別去一年。只接過一封報亡的信。先夫就往北京去。起骨骸。不料一月的工夫。不但沒見妹妹的棺材。還受了務仁的漫待。說妹丈思妻憂死。丈夫回來。氣的生了一場大病。後果不見妹丈的信了。及到紅匪作亂。我夫婦出逃。路遇賊人。全家三口失散。我死裏逃生。方漂流至此。還不知丈夫的死活如何。太璞道。這就是了。希賢兄的亡信。也是務仁給我的。看來他不是咱們的親戚。必是咱們的仇人。暗設奸謀。隔絕音問。真是可惡。反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會子還不知他在那裏呢。說完大家痛恨了一會兒。方纔給宗白看病。梅氏說是路

上感冒。是不防事的。服了一付藥也就好了。大家計議。先至北京。給宗白完姻。然後再找希賢。於是梅氏也就辭了醫院。第二日跟着往北京去了。原來希賢自被匪人打下水去。爲外國人救出。看他忠誠可托。遂薦給法國領事。後來又跟了公使。今日太璞升了大理院院長。派爲代表。前來拜賀。二十年郎舅分離。今日一見。不由的哭了一場。那種親密。自不必說。趕見了梅氏。春梅三人又驚又痛。又歡又喜。哭了一會子。各有說不出來的喜情。感謝了天主。賞賜合家團圓。後稱着太璞。辦理姻事。製買房屋器具。衣服執事。不多幾日。草草完備。先行了婚配聖事。趕到了日期。便鼓樂喧天。行了成家出閣的大禮。一切婚事。全由太璞主持。沒有世俗的大熱鬧。也不過幾位朋友。前來拜喜。致於屬下的官員。一概免賀。及至夜晚。宗白夫婦歸入洞房。希賢夫妻也各安歇。獨獨的剩下太璞。孤坐書齋。甚覺清冷。想這幾十年的工夫。經過了多少離情冤事。艱難困苦。如今人家失散的。謝

圓相慕的結聚。有依有靠。有夫有妻。獨我舉目無親。孤身在此。可惜賢妻早世。拋我不管。思想至此。不由的流下淚來。獨自在屋內走了一會子。覺着憂心不解。愁悶不足。便拿出近日的案卷翻閱。看到慈母堂李媽害命一事。甚覺離奇。以爲既在慈母堂。那有工夫出來殺人呢。後又看這李媽。說是安徽歙縣人。二十年前。遂丈夫方蒲泰進京趕考。丈夫被害。方入慈母堂等語。深笑李媽謊言。糊弄長官。他丈夫既是我的同鄉。我安有不知道的呢。又看他直認不辯。似含有多少委曲。不勝的可憐。思想了一會兒。更覺煩悶起來。便置下案卷。來至院中。走散走散。單見樹梢風動。月影移牆。頗覺淒淒慘慘。冷冷清清。走了幾步。遠遠的聽見一個哭聲。悲切的了。不的。暗道。我這衙內。半夜三更的。爲什麼有哭聲呢。難道還有鬼不成。聽了一會。不禁惻然動心。便順着聲音前去。過了幾個大門。幸衙內人丁。白日熱鬧了一天。夜晚也未留心。所以穿門過屋。走楊越柳的。到了監牢。見

哭聲是從一個黑屋內出來。是婦人的口調。太璞隔着門逢。側耳細聽。見那人哭了一聲賢夫。青年相棄。致我終身無靠。哭了一聲愛子。拋棄在外。使我舉目無親。我二十的工夫。乞人求食苟延性命。實指望找着金牌。追回愛子。誰想到受了這不白之冤呢。噯呀。大主是全知的。我與三婆。雖有微過。早已冰釋。也不知是那個冤家殺人。使我頂替。害我到這個地步。哭我命薄至此。在世窮混也不能了。兒子也不能找了。爲什麼刑夫鬼手。還不來結果了我的性命。使我受這漫苦呢。自受醫士之捉捕。被皂隸之搓磨。入在這黑屋當中。不見天日。陷在那惡人手內。何時能安。鐵鍊緊鎖。脖子手痛。飯粗難食。腹內腸空。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噯呀。天主呀。天主呀。我合家三口。生既不能同樂。死亦當同居。盼望大主快收我全家的靈魂。共棄絕苦世。一行哭着。一行說道。末了跪眺大哭起來。太璞聽着。入耳酸鼻。淚如雨下。一時按納不着。一推屋門。見是鎖着。便說道。婦人別哭了。只

見哭聲立止。太璞又問了一句。也無人答言。只得在外等了一會。屋內婦人又漫漫的哭起來。太璞又說道。婦人別哭了。你的冤情。我已明白。殺人方得償命。你既無罪。明日過堂。是將你開釋的。只聽屋內哭聲又止。半晌方問道。你是何人。爲何在此喋喋不休。太璞道。我是衙內的人。見你痛哭。故前來勸解。那婦人道。你既是男子。快着遠去。我性命已無。別來勞叨來了。太璞道。婦人別怕。我不是別人。就是李太璞。有判定你的權柄。明日是能救你的。只聽那婦人。呀了一聲。連說魔鬼遠去。魔鬼遠去。拿過念珠。念起經來。太璞聽了。又是驚慌。又是奇異。一時摸不着頭尾。使說道。衙門之內。絕無鬼祟。我真是李太璞。不信。明日就知道了。只見那婦人。哆擦着說道。你若是從天主來的。李太璞。快進來領我升天。若是從魔鬼來的。快着遠去。別引誘我了。太璞聽着。不像個話。方欲再說。見巡邏打着更來了。一見太璞。便說道。這不是老爺麼。爲什麼獨立在此。太璞道。我聽獄內涕哭。不知

是誰。故前來看看。巡士道。這還了得。必是這黑屋裏的李媽。便向方氏道。你這個人。在監內還不安靜。半夜三更。這樣狠號鬼哭。驚動老爺。你的命是沒有了。還叫喚什麼。回頭又向太璞道。老爺在此等等。我去叫禁子用刑。太璞一把拉住。說道不可。物不平則鳴。他這痛哭。必是有冤難解。明日審問。審問就知道了。那人道。也是的。現夜深風涼。老爺保重些纔好。太璞答道是。回了寢室。巡士也打着更走了。太璞回去。躺在坑上。想起方纔的事。好生奇異。心裏覺着不平。好似替那李媽。包屈一般。左翻右轉。不能睡覺。好容易的等道晨鷄報曉。紅日東升。便急忙起身。用飯已畢。立時齊人升堂。傳李媽到案。不多時。見差役牽了一個婦人來。有四十來的歲數。蓬頭垢面。爛爛不堪。餓的凸眉凹目。哭的眼紅淚乾。細看像貌。好似前妻。方氏夫人一般。不覺觸動前情。眼圈一對。紅起來了。方氏自入在黑屋。受苦受難。終日號哭。昨夜裏被大璞聽見。盤問一番。方氏尚不知是人是鬼。所以竟

驚又怕。今日提出復審。知是投死。便將靈魂獻於天主。不料到了堂上。見那官員。有四十多的歲數。兩撇黑鬚。細觀眉眼動作。好像丈夫太璞。暗想丈夫不死。也是爲此。不覺先日的淚痕一雙。又濕起來了。太璞硬着心的問他道。你是何處人氏。爲何殺人害命。從實說來。方氏道。老爺別問。我情願一死。殺我就完了。太璞道。你別這樣固執。只管實說。若不是你殺的。自是開放。若謊言不實。在大主台前。也是有罪的。方氏此時。已哭得口噎喉乾。只得說老爺呀。人可不是我殺的。是我路上相遇。幫助他得了善終。纔遭了這個冤獄。老爺明察就是了。太璞問道。你是何處人士。爲何搬到京師。方氏道。小婦人是安徽蜈蚣縣人。遂丈夫來京趕考。丈夫被人陷害之後。我方投入慈母堂。太璞問道。住在蜈蚣縣什麼村呢。方氏道。我住在李家庄。娘家是方家店。太璞笑道。你這人。爲什麼外面誠實。內裏欺詐。我就是李家庄人。你妄報家鄉。可糊弄誰呢。快給我實說。別欺弄長官了。方氏一

聽大驚失色。又急又怕。只得含淚說道。我原是李家庄人。丈夫名李太璞。太璞聽了。將驚堂木一拍。大叫糊說。我同李太璞同居同年。他的賢妻早已棄世。你這更是謊言。你既云是他的妻子。有什麼憑據呢。方氏着急道。有憑據。我與丈夫來京。原許丈夫金榜題名。製兩個金牌。二人分配。這就是証據。太璞聽了。眼淚幾乎流出來。快用手巾掩上面。將差役屏出堂外。又問金牌在那裏。可拿出來麼。方氏哭道。老爺呀。小婦人全是爲這個金牌。纔到了這裏。我同丈夫來京。投到表兄張務仁處。不料他心懷不良。貪心頓起。丈夫得中科甲。赴任山水。他留我在家。不使同行。又派王二小。將我丈夫害死。我乘他妻子一死。這纔逃出惡門。在這萬難之中。生了一子。後面又有惡棍追趕不休。只得將兒子拋下。逃命去了。頭走將金牌卦在兒子身上。以爲後日的標記。後逃至修女院中。因想同務仁隔離咫尺。這纔勾名改姓。及受了三婆的毒計。出了修院。見了錢氏。方得了金牌兒子的下

落。說在宗公府。兒子名什麼宗白。可惜白日失迷道路。又受了務仁的謀害。及難平禍削。宗公已不知那裏去了。二十年的工夫。眼淚不知流了多少。這回不知怎麼。錢氏又回京師。我思子心勝。又去訪問。不料不但沒見金牌。反受了這種委曲。求老爺詳察。給我洗冤就是了。說完又哭起來。太璞聽着字字刺心。句句酸鼻。早哭的死去活來。扶着公案。不能抬頭。及方氏說完。使勉強下了公台。兩手拉着方氏。連呼了幾聲賢妻。我就是李太璞。你丈夫沒死。可難爲賢妻了。哭着將自己遇害得逃。務仁以屍欺人。及二十年的事情。又哭又痛的說了一遍。二人抱頭號咷。大哭了個淚乾氣絕。將二十年集的深愁奇冤。全行哭出來了。幸武克進去。再三勸止。將夫人扶入後堂。方纔收淚。太璞將事情告訴了一回。他又驚又喜。一時感動。竟有無邊的喜歡。快着指揮衆人。說明原委。於是宗白翁婿。梅氏母女。連錢氏一時全來了。錢氏見果是先日的李馬。遂將金牌拿出。一一引見。拉着

缺269-末